創作

溫暖系列——

錯了，再來一次！

創作
254
九月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昨日加上今天並不完全等於光明的明天；桃花加上杏花和李花也不全然就是春天——創作廿一歲了。一本廿一歲的文藝雜誌，意味著她除了顧及所愛的讀者外，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掙扎着在成長。成長與孕育有些類似，唯一擁有的喜悅來自熬煎和不停的自我鞭笞，是自我的期許在催生，但願這果實不致酸澀太過。

我們的期許——

創作要是溫馨的：像握着兒童的小手，溫馨而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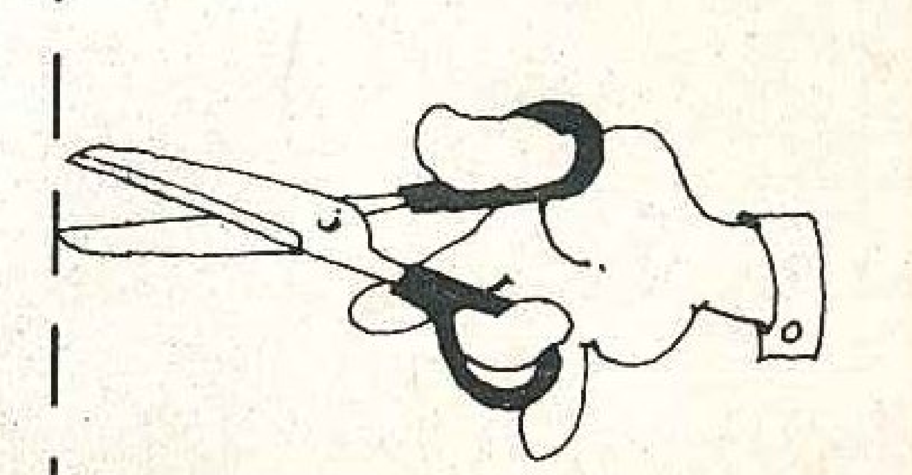
創作要是樸實的：肩負着重担的泥水工，在建築物沒有完工之前，不容有花俏的舞步，要一步步的攀上鷹架。

創作要是……

創作要是……

我們眞正要說：創作要是文藝讀者所關愛的…………

封面攝影
王信



版面消息

讀者的意見 就是創作的南針

創作的字裡行間滋潤您的心靈，同時也維護您的視力，採取五宋大字排版。

本刊作家 章君穀說：

「創作是國內唯一可以在公共汽車上閱讀的雜誌。」

給讀者

神仙也救不了壞雜誌 壞雜誌是不必救的

刊物和讀者的感情非一朝一夕可建立，道理從來不變。

想改變的，是刊物和讀者的關係，他們沒有仇，不應該一前一後似的追逐，或者請讀者轉個身，彼此就能碰面。

好不好，這一見面，也該瞭然於心。

你曾經喜歡買皮包，曾經喜歡化粧品，什麼都過去以後，那些也都過去了，唯有溫馨、平實、親切的事物可見永遠，創作的內容亦是如此，也需要永遠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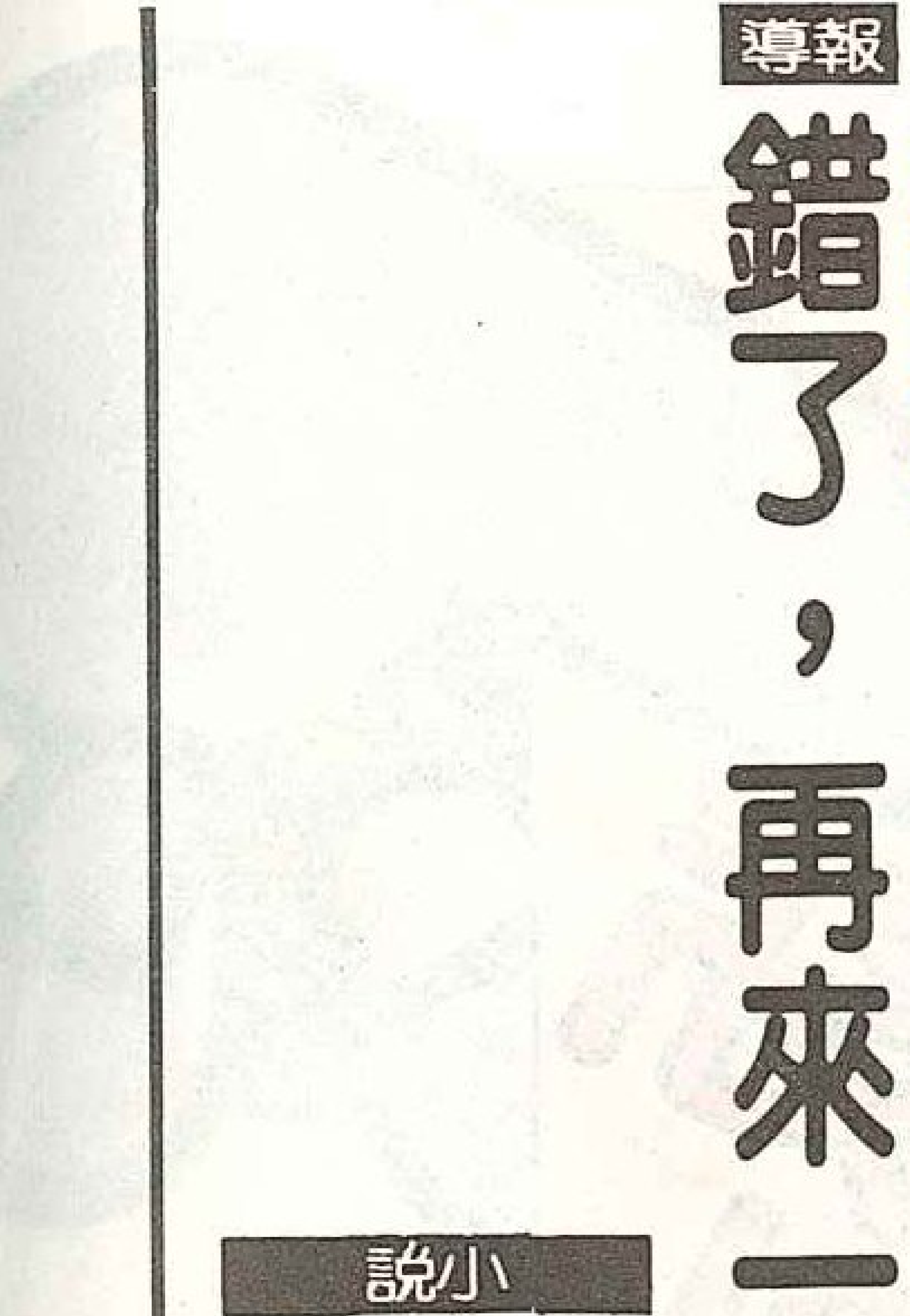
什麼都過去之後，能留下的，也許有很多，也許，就是你的熱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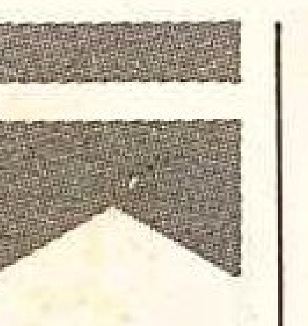
為什麼不相信？

創作也是如此。

代郵

本刊八月號封底後頁附有問卷乙紙，徵求讀者意見，回信已達千餘封，正由專人陸續統計整理中，本刊自當陸續改進。北市楊素禎、梨山楊志忠、大寮蔡櫻桂、白河吳芳年、新店陳耀宗、北市王炳凱……等諸位先生小姐意見獨到，特此申謝！歡迎讀者多予利用或直接來信，以供本刊改進參考。





目錄

創作

254期 九月號

中華民國72年8月25日出版

零售每本 75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三五號

中華民國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登記執照臺字第〇六九二號

創作月刊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九四八號

發行人：陳細智

社長：廖德聰

編輯顧問：尼洛／瘂弦／余光中／管管／馬叔禮
馬以工／吳敏顯／楊康寧／趙衛民
宋雅姿／景小佩／張寶鳳／蔡志忠
張修文／張效鷗

總編輯：張德模

執行編輯：蘇偉貞／袁琼琼

美術編輯：林福財／范傳硯／陳菊美

助理編輯：劉玉蟬

推廣部經理：王春霞

廣告部經理：陳唐和

發行所：**創作雜誌社**

社址：北市仁愛路四段420號地下廳

電話：(02)7078672 • 7039811 • 7039398

排版／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3031449 • 3039249

印刷／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9150123

裝訂／台興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9138623

總經銷／聯宏書報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41號三樓　電話：(02)562－0282

各地區經銷處：

地區	經銷處	電話
台南	永茂書報社	642655
花蓮	中原書局	322442
台東	紐約書局	322267
基隆	宏恩書報社	280212
宜蘭	民生書局	323765
高雄	天恩書報社	2670015
新竹	大華書局	228054
新竹	文強堂	230210
內壢	國華書報社	553456
苗栗	芙華書局	320810
屏東	環球書局	323071
台中	台中書報社	333363
台中	運和書報社	234208
嘉義	嘉聯書報社	324581
嘉義	文育圖書公司	224514

「多少愛」徵文

生命當頭罩下，歲月過去後，發生了多少愛與被愛的故事。無論是親情的、友情的、愛情的，一點一滴俱在心頭，為什麼不寫下來，留做文字，化為更深的刻痕。



一、請於九月二十日以前寄出。來稿請投北市仁愛路四段420號地下樓。

二、稿費從優。

三、文長不超過一萬字為宜，體裁不拘，散文、小說皆可。

會心不在遠

請欣賞創作下期佳作

△袁瓊瓊的專題——「世間單身女子」

並附參加座談者的文章

朱天心：吾家有女　　宋雅姿：空白的品德

蔡　琴：愛就是甘心　　張小鳳：愛與自愛

林玉雲：如戲走過　　廖淑頊：再度單身

△多少愛，夢魂中：

桂文亞、蔣家語、凌晨、孫幗英

愛的感受

△久久以來的紮實之筆：

張秀亞、張拓蕪

△新月的映照：

甘霖、劉淑婷

△小說篇：

朱天文、景小佩、鄭寶娟、林佩芬

△散文篇：

應鳳凰、張大春、程榕寧

臍帶的兩端

版面設計／范傳硯



林文月

郭豫倫

郭思蔚

郭思敏

手的故事

林文月

很多年以前，我遇到一雙赤手空拳的手。那雙手大概與我有前世的盟約，於是，再也沒有任何一雙手能夠吸引我一顧。那手在我的左手無名指套上一隻細細的白金指環，而後又揭開我羞澀的白面紗；我們組織了一個單純平凡而幸福的小家庭。那時候，我還在讀研究所的最後階段，我的手既要在深夜的燈下執筆趕寫論文，又須在租來的小廚房內以不熟練的手法炒出不可口的菜肴。

後來，這個小家庭添了一雙健康的男嬰的手。那雙手對這世界十分好奇，但並不像一般男娃娃的淘氣，算得是相當聽話穩重的手。牽那小手過馬路，我總是小心翼翼，把它緊握在自己的掌心裏，遇着車來車往的危險境況須提醒注意時，我往往用連續三次鬆緊掌握的暗號以示警戒，於是那小身影便會謹慎地貼靠我；母子就快步穿過馬路，安全走到對面。

那雙手慢慢變大。有天我們手拉手穿越馬路，側面有汽車疾駛而過，對方的手竟然迅速以連續三次鬆緊的暗號警戒提醒；我猛然發現，原來是我的手握在那個掌中心。那個小男孩子長大了，甚至也考了我所執教的大學裏讀工程的科系。第一次領他去參觀校園裏外，在步登臺階時，我很自然的去抓他的手，怎料那大手竟甩脫了我。他俯首告訴我：「媽媽，以後請你記住，來到這裏，你是教授，我是大學生。」教授當然不便拉大學生的手，當時我心裏有一些寂寞，大概也不免有一些些歡喜吧。

四年來，那雙手似乎愈趨成熟，不僅翻閱一些厚重的科學理論的書籍，時而細心繪製着複雜的機械圖表，時而又抒情地撥弄着古典吉他的絲弦；而終於在今夏，捧着一張畢業文憑，告別大學生活。在可以預期的未來，那雙手即將去握槍桿，堂堂履行男兒捍衛國家的義務；而在那之後不可預知的更遠的未來，相信是無限美好的前途在等着它們去追求把握。

我們的家，另外有一雙女嬰的嬌嫩的手，比她的哥哥遲兩年半來到。那雙手天生就是比較活潑熱情而討人喜愛。在她很小的時候，冬天裏，我常抱她坐在書桌前，陪我批改學生的作文。看我在每個句子下用紅筆畫個圈圈，她擡頭懇求：「媽媽，讓我替你畫圈圈。」我握

着那小手畫了幾行圈圈，她高興得呼叫起來。幾天以後，我發現好幾篇作文都被那隻搗蛋的小手畫滿了紅圈，甚至我教學用的課本和資料上面，也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紅圈圈。她瞪着烏溜溜的圓眼說：「媽媽好辛苦，我幫你畫圈圈！」我原想打她的小手，却忍不住地親吻起來。

這雙小手與趣廣泛，按過琴鍵，笛孔與弦絲，拿過針線、彩筆與相機，逐漸變得纖細而柔美，却還不曾費心整理過自己的房間，總是一任繽紛的衣裳溢出櫥櫃之外，便興高采烈地赴約去了。那那些穿上又換下的花衣摺好掛回擁擠的衣櫃裏，則是我這雙手的工作之一。

其實，那雙年輕秀美的手，也經常捧着法國文學的課本，顯示儼然已在開拓屬於自己的未來生活了；偶然的，有時難免也教人無意間撞見正極愼重地拆開着一些神秘的信封。莫非我的小女兒不知不覺中也已經長大了嗎？

而多少年以來，那雙原本赤手空拳的手，做過各種行業的事，如今變得肥碩而多斑，那左手無名指上的白金戒子甚至還被綳斷了；但那雙手仍然是這個家庭裏最重要的支柱，它們使其餘的三雙手可以隨心所欲去做想做的事情，譬如說，我這一雙手能够始終不懈怠地握着筆桿，也一直是在那雙肥碩而溫暖的手掌保護之下。

林文月的希望

郭豫倫

像許多人一樣，林文月希望她不只是從事文學的工作，她常說，假如她學的是服裝設計或室內裝飾該多好，那她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做她愛做的了。有時我和她抬槓，說她學文學批評只是把人家的拿來發揮，爲甚麼不多寫點自己的東西，她會駁說，批評人家是再創造，有些意境說不定連原作者當時都未曾發覺到。又問她，那妳爲甚麼只寫美好的一面，她說她也沒辦法，她只會寫好的一面，讓別人去寫其他的，大家分工不是很好？

她常覺得她的運氣很好，處處都有人推動和照顧她，從她念書、成家、寫文章、教書和這次去日本。其實，我覺得她對人很和善，也常常爲別人着想，假如她有了一筆意外的收入，她最先想到的是：該替誰買點甚麼。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家是她的財富。她沒有太大的祈望，常覺得所做的都是被動的，人家給她一個題目要她寫她就寫了，而且很認眞的寫。假如不是被逼時，她倒覺得不知寫些甚麼好，會望着天上的白雲，進入她自己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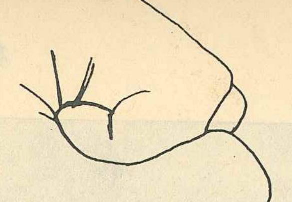
手臂

郭思蔚

我是這個家的第三名成員。

襁褓中的記憶，凝聚於一對手臂上。是那麼一點希微的印象，那一對手臂把我圈得好緊，緊得透不過氣來，當時的哭鬧或和此有關。記憶漸晰，那一對手臂不但絲毫未曾放鬆；反而圈得我更緊。只是我已不再感覺難受，曉得只要那對手臂仍圈着我，便可靠在刺札札的頰上，或是躲入黑柔柔的髮中，安心地睡去。

待我下得地來，我曾好奇地蹲在地上，欣賞一對健壯的手臂提懸着畫筆，在比我小床面積還大的畫布上揮灑。五、六歲時，全家到新店溪戲水，我一個人向岸上走，忽然脚底一空，便南北不知地在水中掙扎，不知過了多久，一隻手臂忽地把我攫起，當時抓着它，一面嗆咳，一面喘息，却再也不肯放手。妹年幼時，一日下午吞了一顆牛奶糖，卡在喉口，登時呼吸困難，臉色發紫，也是這隻手臂把她倒提起來，另一手往背上一拍，喀地一聲，一顆糖吐了出來。圍觀者早已不知所措了。



另一雙手臂，是我夏夜時最喜歡的。因爲它們又軟、又冰涼，而且極有耐心地讓我貼靠在上面，總在我睡醒時才發覺已抽走了。它們雖軟，但韌性無比。每天晚上，我都可以看見它們在燈下揮舞着，用力地寫滿一張又一張的稿紙。當它們拿起鍋鏟，我便知道要趕緊坐上飯桌，等着吃美味的菜了。可知道，這一對手臂，在我强橫的要求下，也會陪我投一下午的棒球呢！

那健壯的手臂，漸漸地渾圓鬆弛了；那柔軟的手臂，愈來愈難攀到我的肩了。再幾個星期，我的手臂便要端着槍了，再一次，我把那兩對手臂圈得更緊、更緊。

寫給爸爸的信

郭思敏

Dear Dad:

在父親節的前夕，做女兒的實在想不出該送您什麼，聊表一番心意，想想，還是寫封信給您吧！很多話早就要說的，今日一吐爲快。

當了您十七年的女兒，怎樣？您可嚐盡了做個刁女兒的老爸，是多麼花腦筋、傷神的一件事，對不？然而我却很愉快地一再「造反」（並且尚有繼續進行的可能喔！）。

您知道嗎？我一直覺得您是個天才，而且各方面的才華幾乎都具備了，您做什麼事，都能做得很好，有時候連我都忍不住想當面大誇您一頓，當然嘍！有其父必有其女，您女兒也不是蓋的啦！有您這個老爸，是我的驕傲，我很喜歡與您聊天，這種氣氛很棒，我從您的話中得到許多東西，我也很喜歡和您上菜市場，東逛西逛，您和媽都是我最親的朋友，長得越大，如此的感受越深，真的！從小到大，我總有個願望，想把對您、媽媽、哥、阿婆的感情用文字表達出來，試過幾次，但都無法成功，可能愛您們太深了，寫不好反而糟蹋，便乾脆不寫出來，我想媽一直沒寫篇對阿媽追念的作品，也是這個道理。

爸，我們都有件大事，必須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我要考大學，您要畫張好畫，我相信您心理上的壓力一定比我大（大人都是比小孩累一點），但我相信以我們的頭腦，定能順利完成。

明年父親節的那天，希望我已是個「準大學生」，唉！我實在非常想考個好大學，讓大家爲我高興，到時候我就要逼您幫我畫張漂漂亮亮的「大學生的畫像」了，等着吧！

祝

永遠快快樂樂！

咪咪

一九八一、八、七夜

＊這是兩年前女兒郭思敏寫給爸爸的信，也許更真實，故以代替她的文章。林文月附識

懷鄉

文／小鑾

猛抬頭，夜風瑟瑟，自路的彼端揚起很陌生的蕭颯，一路衝殺過來。把手揷進唯一溫暖的口袋，遂發現全街的人都木然的繃着臉，匆匆趕自己的行脚。那種無法編入任何集合的落寞感，是如此的衝擊着自己，像前些日子從囘校的車上望見遠處一山白的蘆花，是如此令人驚詫的愴然。

在陸橋上望着急速前行亮成一線弧度的車燈，模糊得令人哀愁起來——不知何時，大學生活已展開在眼前。從家中白花花的陽光換作校園中冰冰涼涼的秋雨。每個淸晨騎車行過寬廣的校園，驚見眼前一列遠遠的山巒撲面，和紅磚道旁的小黃花。

夜晚頂着校園中特有的冷霧囘宿舍，在風雨飄搖的夜聲中，就着燈光溫習永無止境的日課。在衆人皆酣睡的子夜裏，我是如此的想念着遠方的家人和母校的弟兄。不知自己迢迢趕來唸書的執着是苦或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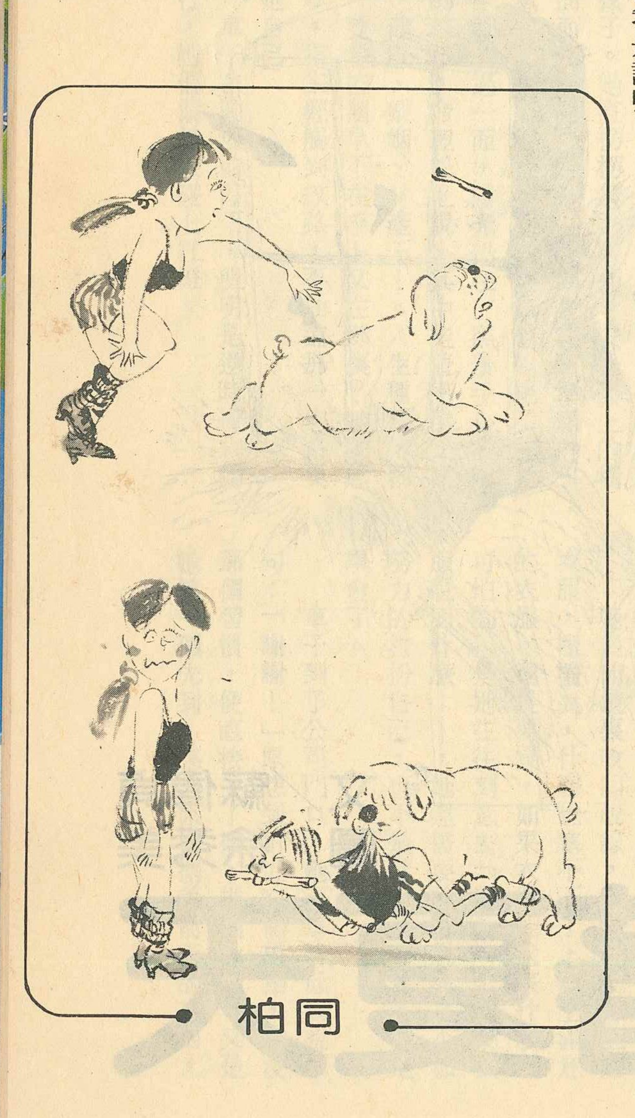
來這裏是爲了抓住一些什麼，但失望總是多得令自己懷疑。

北部的冬天眞不好玩，尤其是入夜以後的陰冷蒼涼，常敎我深切懷念起永遠活在陽光下

的弟兄。在人們彼此漠不關心的繁華裏，我望不見暖熱的心，每囘忍不住偸覷繁囂的內涵，但總匆匆又逃囘自己的世界。

兄弟的來信總欣羨的說：妳該是很快樂了。多肯定的話語！自己都相信自己是眞的快樂了。離親朋而索居能快樂嗎？走在人羣中却看不到一張溫熱的臉能快樂嗎？

街燈仍在極目處明滅，露水渲染着，夜襯着我，能用淺笑傳給遠方家人和弟兄的，是我的不變和想念。在這冷冷的土地上，仍是北國的殘冬，嗚咽着五千年的遞變。天地仍是天地，而我是誰呢？


柏同

隔著夏天

文／蘇偉貞
圖／徐秀美



反射鏡裏，映着她一成沒變化的臉，早上出門，她照鏡子的時間愈來愈久，好像才不久前唐聞槿一張臉，至少說明了「素淨」二字，往往起床後，抹把臉就走；現在，公司裏新進女同事日多，明亮光鮮，讓人覺得她們不光祇是年輕；記憶裏，她剛畢業那年，身心全認爲自己老得不得了。

她從前鏡裏收回視線，低頭看住身上的衣服，櫃櫥裏，什麼也塞不下了，碰上滿意的衣服，還是要買，如果衣服能代表什麼，可怕的，是她往往刻意去「碰上」，如果衣服說明什麼——，她還需要什麼說明？不如努力的打扮自己，也不是懂得了穿着，而是學會了。

花白陽光下，許多行人站在路邊，像在等待什麼；各式打扮，充斥着不同的個性。每到星期一，聞槿坐車上班，彷彿所有的人、事，都從路那頭翻活過來。挨挨蹭蹭的喇叭聲，偏打斷了生機。

陽光從車窗外透進，照在聞槿的手背上，她的一雙手，瘦而薄，像許多在外謀職的女孩子。她直楞楞看向眼前，安全島上的樹撲面而來，劃開兩道，移到身後。車廂內，冷氣十足，彷彿把車外的空氣也隔絕了。她把手背翻過一面，陽光仍在，照着手心，細細的紋路，命理學上說，其中走着感情、事業、健康、婚姻、財產……。人生種種，都由一雙手控制？不在手上又在那裏？她闔起手掌，指尖輕觸到紋路，不知道那一條路更像她自己。

車子在圓環前停下，明明是逆時鐘式的運行，她偏偏每次碰上紅燈。

車子到了公司門口，她下車時低聲說了句：「謝謝！」原想到附近吃個早點，又沒那個習慣，便直接上了樓，推開大門，又是她第一個先到，桌上原樣擺着前天的東西，

彷彿她從來沒離開過，她的東西一如她的人，永遠不需要多費心，可是又還有點什麼，好像兩人交談完拉上門後，總覺得沒說周全。

聞槿走到洗手間，對着鏡子，微微牽動唇角，一抹笑凝在嘴邊，大公司裏，一言一行都像有個標準。這不過就是她無數個禮拜一當中的一個。她對鏡中人說着：「周末度得愉快吧？」她就是不能像每人那樣，把任何事都做得輕鬆愉快。

唯一輕鬆愉快的，是她的頭髮，年紀輕輕時，一頭披肩長髮，分左邊，分右邊，或中線洩下來，撩撥着兩頰，身體四周一圈都暗生春風，也祇限於那一圈，含蓄的起不了波浪；不知道爲什麼剪了長髮，她辛辛苦苦經營起來的簾幕世界，三十出頭，一頭短髮，乍看之下，有着永遠的女學生形象。

她拉開洗手間門走出去，迎頭就撞上一個男人，聞槿低聲驚呼：「哎喲！」把她的恍惚刺破了。

男人忙讓了開，連口說：「對不起！對不起！」

聞槿也祇是嚇了一跳，擡起頭，微微一笑，男孩她從來沒見過，十分年輕的臉上，盡是坦蕩，平原之上的陽光，既逼人又寬朗，聞槿淡淡走開：「沒關係！」

她再轉頭，男孩已經推門走進隔壁男廁所。女人一過三十歲，不僅明白許多心情會成爲過去，更明白許多事也過了發生的時機。如果是以前，每一次偶然都可能是「遇見」，聞槿突然更覺得了自己的懵懂，大半人事，她過了三十才意識到。這份意識來得太猛，沖得她屢屢要掉進舊歲月，牽牽絆絆的複習題，拖得她以前活過的日子漲成雙倍，彷彿她已經活了六十年，好不累人。

公司在五樓，望出去，既被對面高樓擋住，看不遠，也看不近地面，吊在沒有風景

的密室中，實在無趣。這家外銷公司，聞槿一待八年，成了資深人員，平常辦公室都是女生留守，男生大半跑外務去了，少數男生待在辦公室時，往往引起似眞似假的鶯鶯燕燕的共鳴：「小張，小張——」尾巴拖得長長，有什麼事，明知沒有任何事；「阿王，阿王，冷氣怎麼那樣涼，去看看嘛！」；「朱志明，朱志明，你跑的訂單怎麼還沒來嘛！」所有的人名都要叫兩次，彌補他們的不在。

突然冒出一個陌生男子，不知道女生們要如何開始稱呼他，會像每次中午吃飯時：「密司唐，去後面吃飯?!」她不去也就不去，望着她們一大堆走出大門，彼此牽着、攀着，明明在辦公室裏，誰接到別人的電話，也祇是：「密司田，三線！」，不能說彼此沒有熱度，都太成熟、懂事了，過了那道線，大家全規規矩矩。那份標準適用於他嗎？

男孩從洗手間出來，坐在遠遠的角落，桌上攤着一本書，還有筆記，聞槿不經易擡頭，正好望見他起身去倒水，小妹連水都不倒給他，確定是個工讀生了，他穩穩的坐下，十分篤定的一個工讀生。聞槿一點不覺得他像誰家小弟弟，也不像跟她有關係的人或同事，祇像一份以前，遠遠的存在那兒。

她不免要常常檢視一下自己的記憶，偶爾遇上男孩的眼光，男孩笑笑，她也笑笑。聞槿半絲不想和記憶交談。

聞槿正在接電話，鄭經理進門，電話那頭是個客戶，星期一是所有事情的開始，她的客戶大多數祇在電話裏見過，她有過一次很奇妙的經驗，有回坐公車，她和同伴談話，背後有人打斷她們，問道：「妳是唐小姐吧？」她當場楞住，那人說：「我是名達的楊先生！」他們通電話一年多，在完全不相干的場合見面，祇因爲認識對方聲音，那一

刻，她從脚底寒起，莫名想到「世態炎涼」四個字。後來，她沒再見過楊先生。

男孩站了起來，鄭經理向大家朗聲介紹：「這位是畢中行，暑假來公司實習！」後面接着一堆場面話。

聞槿放下電話，鄭經理帶了畢中行走到她桌前，大方到了流利的地步說：「這位是唐聞槿小姐，公司最資深的職員。不，不，最得力的元老！」

聞槿點頭，穩當的伸出手：「你好。」

畢中行倒也還有把握，一雙手同時掌住聞槿的手：「我叫畢中行，畢業的畢，中正的中，行爲的行！」

鄭經理接口：「好名字，端端正正，四平八穩！人如其名。」

他那一雙手，溫厚，寬大，握人不輕不重，不像她的手，又冷又瘦，他握着人時，像份友誼，恰到好處，留着許多空白，正好偶爾想起。她重新落座椅上，心裏奇怪，任何友誼，都能給人感應嗎？這需不需要想個理由？

每天中飯，是聞槿最頭痛的時間，附近小館子全吃遍了，便當再翻不出花樣了，氣了，她就喝瓶鮮奶。她沒有成羣結隊的習慣，其他女同事三三兩兩出去，嘻嘻哈哈回來，吃碗蚵仔麵線也能津津樂道，聞槿就覺不出其中情趣，無關甘不甘心，她祇是沒有這種神經。

「要不要我幫妳帶點東西回來？」她實在也很怕這種問話，如果有需要，她寧願自己去買，不是喜歡具備選擇的權利，而是有隨意的樂趣，就是買到壞的，也是她自己的事。實則是——她不喜歡面對任何問話。

辦公室頓時走得祇剩聞槿和畢中行，他還在看書。他祇會看書嗎？

聞槿平着聲音問：「知不知道去那兒吃

飯？」她不能不開口了。

畢中行笑笑：「找吃的誰都有本能，找好吃的，就得碰運氣了！」

聞槿暗罵：「三八！」她眞是怕這種交淺言深似的對話。便低下頭去，不再搭理。

再擡頭，他還在原地，聞槿突然想到：也許男孩子都是這樣對話的，說不定他根本把自己看成同性。女孩子一過年齡，往往失了性別，而且，她太少跟男生接觸了。她再擡頭，畢中行正打量她，開口就直說：「妳讓我覺得自己很怪。」

聞槿雙手摀住臉，嘆口氣，他不是她的記憶嗎？她以前眞那麼怪嗎？聞槿又嘆了口氣：「是我自己怪。」她站起身，拿了小皮包：「來，我帶你去吃好東西。」

兩人一前一後往樓梯走，外面很熱，她不喜歡跟不熟的人乘一座電梯，完全不熟也就罷了。經過冷氣房間後，更覺得熱，而且很亮，讓人嚇一跳，也早習慣了這種嚇一跳，驚過也就算了。

她帶畢中行去吃麵，這間貴點，所以女同事大都選別家，附近館子多，同間辦公室上班，不定同地方吃飯，各人還是有各人的口味。她印象裏男生好像都不大愛吃西餐。

畢中行要了碗辣蹄花麵，麵送了來，不甘心又重加辣椒，碗裏泛着整面殷紅，十分有話要說的一幅畫面，她低頭看住自己的清粥小菜，青綠黃瓜，乳白洋芋絲，四方豆腐，心裏也好笑，他們要的東西，眞像他們的人。

畢中行埋頭吃麵，看出來是餓了，麵條拉得老長，呼嚕呼嚕的，他一點也不在乎，扭過頭朝老闆喊：「頭家！有沒有大蒜?!」然後對聞槿說：「臺灣人賣四川麵，到處是這種事！」聞槿看他拉得老長的家常麵，眞不曉得他本事如此之大。

麵條太長似的，老吃不完。她撩着碗裏的稀飯，也像永遠吃不完。聞槿看到門外走過出來吃中飯的一批女同事。

畢中行突然放下筷子，疑惑地看着聞槿的碗：「女生吃飯都是這樣？」

她一點也不覺得好笑，反問：「什麼樣？」他會沒看過女生吃飯？總看過別桌女生吃飯吧？

他逼乾了碗裏的湯，中量聲調說：「妳不要以爲這事不重要，不過妳至少提醒了我，這個世界上女生也得吃飯！」

聞槿起身要去付帳，畢中行猛地站直了，一言不發走到櫃臺，一雙大手，掏出了縐巴巴幾張鈔票，都是一千的大票。

陽光下，環境白亮到抽象，走在其中，身邊的行人也失了眞，她體內的水分一滴滴在被孤立，整個人到了渙散的地步，人如果被分解了，不過就是水分和礦物質，零零星星，還有什麼意義？

她一點也不相信有關於「開始」這種字眼，不是不相信，是不懂，她不懂畢中行，不懂「開始」之於他的存在意義，他需要開始嗎？實在沒有道理，他會沒留意過女生？會沒有過女生？她這種年齡去想他那種年齡想得通嗎？他不就正在開始嗎？

他伸手牽她過馬路，她往後退了一步，綠燈在前面閃成黃燈，她跟着一羣人小跑到對面，回頭看到他悠哉悠哉跨着大步一路走過來，什麼也不怕。她早上還看到一堆一堆的人在路邊等待，彷彿這個人跨出步子了。不等了嗎？

她突然有點悲涼的感覺。

怎麼她莫名的有了許多觸角，怪的是，她都意識到了，這麼些意識恍如石子，投在氤氳濃佈的湖面，湖底深度，誰知道呢？許多事，聞槿都看過，也只是看過而已，水面浮影，很淺的刻痕。

她就是要記憶，最多想到唸書時曾經有個男生暗示好感，也沒有任何行動。美麗的花朵要人欣賞，欣賞算個什麼行動？對花往往造成後遺症似的傷害。

前面走着辦公室的女同事，陽光下，她們快樂的彷彿要去郊遊，生活裏也只剩這點「彷彿」了。

「跟女生一起過馬路眞可怕，跟女生同事也一樣！」畢中行快人快語地表達。

「總是有馬路要過，這世界總是有女生做事。」聞槿跟在女同事身後，輕聲反擊。

「我還不如學着適應女生，對不對？」

前面的女同事看一個迎面而過的路人，眼光隨着路人轉到身後，落在聞槿身上，也看見了畢中行，沒什麼表情的轉回頭去，幾個人繼續向公司走，一付司空見慣的態度，就是太正經了，更加反常。

聞槿低頭冷笑，畢中行又說話了：「我恨不得跟每一個人微笑、寒暄、打招呼！外帶親熱的結伴同行！」

聞槿這下倒眞的笑出聲音，停住脚步，站了會兒，畢中行說：「別緊張，我不會跟女生吵架，基本上我很尊敬女性。」

「你說什麼？」

「我說人要愉快點，要能耍賴。」

他講的每句話，都適合在黑暗中說，看不見彼此的臉，這樣，她不會不好意思。她知道自己的習慣一如喜歡關窗戶睡覺這類型，偶爾，打開窗戶，星空、花、草、流螢，全會教人不知所措。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聞槿放下話，逕自從樓梯上公司。她推門進去，畢中行已經端坐在位子上，她從他面前走過去，暗暗恨他動作這麼快，更像兩個人幽會，一前一後出現，避免嫌疑。

她知道所有女同事的想法。她們還能對什麼事情有興趣？

整個下午，聞槿都沒擡頭，船期、樣品單、出貨，加起來的工作，壓倒她加起來的歲月。天色漸暗，同事陸陸續續都走了，她對工作有份責任感，經別種該有責任感的地方移了過來，她從不抱怨工作，至少，她工作了許多年。

整幢辦公室只剩下聞槿，她走到電源處，把燈關了，單留下她頂上一盞，那樣也就够了。桌上攤着一大片文件，送公事的小弟每天急着上夜校去，大家得自己收拾桌面，參差不整的文具，像默默陪着聞槿說話，室內太靜了，她恍惚聽到了自己的心跳，她以前就在這份心跳中生存着，連力氣都省了。窗外有車聲，她突然害怕取而代之，佔領一切，她不能輕鬆下去，活着就吃力得多。

她加過多少次夜班？沒有眞正算過。坐久到發痲地步時，聞槿正收皮包，電話響起，平常也有朋友打來閒聊，也有找別個同事的，也有她自己父母親問一聲什麼時間回去，沉靜、幽然的室內講電話，有份很詭異的感覺，好像更貼心，也像在跟外太空搭線。都是不實的。

「喂，豪將！」

「眞的沒走?!我記性蠻好的，居然就記住新電話號碼！」

聞槿皺住眉頭，耐性地問：「請問那位？」她一點聽不出來是那一個熟人。

「畢中行。」

聞槿止住了話，那頭也無聲，然後「嘿嘿」笑了兩聲：「我眞無聊，妳無聊是爲了什麼？」

「爲了安靜。」

他沉默了半晌，聞槿說：「我要掛電話了！」

他才：「噯，我實在是在家悶透了，家裏半個人也沒有，我隨手撥了一個號碼，就撥到公司裏來了，眞怪，我下班時看妳還在，沒想到一直在！」

「我正要走！」聞槿也亂了陣脚，她說話的對象，大半是男同事和男客戶。

「那麼——」

「再見！」她放下電話，才想起，一個大男孩也會「悶」透了？居然能跟她說！

天空墨墨，她走在夜色裏，踱着踱着，踏到騎樓外，有了些出軌的不安感，好像自己走着走着走到生命外面。她站在夜色裏，招了計程車回去。

家裏的人都睡了，她彷彿也是獨自活着。以前是習慣了，現在，好像更少了一點什麼。

多年來，她已經養成黎明即醒的習慣，混沌之初，空氣中有許多不安。再睡不着，索性走到衣櫃，仔細挑了套衣服，望着鏡子裏的人影，皺着眉的一張臉，她湊近了去看，並不能說自己眞在「凋謝」中，她從來沒和別人討論過她對女人年齡的看法，可是——眞這樣就老去了嗎？

她這輩子，花了大半時間注意自己，剩下的青春悄悄長大，長得太大了，她收拾不住，溢到了生活之外，變成了哀怨。

所以是一張多皺眉的臉嗎？

她會因爲這樣逐漸死去嗎？因爲她拒絕一切！

她含着笑，走進辦公室，拉開椅子，桌上放了張字條——中午等我吃飯。畢中行。

她連頭也不敢擡，明明他位子上是空的，他在跟人捉迷藏嗎？聞槿幾乎有點生氣了。她周圍到處是人，每天要見面的人，他如此造成讓別人想窺視的場面，她倏地擡起頭，隨即嘆了口氣，至少今天不是她第一個到

達辦公室，不會涉及「想看見誰」的嫌疑。

辦公室裏十分安靜，太安靜了，電話也少了，偶爾響起，都顯得份外突兀，聞槿不經意就會擡頭看門口，眼光帶到畢中行的座位，什麼也沒有，她的記憶，只是一個念頭，稍閃即逝。

快到中午時，畢中行回到公司，喘了一口氣，鄭經理過去邀他吃飯，聞槿擡起頭，看到，並且聽到畢中行說：「我要帶唐聞槿去吃飯。」

這一切有什麼道理？還是他們偏偏違背了？聞槿抓起皮包就往外走，經過畢中行面前時，大聲地說：「吃飯吧！」

走在街上，又是看到一羣人，全忙得不得了，而且焦慮，聞槿的氣逐漸消了下去，她還能不習慣任何事嗎？再不習慣，就要來不及了。夏天很快會過去，她在夏天過生日，又老去一歲。她反反覆覆的歲月。

「妳到底多大？脾氣這麼大！」畢中行坐在昨天的麵食館，正色地問。

「不怎麼大！恰好可以稱做『無聊』的年齡。」她把臉撇過一邊。

「十四、五歲啊？」他逗着，也一本正經。

她不再理畢中行，默默吃着一式的清粥小菜，她只要到這家店，都吃這些。

「看妳吃東西，就知道妳的個性。」

「我還有個性呢！」她只是有自己的習慣罷了。

聞槿猛地暗自一驚：自己不會養成每天和他一起吃中飯的習慣吧？

奇怪，他以前從沒有在任何場合遇見這種人，以前的日子裏，不停的遇見陌生人，最多，也只是「認識」而已。

「我覺得妳需要教育！」

「放屁！」她想。

「妳等着看吧！」畢中行以年輕男孩特有的懵懂自信來撩撥她一直的人生懵懂。

偏偏她現在有點眞體會了。

「我警告你，我沒有時間！」她直截的看着畢中行，彷彿又看到自己年輕時的「不懂」。他比自己的形象又明確多了。

「這又不是懷孕，一定需要時間。」

「我不喜歡！」

「噯！這又不是談戀愛，關什麼喜歡不喜歡？」看着像個孩子，反應已經像大人了，而且很肯定。

吃完飯，他們又要過街，聞槿搖頭：「跟女生一起過馬路眞可怕！」

「放心，前面沒有妳的女同事。」他也是搖頭。

聞槿不再說話，這男孩有他自己的條件，吻合了，他才提出來。

於她說來，這一切都無可厚非，發生了，對或錯，全沒關係。她生命中，偏偏有許多諸如此類的「太多意義」，意義一，意義二的她了這麼大。

他們一起走進辦公室，畢中行大聲對一女同事說：「田姐！老李麵食館的東西眞不壞！妳們以後別再去吃什麼蚵仔麵線，那種廉價刺激。」

「大少爺！好好吃頓飯多重要嚒！」

「對，以後別留中午休息時間，我回去建議我爹。」

「留着中午做點別的事情吧！」田文莉露出一向的俐落。

聞槿正着眼睛看他們對答，其中需要有勝負嗎？又聽得出來畢中行是要傳達什麼。想想她自己弄多久才懂了吃飯、睡覺問題，他已經走到「之外」去了，所以眼前一切，愈發像在演戲。他到底飾演誰？

聞槿把頭低下去，整個下午沒擡起來。

人都熱熱鬧鬧離開了，她擡起頭，直覺性想去關燈，這些人，永遠沒有關燈的習慣，一擡頭，人都走光了，她的那份「記憶」，猶在似的坐在老地方。她也沒有很吃驚，誰會對自己的記憶吃驚呢?尤其她又沒有任何可壓箱底的事。他才來了兩天，說不定更久，她沒碰上而已。

「你爸是畢董事長?」她隨口問。

「我老實說，我在家很無聊，我們家經常一個人也沒有!」他隨意答。

「要那麼多人做什麼?」她還是站起身，去關掉不必要的燈。

「有用的留一盞就好了。」他捉狹又說着:「妳眞守得住，也不像辦公室其它女生那麼吵，那麼厲害。」

那會是他的目的嗎?

「你懂什麼?工讀生?」

他不說話了，嘀咕似地:「就是太不懂。」

「我足足比你起碼大十歲，都沒有你狂——」

「七歲，我早熟!」

四周靜得可愛，她們一搭一唱的，比聞槿一星期說的話都多，她管畢中行做什麼?她一向守得很好。也許根本不必守，不必開始。

他走到聞槿桌前，翻弄她桌上的報價單、訂單，像翻弄別人的心情，他不覺重要的秘密，她決意把紙張都收好，然後起身要走，她每天就這兩種動作:起立與坐下，她的隨意肌表現一切。

「不過就是會站起來走而已!」他陪着聞槿伸手關了燈，兩人要往門口走，太黑了，祇好摸索，聞槿嘆一口氣，不願意如此糊塗似的，站在原地，適應了再說。

他又「叭噠」一聲，開了燈，室內遽然

大亮，聞槿祇眼睛眨了一下。

畢中行搖搖頭:「妳眞是——多一點都不會嗎?又那麼孤單!」

他們就這樣一暗一明地講着話，熄了燈，也可以講，亮着也一樣。最好是沒有光，像日子還沒發生。

「沒發生的，何止是日子。」聞槿心想。

他們在大樓前道了再見，聞槿繼續往前走，不知道明天該怎麼辦。整個暑假該怎麼辦?

畢中行有一下沒一下的到公司又出去跑外務，聞槿確定他眞是在「工讀」了，準備接收他父親的事業。

他祇要在公司，就和她一塊吃午飯，晚上留下陪她加班，彷彿兩個孤魂湊上了，又沒有任何理由。如果是愛情，大約就無須任何理由了。

聞槿沉默的時間愈多，流言也愈多，每天，她第一個跨進還沒人影的辦公室，都有着份外輕鬆的刹那，沉靜無衷的事務多好，她坐在位子上，看每張桌子，心想:「有天流言到控制不住的時候，會怎麼樣?」

她設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也沒想控制任何人的感情，太沒經驗;她祇想到「事件」，這類字眼往往比一切都大，罩着所有發生。

畢中行恍如未感，年輕的孩子，祇曉得往前走。

聞槿還想:他祇要回頭，就會看到我了。她從來不考慮和年輕男生發生什麼事，她也不怪他太年輕，如果有遺憾，祇是自己早生了幾年，他在前面走的，不是年齡，是心情，她一切落在後頭了。

這天，她進到辦公室，整個室內是空的，祇有鄭經理和畢中行在，兩人正講話，畢

中行一味看着她，嘴角含笑，冷冷的笑，不停的冷哼。

鄭經理臨走，沉住氣看聞槿一眼，想像平常一樣，太平常了，包着秘密的天空，連白雲都是突然。

畢中行快步走到聞槿面前，大聲正色說：「我從來不覺得事情有多嚴重！」

「發生了什麼？嚴不嚴重？」她敏銳而沉住氣的反問。

「說的對，發生了什麼？」他又反問。

她突地笑了，他們有什麼問題，他們不過是問答而已，一來一往的問答，對立的成份比溶和的成份多，他們却來討論彼此有什麼問題。

她退後一步，坐在椅子上，打開抽屜，把報價單拿出來，開始做事前先嘆口氣：「你還有什麼事？」

他伸手把桌面的紙夾蓋上：「又退步！又退一步！我還有什麼事？我還希望能發生什麼事？吃個飯，談個天，我走死了，也走不到妳那兒去啊！」

「瘋子！」她腦子一片空白，說着無感的話。

「妳眞是有一套！」他把紙夾打開又蓋上，說不上的有氣發不出。

「妳不要以爲我會談戀愛！我根本就把妳看成女生，我比較能了解的女生！妳了不了解我，我先要不在乎，然後在乎！這種過程，我是第一次試，錯了，總要有個理由吧?！否則我怎麼知道把它說成是最慘痛的回憶?」

聞槿想起唸書時，向她暗示好感的男生，結果沒有下落，可是應當還有很多，每年都有春夏秋冬四季，一天有晝夜，人有男女，各有心情，爲什麼不能有更多發生？她自己都快相信了。

她長久埋首在紙張中，眞是相對越薄如人情嗎？

她眞想走去關燈，又明白關了燈，也還是亮，一覽無遺。

進來一個同事，畢中行走回座位，接着又進來幾位，聞槿坐下後，知道她們心裏想什麼，所有的事，他們祇是站在一起，然後就不一樣了。

聞槿扭頭看外面，隔着茶色玻璃，有股涼意，夏天彷彿快過去了，過去之後，她第一次懷疑——還會來嗎？

從來沒有一個夏天，甚至她從前所有的生命，如此滿。弄得她想睡覺，閉上眼，就好了。

她的敏感在於她根本不了解任何事而一旦了解。

整個上午，她仍把所有的事都按秩序做，一點也沒錯，快吃中飯時，她把卷宗資料拿進另個房間給鄭經理。

「唐小姐——」他先看到了她的人，有話要說。

「畢中行已經說過了。」她拉開門走出去，轉過頭對鄭經理說：「你們看什麼不順眼？不覺得殘忍嗎？那樣逼傷一個大男孩！」她彷彿對許多事都有了意見。而且老實說了出來。

「他不是大男孩！」鄭經理追說，有點尷尬。

「是畢董事長嗎？」她冷冷說完，不再搭理，有個結束沒有？

畢中行守在她桌前帶她出去吃中飯，她們一起過街，他突然想到：他們連手都沒牽過，事情這麼嚴重了。

他伸過手牽她的手，什麼事也沒有一般的繼續走。

「你不要難過，其實沒有什麼！」她安

慰他，永遠想到她是「姊姊」。

畢中行笑了，對着天說：「不要安慰我，我根本不懂得難過，誰都對我說許多話，我當場罵她們多管閑事！」

「她們說什麼？」聞槿停下脚步，她討厭女生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她早就太了解女生，從不了解男生。

他牽她繼續走：「管她們說什麼！三八！」

太陽很大，顯得天地殘忍。

「你來公司見習了什麼？」她想到一些事，很久以前，她做學生時。同時想到很多眼睛。

「愛，還不能叫愛情！」他說實話。

她嘆了口氣：「眞沒勁！」仰頭看着天空，覺得天空還是混沌的好，要什麼白雲飄過呢？像她以前的模糊不要戳破。

他仰頭瞇起眼，仍很明朗，兩份孤獨靠在一起，不會更孤獨吧！他從來不考慮嗎？當然，他一貫向前走，愈走愈遠說不定，他不是要試驗誰，也不單祇要眼前的快樂，他走到那裏全碰上熱鬧人，所以知道聞槿周圍的空氣。「眞的沒有那麼嚴重。」他說。

她冷哼一聲，她會不知道嗎？大家全豎直了耳朵傾聽別人的事，聽別人有沒有說自己，把自己全忘了。好在她不習慣流眼淚。

她知道這樣一直走下去是不行的，爲什麼不行，她又像以前的模糊了，夏天快過去，她經過了三十年的夏天，知道夏天過去之後，發生的，明年還會發生，從來沒有發生的，當然不會開始。

她低頭看自己的鞋子，她怎麼突然就明白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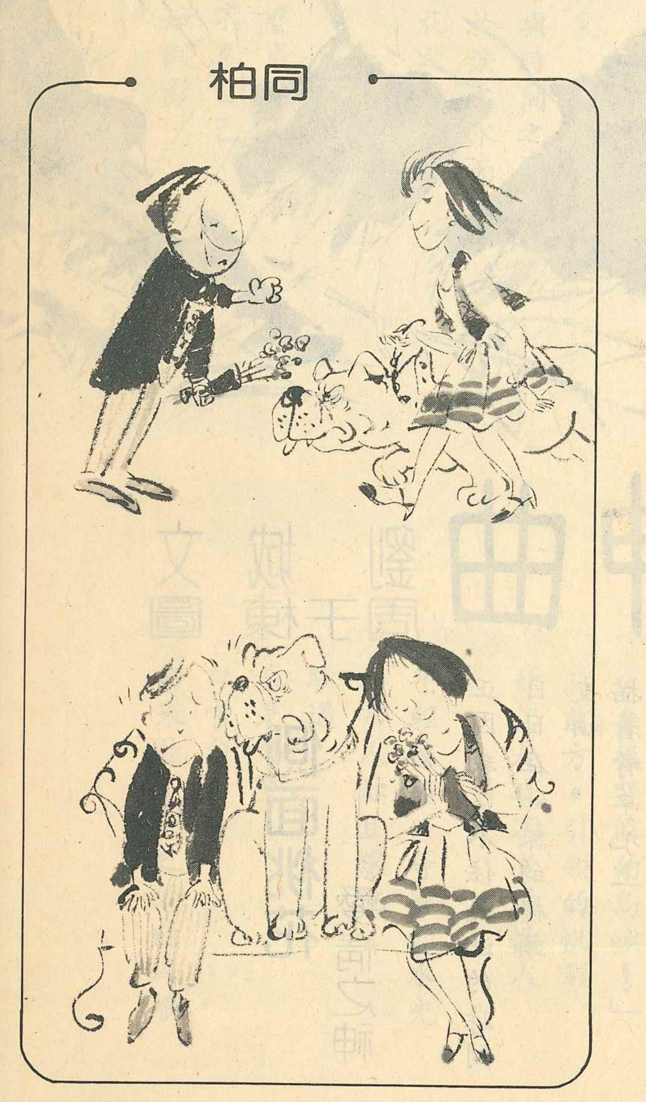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吧，說不定就沉澱下來了。他們如果眞不在一起吃飯，辦公室裏的謠言會不會像風吹過後，一切平息了。她們會怎麼說？

「小姐，吃飯去吧！老站在路邊也不是辦法。」路旁有塊口香糖，誰不小心碰上，就會被黏到，能把事情說丟掉就丟掉便好了，又黏不到別人。她想自己好久沒照鏡子了。以前她祇看到自己，現在看到別人了。

又是星期一，花白陽光下，許多行人站在路邊，像在等待什麼，夏天快過完了。

車子從圓環前停下，又碰上紅燈。她知道許多事是不用解釋和等待的。紅燈正在轉成橙色。

秋天來的時候，她會怎麼想？





祭神曲

文圖
城棟
于
劉周

側面桃花
——愛情之神

正因我留不住飛逝的時間
日日在紅鬆的樓頭
支頤
描着青草地上
藍色的雨點
憐惜你那去年三月
為我在扇上畫的
側面桃花

信札浮葉
——不渝之神

年輕裏
思念與時間之帆
悠悠於淚之水面
在信札之浮葉上
漂過

憂鬱疊成的山障裏
時間不見自己
清澈如倒影

「石與水都留給
身後哭泣的島嶼！」
而前方，引領的帆影
妳仍是我不老的情人

年輕像那片等待的水光
異邦人妳且讓他
駛過
我是那隻
口啣白日
前來赴十年之約的海雁

繁星


——弔夸父

黃昏
你死於絢爛前
臂上洶湧的血
更化為西天
你抛手中的杖
成一片林
你倒在一片急遽罩下深密的
桃樹林中
我不再見
那人張着雙耳如風之帆

蛾

——生死之神

蹲在回歸之地
他傾聽大海颯颯的悲嘯聲
日起 你仰臥在衆白之寂光裏
日落 你藏哀傷的臉於星間
死後化為黑夜
越過曩昔窗口
映出的靄靄燈
回來尋訪
再生之後
吟白了自己的髮


寄出去就是盛情
請你自撰或在本刊內選擇佳句、短詩寄給你的師長、朋友和你所關心的人。


·創作·

請存款人注意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零售價格：每本新台幣75元

國內長期訂購
- 全年12期新台幣600元
- 二年24期新台幣1200元

如代海外讀者訂閱
香港地區：全年(海運)新台幣1150元
全年(航空)新台幣1750元
亞洲地區：全年(海運)新台幣1300元
全年(航空)新台幣2000元
歐、美、非各國：
全年(海運)新台幣1400元
全年(航空)新台幣2450元

海外讀者直接訂閱優待價：

- 香港地區(包括海運運費)：
  全年(12期)港幣180元／二年(24期)港幣360元
- 其他地區，包括歐、美、亞、菲各國(包括海運運費)：
  全年(12期)美金34元／二年(24期)美金68元

通信欄

一、茲訂閱創作月刊　　　年
自第　　　　期
至第　　　　期

二、我的電話是 ______________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爲限。否則不予受理，應請換單另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	3948
	戶名	創作月刊社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經辦局郵戳
	住址	□□□	
	電話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主管：

經辦員：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	3948	中心局郵戳
	戶名	創作月刊社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手續費　次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洗臉台上的新角色！

白雪香乳皂

不黏不沾不水化，輕輕一按，清爽方便。



當她悄悄地出現在您家的洗臉台時，多少訝異！多少歡愉！表露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因爲她是那麼不同凡響！時髦的外型、清爽的芳香，只要輕輕一按，自然流露出珍貴滋潤的香乳皂。她不黏、不沾、不水化，乾乾淨淨能永保洗臉台的清爽悅目。

液體的白雪香乳皂，爲您的生活再添光彩和情趣！

款款新姿・滴滴清爽

白雪香乳皂

錯了，再來一次

■張典婉

我們反對罪惡
譴責一切罪行
追究所有的邪惡
但是
對於犯罪的同胞
絕不歧視
獻上虔誠的
關切和同情
因為
同情就是愛

一堵深厚的圍牆隔開了兩個世界的人，這裏也有陽光有白雲，有綠樹繁花，可是他們失去了自由，也許只是好奇，也許是無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他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只是這個江湖的路有多長？江湖之後的江湖是否仍須帶劍呢？

之一 小潔要回家了

「老師，老師，我爸爸寄保證書來咧！」一個嬌小的身影從門外匆匆奔向梁淑女的桌前，眼裏一片閃亮的興奮。

「恭喜啊！小潔，就快出院了。」梁淑女老師微笑地望着她，午後的陽光照進屋裏如此炫麗，桌上那盆小花都感染了小潔的喜悅。

三年前小潔因爲竊盜罪被判感化教育，剛到彰化少年輔育院的時候，又哭又鬧，在她臉上看不見笑意，只有深鎖的眉頭，身高才一百四十公分的她，嬌小稚嫩地神態，任誰看了都會多疼惜她一些。

過了許久小潔才逐漸打開心鎖擠出幾絲笑顏，只是不時還會流露出憂鬱。「賤女人！賤女人！」自幼小潔在父親口中談到他對母親的憎恨，母親的離家使父親一輩子痛恨她，相差二十五歲的婚姻，小潔及弟弟都是犧牲者。

在醫院裏當清潔工的父親對小潔姊弟雖然疼愛，然而他也愛酒中天地，小潔才比桌面高一點就學會了燒飯、洗衣、買菜、照顧弟弟，畢竟她是家中的小女主人，只是她不滿父親的酒氣，受不了鄰人的揶揄，她開始逃學，跟着風月場所混的李姐亂跑，抽煙、喝酒，聽一羣金光閃閃的女人談如何吊凱子，和小兄弟們玩玩偷竊的小把戲。

一天晚上她偷了幾千元，和明仔溜到一輛大貨車上，半夜被警察拎回警察局，她嚇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年她才十一歲。

「好想念爸爸和弟弟唷！回家後我要進

國中，將來考商專，好好賺錢給他們用。」

剛進輔育院的時候，小潔還立志要當歌星及美容師呢！「過去是我太幼稚了，」三年來在「勵德補校」度過了小學到國二的階段，小潔學會了讀書，更學會了關心別人，在院裏她和秋華、麗玉合養了一隻白狗及二隻小猫，伸出纖細的小手她說：「出院的劉姐要我們好好照顧牠們。」

問小潔出院後第一件事想做什麼？她不假思索地：「游泳呀！過去我還得過基隆市小學游泳比賽第一名唷！以後我要多游泳，我好害怕長不高！」說着說着充滿表情的手拍拍嫩白的臉頰。「啊！還有爸爸給我準備了一間房間，我要好好佈置屬於自己的新家！」或許是太興奮了，小潔努力地訴說着未來，未來是高牆外的那片藍天，是數十哩外的家園，是那件已經穿不下的紅裙子……。



嚮往平靜的世界

比小潔遲幾個月，王麗英和小姑秋霞也快出院了，她用粗黑的手撥弄那頭層次俐落的短髮：「他在家等我。過去年輕愛玩，只想到吃喝玩樂，一回和秋霞吸膠被捉住，我不願服刑，又剛剛新婚，就央着他帶我離開新竹。」一站又一站的逃亡生涯，這對小鴛鴦連過年都不敢回去，「那天我們站在冷冷的街頭，看着家家戶戶忙碌喜悅的樣子，却沒有一個是自己的家，我哭了，我是從來不哭的，我哭着要他陪我投案，進來後心情反而平靜多了。」

她一面敍說，一面撥弄右手腕的刺青，上面是丈夫的名字，才新婚三個月就入輔育院，對心愛的丈夫她有數不盡的眷戀及抱歉

。王麗英說「他」現在和家人在新竹開着一小小的海鮮店，「好忙呀！等我及秋霞出院後就可以加入陣容了。」四川籍的王麗英有個很好的家世，兄姊都受過高等教育，她自承是愛玩放棄了學業，「我不像哥哥姊姊從小到大都是那麼耀眼，我只想當個平凡的女孩，過自己喜歡的日子，現在結了婚，才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她十八歲）。

快出院了女生班的師生們照例會爲她們舉行一個送別晚會，七十二名女生個個都是唱歌跳舞的天使，在淑德樓前的平地上，她們把爵士鼓、吉他全搬出來，和星月一起吟哦，她們尤愛打鼓，明快的節奏把青春敲響了，從前她們還組了小型的儀隊，儘管愛鬧愛唱，她們却最羨慕唱詩班的女孩。

「她們好有氣質呀！」常常田中鎮文興女中的唱詩班，會到院裏唱聖詩給她們聽，梁淑女老師形容她們的神情似乎都醉了，直嚷着要學習她們的氣質。一樣的年齡，一樣的青春，却是兩個世界的孩子！

彰化少年輔育院是全省唯一收容女生的輔育院，從十二歲到二十歲的孩子在這裏全過着軍事化的生活，六點吹起床號、升旗、早餐之後，八點十分上課，課程與一般國中一樣，女生班多了一班國小六年級，男生則有一班新生訓練，下午多半是自習或勞動課、技能訓練等，係木工、電工、板金、鉗工都是實用的課程，女生班的縫紉課則由一位黃老師免費指導。

最近女孩們學會了打中國結，常央着老師代買材料，「我要做個鑰匙環送給爸爸。」「我要做條腰帶送給媽媽。」七嘴八舌的喧鬧中，彷彿她的爸爸已經高揚着那個雙錢結得意地：「哈！我查某囡仔做的唷！」

和院中二百名男生一樣，女生也要勞動服務，搬磚頭、倒垃圾……，俏麗齊耳的短

髮下是一襲藍夾克、藍短褲、乾淨的米色襯衫還刻意燙出幾條直直的線，據說線條還是「地位」的象徵呢！活潑可愛地笑容就和平日在街上走的中學生一樣。

昨日那場暴風雨已經遁去，在彰化田中鎮郊的小山坡上，她們流着汗參與了蓋房舍，建操場的喜悅，在來去奔忙中，她們領略了胼手胝足的樂趣。

偶爾也會停下手邊的工作遙望山坡下那片綠野，遙想些什麼？是想奔向蒼天鳳凰木的那頭，還是……，短暫的沉思後手脚又靈活起來，渴了就派個代表上福利社買些冰棒回來。

少年輔育院裏常傳脫逃及暴動事件，女生班可是從不參與，「笨蛋，爲什麼要逃，一定會被捉回來，這裏雖然沒有自由，可是在如此安寧的環境中，就當是度假吧！日子好過多了。我們已經錯過一次，不能再錯了！」林愛卿一面踢着石子一面說。逃院的學生捉回來後多半要關禁閉，平日犯錯亦有些小小的懲罰。

小小寫作班

學心理輔導的張薰方老師，去年才踏出校門，懷着滿腹愛心及熱情，走入了女生班的生活，她比同學們大不了幾歲，在短短的一年裏，她和梁淑女老師相互配合，爲同學們築起「晨間箴言」、「以文會友」、「一首歌的廻響」等園地，讓同學們自由地書寫心聲，此地只限與家人通信，然而在這般花樣的歲月裏，誰沒有一些夢語、呢喃，尤其是她們。

從她們筆下，老師可以讀出更多深藏在她們世界裏的故事，在二樓小小圖書館裏，



整齊陳列着幾本不太豐富的藏書，並未削減她們的興致，黑板右上角還寫着，讓書香飄得更悠遠，使我們陶醉在書鄉的懷抱中。

書櫥後的一角是「心靈治療所」，一張毯子幾個墊子，每天都會有幾個人到這裏和老師席地而坐，天南地北讓話語帶着她們遨翔，夜已經很深了，二位值夜的老師忍着愛睡的眸子，聽她們細訴，年輕的孩子總是害怕寂寞。

後角掛着「牧羊女」信箱，是同學與老師溝通的另一種方式，老師鼓勵孩子們有話就說，如果不敢說就悄悄讓紙上的黑字告訴老師吧！除了怨言，惶恐，還有天使般地問候，「老師，感冒好了沒？」「老師，對不起，不該惹您生氣……」信末是個可愛的笑臉，多豐富的信箱啊！

張薰方老師為鼓勵同學們看書，還成立了寫作班，時常要她們寫讀書心得，或一些

感性的題材讓她們渲洩，「從字裏行間，讓我們更貼近。」

曾經迷失過的孩子眼中，這個世界似乎比同齡的人要深要遠，譬如她們對草、葉、樹木的禮讚就勝過耀眼的花朵，對於好奇、無知犯下的錯誤，她們擁有太多悔恨，林愛卿說：「我曾經也想當未婚媽媽，當時我以為愛他就可以為他做一切犧牲，並沒有考慮到後果的嚴重性。」

漸漸參加寫作班的女孩越來越多，有個學生說希望將來能像瓊瑤、玄小佛，張老師說像張曉風也不錯呀！這些同學不是自小就愛寫作的孩子，甚至還有人得過臺中市國小作文比賽第一名。

自從成立寫作班以後，女生班同學更加喜歡讀書，也勤於耕耘這片海濶天空的田地，從三毛的背影，到席慕容的七里香、林語堂的遠景、傻子伊凡，大陸去來…，圖書館書太少，她們會劃撥買書，或請家人寄來。

一篇篇十行紙上的字句，都是她們細心地雕琢的作品，翻開厚厚的册子，誰說她們將來不會是文壇上熟稔的名字呢？劉立雲在看過「靜屋心語」後，認為這本書最清新的地方是沒有編者序言，尤其我們生活在個嘈雜動亂的世界裏，我們的人生理想、生活規範、道德標準都受到很大的阻礙及衝擊，許多人在這種狂熱下迷失了。

黑暗日子已經過去，天空是如此蔚藍，吸膠、酒廊、男人，等等…離她們已經很遠很遠，寧靜中她們學會了忍耐、關愛，有個孩子藉着泰戈爾的詩說：「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而我已飛過。」

信念的傳達

轉上淑德樓，映入眼簾的是斗大「新生」兩個字，走出這堵鐵絲門，她們都是「再生人」。怯怯的陳秋香指着那片花彩的牆說：「這是我設計的唷！」甜蜜的家庭——一牆的粉藍、粉紅、粉綠，少女世界的綺麗讓沒有色彩的牆留住了春天。

寢室是六個人一間，鐵門外貼着「家人」的名字：

林寶琴：20歲，愛跳舞、唱歌、吃冰淇淋。

王曉卉：18歲，喜歡大笑、聊天，不喜歡吵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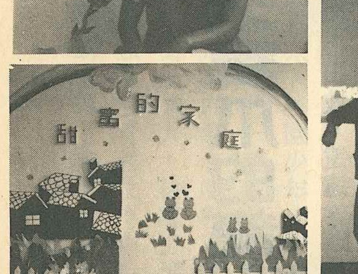
仔細點就畫上她們的室花及「商標」，像YSL代表着Young, Smile, Life，邊上也許是顆龍吐珠，或是一株小百合。下了課把收音機扭大了聲音，一起唱，看小說、聊天，……「除了自由，我們什麼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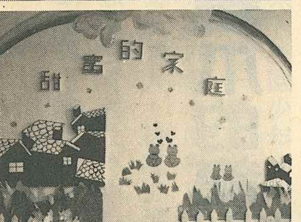
課業以外，老師們往往要花加倍心力照顧她們，目前僅有六位老師，晚上要留二位值夜，連過年都得上班，流動性非常大，主任導師梁淑女再三强調，帶領輔育院的孩子，專業知識還是其次，最要緊是專業精神。

政大哲學系畢業的她，是第一位到彰化少年輔育院的女老師，四年來，她有幾度想放棄這份工作，「可是我不忍心她們懵懂地進來再出去，尤其看到二度進院的同學，眞是心如絞痛，接到她們出院後來信報平安，就只得求蒼天保佑，佑護她們走向坦途。」

堅信人性的善良成爲梁淑女工作的熱誠，「可是有些情況却不是我們能控制。」譬如破碎的家庭、家長管教態度、朋友的誘惑……，陳文儀出院後寫封信說：「老師，出院一個月都在家裏，他們還來找我，我受不了寂寞，我又錯了一次，現在好後悔，想到您的話，我覺得自己完了……。」接到這樣









的信，該說什麼呢？「我只能將個人的信念傳達給她們。」

女生班受刑原因，以吸膠或打麻醉藥最多，占了三四．七%，其次是竊盜、僞造文書、妨害風化等，有位吸膠的女孩在院中好不容易戒掉，出院後受不了誘惑再犯，後來她央求梁老師幫她戒膠，然而過了二、三天她受不了又狂奔回家了。

輔育院表現優秀的學生，可由老師「提名」早些出院，然而害怕類似情況發生，老師總會做週全考慮。梁淑女則希望國內能儘快成立類似中途之家的機構，幫助曾經失去自由的人重新面對社會，讓他們在走出鐵絲網後，重新享受自由、健康的生活。

從狂喊嘶殺的惡夢醒來，她們需要更多的關愛及寬容，讓我們伸出友善的手，搭成一座長橋，讓她們走過！

之二

一條張牙舞爪的龍

一踏進桃園南部的小山坡，遠遠就瞧見桃園少年輔育院那堵白牆，撲鼻的花香薰得讓人懷疑闖進香水鋪裏，整齊的草坪花圃是四百名男生的功勞。

行政大樓後面是該院的工廠，一顆顆剃得青亮的光頭正用心工作，抿緊的唇使每個人看來都一樣，十六歲的阿文正在打毛衣，手腕上的那頭猛龍也順着肌肉，沉下浮起，「這是我二哥刺的，沒有地位不能亂刺哪！」

憑着這條猛龍，在中壢的賭場裏他也混出字號了，才小學畢業的他被捉後，倒是把暴戾殺氣摘掉，祥和打起毛線來，家境不好，阿文只想多賺點錢給媽媽，不過對這條青龍他還是引以為豪。

桃園少年輔育院收容新竹以北的失足青年，剛入院就依個人意願選擇升學或就業，自辦的汽車修護班、水電班及印刷班，每年還舉辦技能檢定，這樣同學們出去找工作容易些，同時和附近縣市建教合作，地毯、電機、毛衣都是他們的成品，每天還有工資可領，上萬的存款對他們不算什麼。

六十七年成立厚德補校供國中程度的學生就讀，七十年又增加了高工，如果想唸高中亦輔導他們在院外寄讀，音樂活動、電影欣賞、慶生會，春秋兩季的運動會，沖淡了單調，去年連續劇「不要說再見」演出時，電視機前更是擠滿人頭，最特別的是該院還組成了一支儀隊，讓喜好樂器的同學參加，每年競爭激烈，逢到遊行，多有出去亮相機會，徐原斌院長認為這樣可增加同學榮譽心

，據說有些同學出院後加入一些職業樂隊都有良好表現。

每年桃園少年輔育院的學生都會到石門水庫、慈湖等地郊遊，偶爾還去慰問殘障兒童教養院，及仁愛之家，「讓他們也曉得如何去關愛別人。」難道不怕他們脫逃嗎？「不會的，他們都很乖，表現優異的學生在春節、中秋節、端午節都會有三天假期，收假時多半會自動回來，極少數脫逃，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放心地帶學生去旅遊，也讓他們有機會看看牆外的世界啊！」徐厚斌院長這樣說。

和其他輔育院比起來，桃園少年輔育院「自由」多了，每天和學生們一起用餐、睡覺、生活的老師，也都是國內各有關科系畢業的年輕人，然而人事流動頗大，給院方帶來了不少困擾，目前加強生活管理及軍事教育外，學生資料、追踪調查算是非常完整。

翻開厚厚的相本，「男の命」、「浪子」、「老鷹」、「忍」、「恨」等爭相在胸前、手臂、大腿上展現，好奇、羨慕刺下的紋路留下一生的烙印，原子筆就是畫筆，難道他們眞如此愛戀着這些紋彩嗎？答案啊！請告訴我們答案。

負責分析個案的鄭美玉老師說：「三年前剛到這裏工作，眞差點嚇壞了，還好接觸久些，才覺得他們也有憨直善良的一面。」有些孩子還會問她如何去掉刺青，年幼無知的錯誤，可以忘却，再次開始，刺青却永遠忘不掉。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看到他們清澄的眼睛，我該說什麼呢？」纖細的鄭美玉是桃園少年輔育院的少數民族，在孩子們身上她感嘆命運捉弄人，社會的悲劇往往就在無心中造成。



記得很清楚，高一那年暑假，爸媽逼我唸書，不准看電視，不准聽音樂……，我快瘋了，我覺得師大附中沒什麼了不起，趁他們睡午覺我偷溜出來，在金華街閒逛，剛好看到一部全新野狼一二五，沒上鎖，忽然有股衝勁，就跳上車闖出巷口了，把人聲、車聲全拋在腦後，好愉快唷！我覺得自己是王，可以主宰宇宙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淡水，可是到了一條十字路口却被警察攔下來，就進來了，我媽哭腫了眼睛，唉！講完這段故事愁惆爬滿了于偉民俊秀的臉龐，扶扶眼鏡，他拿院中的幾位傑出學長做榜樣。

「錯一次不要緊，不能一錯再錯。」明年就要考大學了，他希望能唸社會學或傳播學，像翟平洋及政大研究所的仇金明一樣。將來將所學奉獻給與他同樣境遇的朋友。

桃園少年輔育院的升學率不錯，也有不少傑出院友，有時候假日還會到院裏給學弟們演講，告訴他們一些話，像翟平洋在文化界的表現，中國時報名攝影記者田克南，以及演藝界的林松義、田文仲等人。都給了這些曾經失足的孩子，一些勇氣一些鼓勵。

據桃園少年輔育院統計，學生犯罪以竊盜最多，占了五〇％，其次爲虞犯、傷害、恐嚇……等，其中不乏幫派份子，年輕人喜歡義氣，成羣結黨偷竊、打架、廝殺，即使進院能讓心境平和，然而再犯的情形也頗令人擔心，年輕孩子既使擋得了刀槍，却要如何抵擋罪惡的深淵啊！

這些學生們也和外面的孩子一樣，愛看電影、唱歌、讀小說，娃娃班的孩子愛畫畫，十二、三歲正是小學六年級吧！有時候還會和媽媽撒嬌的年齡，可是媽媽在那裏呢？

傍晚嘹亮的軍歌響起，一個個剛强的聲音自丹田吐出，震得夕陽趕快溜下山，又是一天，讓我們祈禱上蒼，賜給他們一個平和安靜的未來，畢竟他們只是不小心唱走一個音符，錯了，再來一遍。

往事
輕叩我眸的籬門
怎樣作答？
一顆顆眞珠的無語

曾文虹



河堤

雨弘 文
版面 陳菊美

本文作者雨弘先生刻在獄中服刑，河堤一文雖然不符本刊錄用標準，但是我們希望「河堤」能表達服刑人的心聲，特破例刊出。

毓珍與志峰在這寂寂寥寥的畫廊裏，仍然沒有相依相偎着；這是毓珍的習慣，她喜歡一個人看畫，儘管她不很善於解畫。而志峰是更不懂的，他只是因爲毓珍想來，便來了。

有一幅畫突然吸引住毓珍。那是一幅灰澀澀的水墨畫，粗糙的大地佔了半幅畫面，一條平靜得近乎沒有生命的河隄，一直延長到天邊，狹隘的天空裏沒有落日，沒有樹木，也沒有飛鳥，題目就叫「河隄」。毓珍覺得的確是够長的了，站在它面前，只感到時間的悠遠以及一種無邊無際的荒漠感。於是，一股寒意自她心底升起，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的雙足游移。

這個畫家將整個畫廊給冰凍起來了，毓珍覺得。現在她又站在一幅奇怪的畫前，畫面上由許多大大小小半透明的石塊堆砌成，雖然是半透明，却給人很重的壓迫感，好像——好像人的心中塞住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似的。

志峰走到她身邊，拉拉她的衣袖，皺皺眉頭，顯然他的耐心線已快崩裂了。毓珍笑了笑，和他並肩走了出來。

街上熱了起來，不過仍是種冷漠的熱。毓珍覺得有打破沉默的必要，於是她說：「志峰，怎麼樣？這些畫不錯吧？」

「唔，不錯，就是太抽象了點。」

毓珍嘴角微微一掀，心想：明明看不懂，偏說抽象，哼！一點「文化」都沒有。

志峰心中亦十分不悅：明明知道我不喜歡這些玩藝兒，偏要去看，哼！假風雅！

「抽象是抽象，色彩倒是很美的，要有錢我一定買一幅掛在房間裏。」毓珍嘴角仍掛着笑，一種過於習慣，過於機械的笑。

「唔，要是妳眞有錢了，會買那一幅呢？」志峰用不耐煩的溫柔聲調應着。

「嗯，就那一幅『河隄』吧！」

「河隄？唔，不錯！不錯！」志峰感受到威脅了，他轉變話題：「渴了吧！要不要喝點什麼？」

毓珍冷笑了一聲，說：「好哇！」

「那上那兒呀？」

「隨便嘛！」毓珍知道反正不要那種太貴的店就成了。

志峰如釋重負地笑了，輕輕攬住毓珍的腰說：「那就到前面那家吧！」

毓珍嫵媚地回笑着。志峰的手逐漸加重

力量。

兩條影子脫離人河，流進一口幽深的洞裏。

(二)

毓珍重重地推開門。

母親從角落仰起半亮的臉，冷冷問道：「現在幾點了？」

「反正比爸早。」

母親變了臉，但很快又揚眉笑道：「又跟那個外務員鬼混？」

毓珍噘着嘴沒有回答。

「有空也不知在家幫幫我，我這些貨要趕不出來了。」

「一個禮拜就這麼一天假，妳也好意思剝奪？」毓珍的臉更撲克牌了。

「喲！妳還有一天假，我呢？我這個老婆子有那天能閒着？還連句好話都沒落着呢？」母親的眼眶紅了起來。

毓珍也忽然不忍再說些什麼！畢竟母親是個可憐的女人，因爲她不知如何討人喜歡。

這時弟弟毓翔拖了雙大拖鞋，從房裏啪啪地走出來，目中無人地朝外走。

「站住！幹嘛？」

「肚子餓了，出去吃宵夜。」

「喲！眞好命！晚飯叫你多吃點，你偏不！有錢沒有？」母親嘮叨着。

毓翔不耐煩地點點頭，轉身便走。

毓珍笑了笑，趁機溜進房裏，她想洗澡睡覺了。

「一家人都像沒魂沒魄似的，回到家全是張死面孔！」母親兀自嘮叨着，一雙手仍不停地畫着娃娃頭，不知是老花眼，或是憤怒的緣故，每一個娃娃的臉都扭曲變形了，變得卽使沒有橫眉怒目，至少也都缺乏甜蜜可人的美。

母親的臉埋在燈的陰影裏，瞇着眼，撇着嘴，佝僂着背，熟練得近乎潦草地描着娃娃頭，她的頭髮灰白而蓬亂、身材臃腫，衣服舊而縐，使她乍看之下像個丐婦，其實她才四十出頭，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不過才剛凋而已，但她已經枯萎很久很久了。好像在生毓珍那時候吧！不！也許更早，就在她嫁過來不久，她便發現自己的丈夫陰鬱得可怕，整個生命的基調都缺乏熱力，於是，在那種强大冰山的壓抑下，二十九年，漫長的冷凍過程，母親便忘記女性的嫵媚了。她生活唯一的寄託只是忙碌，不斷地爲瑣事忙碌，同時因爲寂寞的緣故，她喜歡嘮叨、絮絮不休而且沒有意義，把她生命的靈性一點一點挖空了。

她的丈夫早年除了冰冷鬱結外，脾氣倒並不暴烈，也安份守己，不致於在外面亂來。近九年來却開始花心了，好像開始想通要享受生命樂趣似的，可惜却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他吝嗇，吝嗇得不願與被他摧殘掉性靈的妻子，共同回憶一下青春的滋味，於是丈夫愈發年輕，也把她比得愈顯老了。

房門輕響，父親斯文地走了進來，冷漠而不屑地看了妻子一眼，母親也擡起木然的臉，那眼眸因疲累而黯淡着。

父親淡淡地說：「還沒睡？」

「趕貨呢！這一大堆明早就要。你呢？今天回來得那麼晚？」母親壓抑着胸中的岩漿。

父親倒也賣乖：「今天開董事會，問題很多，討論到好晚，會議結束後又去——」

「嗯！」父親點點頭，一逕卸掉領帶，丟了鞋襪，走進浴室。

母親依舊埋首，內心却說：哼！應酬！那麼多應酬！全是鬼話！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幹啥去！最好你死在外面不要回來！我每天

做死做活的，你也沒說一句好聽的，一回來就像鬼影子似的晃兩下，好像多說兩句會死一樣，不知道前世欠你多少死人債……母親一面咒詛，一面起勁地工作着。

而夜更深邃了，母親那在燈的陰影裏的臉，也更幽暗了。

㈢

這天黃昏，毓珍提早返家，幫母親煮完飯，便爬到頂樓去透透氣。

毓翔也在那兒，這本是他的天堂。他坐在鴿舍房，手上拿了隻紅色的旗子，靜靜地凝望着天邊翺翔的鴿羣，看牠們忽上忽下優遊的美姿，他的眼中閃動着光芒。

毓珍沒有驚擾他，只在一旁悄悄地坐下。

毓翔從高二上開始迷戀鴿子，最初要養鴿子時，母親極力反對，父親則不置可否，倒是毓珍頗爲他力爭，理由不是她也認爲養鴿子好，只因爲她和毓翔相差八歲，這其間曾經夭折過一個弟弟，因此，她有種特別珍愛毓翔的感覺，其實母親亦喜歡小兒子，只是嫌吵，又嫌花錢，可是最後還是妥協了。

毓翔發現毓珍，回頭對她展露純稚的微笑。毓珍也笑了，快樂突然飛回了巢。

毓翔指着天邊的鴿羣說：「它們現在很聽我的話了。」

毓珍微笑點頭。

「它們現在可以飛得好遠而不迷失了呢？」他得意的眼睛好光燦。

毓珍雖不太懂它，却直覺地領受到這件很美好的事。

「哇！好美哦！」忽然，毓珍看到許久沒見到的夕陽，便興趣地奏起了驚奇的音符。

「今天太亮了點，有時候它像個紅通通的大圓球，逐漸往下降，正好降到那幢大樓，那個窗戶，窗戶便像一盞大紅燈，那才是美呢！」毓翔比手劃脚高興地說着。

毓珍相當驚訝，她記得毓翔是不太愛講話的，而今天……忽然，她又憶起多年前，她和弟弟曾經好到秤不離錘的地步呢？可是，長大就變了。是自己變吧！毓珍略覺不自在起來。

毓翔今天的心情好得離譜，竟哼起歌來。

毓珍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她讓自己舒服地坐着，什麼也不想。

夕陽逐漸落下，但沒有經過那個窗口——偏了點。天變成深青色，把四周灰灰白白的樓房襯得突顯出來，給予人一種龐大，壅塞的感覺，好像，好像……毓珍的臉沉了下來，因爲她覺得眼前的景象彷彿那幅畫中的石頭，一片堆砌而壓迫人的冰冷，使她陡然不寒而慄起來。

鴿子已陸續回籠，毓翔忙着照應它們，毓珍却發覺她的快樂又飛走了。

什麼時候，她也能爲快樂築一個窩巢呢？使她能任意收放，永不擔心遺失？

㈣

月底是毓珍的忙碌期，她忙着算報表，算得頭昏腦脹。

「喂！毓珍！」

「幹嘛！」

「幫個忙好嗎？」

「做什麼？!」

「我這份明細表妳幫我算好嗎？」

「什麼？」毓珍擡頭一看，原來是張小姐：「哎喲！妳沒瞧我一桌子的報表，妳要讓我下不了班啊！」

「啊！拜託啦！人家跟小陳約好了，不能不走，妳就幫幫忙嘛！」

「爲什麼不約晚上呢？」

「好嘛！那妳到底什麼時候才有空？」

「我也不知道，這樣好了，等我忙完了再撥電話給你，好不好？」

「好吧！那——過兩天見！」

「嗯！再見！」

放下電話，毓珍覺得很累，不知道爲什麼她的心情煩亂得很，一點都不想見到志峰，因此，她寧可撒謊。

志峰是她唸高中時的同學，當時不過泛泛。出社會後，毓珍過了很多年寂寞的日子，直到偶然與志峰相遇。於是她生命中第一朵不太亮麗的火花，終於燃起。她幾乎不敢有所挑剔，因爲，她的年齡、學識、職業，乃至外貌，使她不得不「安份守己」。儘管她對這份愛情的感覺很淡薄。

她曾經是個很敏感的女孩子，但不知道爲什麼，她身上的細胞却逐漸一點一點地麻木起來。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她不知道。

終於下班了，她沒有去搭公車，却漫無目的的夾在人羣中隨波逐流。

她落寞地數着一排排川流不息的霓虹燈。秋分已過，夜晚提早來臨，而這些霓虹燈是比夜更早的。爲什麼呢？連夜都要競爭。

她站在百貨公司的櫥窗前，痴痴地凝望着表情木然的模特兒，心想；現代人不但穿得和模特兒一樣的時髦漂亮，甚至連模特兒那種特殊的臉部化粧都學會了。

她走進百貨公司，迅速地從蜜絲佛陀小姐面前溜過，她怕，怕被拉去化粧。站在電梯上，領帶、項鍊、成衣、裝飾品……種種生活必需與不必需品，像一幅色彩艷麗的油象畫，從她眼際冉冉流轉而去，她覺得自己彷彿站在雲端，飄飄的，什麼都捕捉不住……什麼都缺乏實質的意義……這存在的一切眞的存在嗎？

兩個奔跑追逐的小孩差點撞到毓珍，她這才明白自己不知不覺地上了頂樓——兒童玩具部。機器開動的聲音，幾乎淹沒了兒童的喧嘩聲，然而，朗朗的笑聲，還是衝破了重重的噪音，直達毓珍的耳膜。三個小孩買了包爆玉米花，便在一旁近乎搶奪地吃了。使她憶起在高中時，幾個死黨經常湊錢買零食到校園的魚池畔，一面談天說地，一面妳爭我搶地吃着明明很多的東西，彷彿這樣吃起來才香甜似的。那時候多麼飛揚拔扈！那時候多麼天眞快樂！曾幾何時，所有的青春活力都被關在校園裏。

想到這裏，一隻不服氣的毛毛蟲，竟在她心中跳起舞來了。她也趨向前去，買了包玉米花，邊走邊吃起來。起先她還瞄着和她擦身而過的陌生人，企圖找尋一絲鄙視，然而，幾乎所有的眼睛都是同一模式的空漠，啊！這眞使她放心！於是，脆脆甜甜的玉米花，慢慢爆開了她身上的一些枷鎖，使她步履也輕快了起來。

(五)

母親和父親大吵了一架。

潑辣的母親像隻伸長脖子的火鷄，父親則像隻氣吁吁的大公牛，怒目而不吭聲。最後，母親開始丟廚房的器具、水杓、鍋鏟、鐵盤……漫天飛舞。

父親則逃下樓，招了部計程車離去。母親大哭大罵，宛如沒糖吃的嬰孩。

毓珍才進門，冷眼看完了戲，便回自己的房裏。放下皮包，她拿了半袋玉米花，走進弟弟的房間。

弟弟兩耳塞了棉花，趴在床上看小說，毓珍將玉米花頂在他額上，他才仰臉坐了起來。

「又怎麼了？」毓珍指指客廳。

毓翔兩手一攤；「據說爸爸買了顆鑽戒給那女的。」

「哼！這回媽的消息倒變靈通的。」

「還不是爸笨！他動了媽的存款簿。」

「哦！難怪！」

媽的哭聲漸漸弱下來，想來已發洩夠了。

「弟！」

「嗯！」

「假如以後阿姊嫁了個像爸這樣的人，那怎麼辦？」

毓珍驚訝地看着他。

「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我不贊成爸，但也不贊成媽。」毓翔解釋着。

「我也是，但，我不知道人要怎樣才能活得更好。」

「找一個眞正愛妳，而妳也眞正愛他的人。」

毓珍嘴唇動了動，不知說什麼好。

「志峰哥眞的愛妳嗎？」

「我不知道。」

「妳愛他嗎？」

「我也不知道。」

「那爲什麼要在一起呢？」

「哎！我更不知道。」

「阿姊——」毓翔忽然懇切了起來：「我希望妳能活得幸福快樂，千萬別再錯了，好嗎？」

毓珍握住毓翔的手，禁不住落下淚來。

(六)

毓珍和志峰賭氣地走着——一星期才見着面，應該是很甜蜜恩愛的，但他們却起了爭執。

最初是爲了看電影意見不合，結果也沒看成。後來，又爲了在公園裏毓珍拒絕志峰的吻，使得志峰非常不滿。

「妳心中一定另外有人，要不然最近爲什麼老在疏遠我？」志峰一直賴着這個問題不放。

「我說過沒有，爲什麼總是不信？」

「妳的表現讓我懷疑。」

「我心情煩嘛？」

「妳總是煩！別人的女朋友都顯得那麼溫柔，就妳的脾氣大！」

「算了！別人的男朋友都那麼體貼，就你從不問我爲什麼心煩！」

「誰說我沒問？」

「哼！我的意思是說要『了解』！」

「小聲點好不好?!人家都在看妳了！」

毓珍氣得將頭一甩，快步往前走。

志峰急忙追上，拉着她的手臂說：「珍！別這樣！難得見面，爲什麼要吵呢？」

「好！我們平心靜氣地談談。」毓珍閉眼重重地嘆了口氣說：「志峰，我覺得我們有太多的意見不合，這表示我們之間已亮起紅燈了。」

「妳不是想和我分手吧！可是我愛妳！我不能沒有妳！」

「別……志峰，我們應該好好檢討我們之間問題的癥結，彼此做個溝通，如果不能……」

「好了！我知道妳想說什麼！妳變了！妳變了！」

「志峰，別這樣激動，好不好？你就是這樣！總是不肯好好聽我說點心裏的話。」

「好嘛！算我不好，那妳說啊！」

「我……」毓珍望着他那張固執而稚氣的臉，忽然，軟弱地掉下淚來，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

志峰壯碩的手臂又環了起來，用手拭着她的淚：「不要哭！珍！今天都是我不好，我發誓下回一定溫柔，一定不再和妳吵！好嗎？」

毓珍默默地點頭，她想她還是有點愛他

的，最起碼，她沒有離去的勇氣。

或者愛與依賴是分不開的。

(七)

夜晚，毓珍作了一個惡夢。

夢中，她和志峰從電影院出來，散場的人潮似水，將他倆沖開來，一種陌生、惶恐的感覺侵擊着毓珍，志峰被人愈擠愈遠，他伸長手呼喚着她的名字，使她既困惑又痛苦，想要向他靠近，奈何千般努力，只有愈來愈遠，而志峰那不斷的，急促的呼喚，以及無邊無際，愈來愈多的人潮，如同魔魘般的壓迫着她，壓迫着……

終於，這種反覆持續的折磨，使她淚流滿面，掙扎地從夢中驚醒。

那時大約凌晨四、五點，毓珍撥一撥凌亂的頭髮，衣服也沒披着，便趴在寒涼的窗口，痴痴地凝望着深邃的夜空。

她不明白這份愛爲何給她這樣深的負荷，在她的印象中，談戀愛的人都是那樣甜蜜，那樣柔迷，但她無法使自己這樣，甚至用幻想欺騙自己的時候。她無法想像如果有一天套入母親那個模式時會怎樣？也無法不害怕志峰成爲第二個父親時會怎樣？倒不是說她譴責父親的背叛，而是她覺得他們活得似乎不太像個眞正的人。她那樣苛求着志峰，難道不是因爲他無法提昇自己嗎？愛如果沒有精神層面的提昇，那能算是眞愛嗎？

千思萬緒在她那宛如織布機的腦中穿梭，使她的眼眸也成爲夜的一部份——幽深晶瑩的兩顆寒星……

(八)

難得一個有夕陽的黃昏，毓珍又爬上頂樓，近來她上來的次數逐漸增加了。

夕陽已微弱得像張薄薄的剪紙，殘缺不全地張貼在冰冷的青天上。使毓珍感到很滿足，因爲如果不翹班，怕連這麼點孤淒的美都欣賞不到呢？

毓翔兩手環抱着腿，將頭頂在膝上，默默地望着翱翔的鴿子。毓珍模仿他的姿勢在一旁坐下。

時光緩緩流逝，兩人却很有默契地用沉靜雕塑自己。

好一會兒，毓珍偏着頭問：「爲什麼？爲什麼那麼喜歡鴿子？」

「因爲我喜歡飛翔——無拘無束，海濶天空地飛。」

「但是，你的鴿子並不能眞正海濶天空地飛呀！」

「最起碼比我好！」毓翔憤憤地說。

毓珍默然。

「也許有一天可以，我會將牠們全部放掉。」

「那樣它們能生存嗎？」

「不知道，但，我寧願牠們在暴風雨中死去！」毓翔把嘴嘟得好高。

毓珍嘆了口氣。從前同學們都說她早熟，看來弟弟比她更早熟，這是喜還是憂呢？

「你已經高三了，弟，如果你想飛，就得好好努力。」

「嗯！妳知道嗎？姊，我在想——」

「想什麼？」

「塡志願的時候，我要放棄所有在北部的學校。」

「你瘋了?!」

「沒瘋！因爲，這樣我才能飛。」

「不，你在逃避！」毓珍冷冷地說。

「也許！不過，只有這樣，才能眞正隨心所欲地伸展抱負。」毓翔用堅定地目光凝視毓珍。

「如果你錯了呢？」

「我會回來。」

「阿弟，爸媽都需要你。」

「妳知道我們的情形啊！還問！」

「唉！好吧！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謝謝！謝謝！」

張小姐高高興興地從側門溜了出去，毓珍搖搖頭，將她的公事往桌上一扔。

對桌的許小姐湊過頭來說：「毓珍啊！妳也眞是好脾氣，三番兩次幫她的忙，不怕她把妳吃死了？」

「唉！沒辦法嘛！我心軟，每次我都說『下不爲例』，可是，每次我還是禁不起她的要求。」

「這樣不行啊！俗語說：『軟土深掘』，人家利用妳，心中可沒一點感激的！妳要再這樣好說話，以後人家一有事就會往妳頭上堆哦！」

「哦！是啊！是啊！」

毓珍瞎應着，一心却在工作上，做着做着，碰到了個問題，便匆匆跑去問林主任，主任拉拉扯扯講了一大堆，毓珍拚命點頭，終於弄清楚回來，在路上偏又遇上了她一向看不順眼的劉小姐。

她妖裏妖氣地說：「喲！毓珍啊！妳這件襯衫不錯咧！」

「謝謝！」

劉小姐伸手拉了拉衣袖又說：「新的啊！」

「沒有，穿過好幾次了。」

「我怎麼沒見過呢？那兒買的？」

「我忘了！」

「哦！多少錢呢？」

「好像三百五吧！」

「喲！太貴了啦！我看這種貨色差不多兩百五就可以買得到咧！」

毓珍不耐煩地點點頭。

「哎呀！妳怎麼要配這件裙子呢？太暗了啦！要是配條白裙子一定很出色。」

「是呀！可是白裙子容易髒嘛！我有一大堆報表要做，待會兒再聊好嗎？」

「唔，好！好！妳就忙妳的去！」

毓珍眼睛往上一翻，重重吁了口氣。

時間一分一秒地向西落，大約離下班還有一個鐘頭時，原來沉悶的氣氛便忽然熱活了起來。有的男同事開始整理桌面上的文件；有的甚至翹起二郎腿，端杯茶在那邊聊將起來。小妹從外面買了些零嘴，幾個太太小姐，有的丟下手中的毛線團，有的放下雜誌，有將公事夾一合的，都圍了起來，一面嗑着、一面聊天，不時還會爆出幾句怪異的笑聲。毓珍埋首工作着，對許小姐的招呼，只作禮貌的拒絕，她知道那個國度，卽使有空，她也懶得擠進去。

「喂！毓珍！毓珍！」

「幹嘛！我不想吃嘛！」

「不是啦！是妳的電話啦！」

「唉！煩死人！謝啦！」

毓珍接過電話：「喂！」

「喂！毓珍！」

「就知道是你！人家忙死了！還來煩我！」

「拜託！我已經三天沒見着妳了，妳怎麼對我這麼兇嘛?!難道一點都不想我？」

「不是啦！一到月底我就忙得不可開交，連帶的心情也不好。」

「嗯！結果我就成了妳的出氣筒？」

「好嘛！算我錯。找我有什麼事？」

「想聽妳的聲音嘛！晚上看場電影，如何？」

「哎！過兩天好不好？我今天公事做不完，想帶回家做。」

「做不完明天做嘛！」

「哎呀！不行啦！明天有明天的事，何況我這個是有時間性的，根本不能拖。」

毓翔沉默了好一會兒，才擡起紅紅的眼：「他們已經在我頭上套了太多的枷鎖，連妳也要再加一副嗎？」

毓珍激動地緊緊抱住弟弟的頭，淚水在眼中打轉。

「隨你吧！」她緩緩鬆開手，輕輕撫摸他的臉：「只要你快樂，我會替你保守這個秘密，嗯！」

「謝謝妳！」毓翔湧出個澀的微笑，依舊垂下他的頭。

毓珍的心感到好痛好痛，彷彿被人重重地捶擊了一下，但眞好，她的痲木甦醒了。

飛翔？枷鎖？逃避？

也許，眞正在逃避的是她自己。是的！正是她自己！她不敢面對眞實的人生，不敢承擔一些責任，更沒有勇氣開創未來，她幻想，不！不！她在妄想逃避風雨就是種幸福，哦！她拉着志峰不放，不過是想逃避這個家，和弟弟一樣。可是弟弟是想做一番理想的開拓，而自己呢？

毓珍羞愧地坐着，火焰從她的雙頰向體內燃燒了起來。

(九)

和志峰約好了見面，時間到了，毓珍却躊躇着不想出門，她翻遍了衣櫥，找不到一件想穿的衣服。

最後她挑了件白上衣配深藍色的長裙，清純得像高中女學生。而她的心情却欣悅得被提昇至一種近乎聖潔的境地。

臨出門，弟弟從書房探出半個頭說：「嘿！要早點回來！妳不是說好了！要我教妳怎麼放鴿子嗎？」

毓珍甜甜一笑，點點頭，跑下樓去。

明知道要遲到了，她沒搭公車，也沒叫計程車，只是悠閒地在人羣中漫步。

人是川流不息的過客，幾乎每個過客的臉上都刻滿了風霜。

愉快，幸福的光采，在奔忙中不容易顯現出來的。

那麼，爲什麼不暫時停下脚步呢？停下來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毓珍猛然站住，她想：或許我該告訴志峰說，因爲你不懂快樂、幸福，所以，我們根本合不來！這就是我們之間問題的癥結。不！不！也許我什麼也不用說。

她隨意逛了幾條街，便開始往回走，並在拐角的地方，買了包熱呼呼的玉米花，緊緊摟在懷中。

一幢幢矗立的大樓，在太陽照耀下變得透明起來，好像凝重度也被光稀釋了不少。

毓珍瞇着眼，微笑地回到家中。

「嗨！阿姊，妳怎麼回來了呢？志峰哥打了好幾通電話找不到唎！」

「不理他！下次再打來，你就說我失蹤了，哪！我帶回了這個！」毓珍高舉着玉米花，還誇張地揚了兩下。

「哇！還溫溫的。」

「嗯！等一下，我們來猜拳，猜贏的才能吃一口，好不好？」毓珍突發奇想。

「好哇！不過，這豈不是成了鴿子啄食？」

兩人噗嗤一笑，開始猜拳，並且由慢鏡頭逐漸加速成快動作，最後笑鬧成一片。

正在午睡的母親從夢中驚醒惡狠狠地跳了出來，正待要罵，却忽然被眼前的景象怔住。

大笑中的毓珍忘了一切。竟抓了把玉米花朝母親的嘴中塞去。母親一笑，噴了滿地的玉米花。

三人不約而同笑了起來。

笑聲像洪水暴發似的湧上河隄，瀰漫着、瀰漫着久成砂礫的家……

凍

陳克華

凍土地帶我試圖穿越，去到溫暖的、夢的領域
沿着石磯的小徑和死去的森林
我率領一行蜿蜒的隊伍，沉默如蠟像的僧侶們
因爲遲遲不肯丟棄背負的記憶
而使得磯石展延向天際
當昏濛的曙色顯出起伏的稜線
我主持着冗長的沉思儀式
以咽啞的、古老的語言祈禱，此時
無數史前的爬蟲也都傾聽
衆神噤聲，畏懼我的質問——
我宣佈：這將是最後的一次黎明了。
我將權杖投向晨曦，感覺到熟悉的孤獨
啊，曾經我也如此，如此猛烈而絕望地……
直到兩隻山羊姦殺一位童男結束
我脫下祭司的華袍，以智慧的泉水洗手淨足
也披上獸皮
分飲着彼此的血
和絕望，
和若有若無的
若無的
愛

圖 • 陳菊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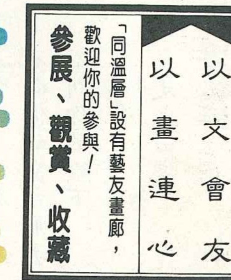
流螢曲

林宜宏

夜幕垂得很低很低
捕到那點流螢
田野裏　遂有願望昇起

放掉那點流螢
夜幕垂得更低了
你家庭院外，我靜靜地
望着　那點螢光　明滅
飛過　薔薇花畔　飄忽地
消失在綠蔭深處
我靜靜凝眸
爲什麼　那點螢光
不向你的窗口飛去
不到你的燈下
我走上田埂
螢火在天際
許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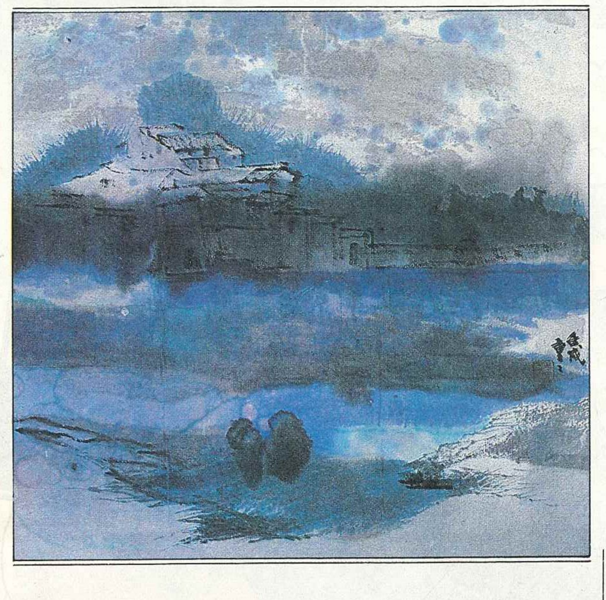
蘇莉莉■攝影



重重風貌

重重的畫，使人在欣賞時，覺得它的作品有充份的生命力在躍動、有濃醇的感情在撩人眉宇、一洗畫工之俗。

——藝評家于還素



李重重的繪畫風格，不僅使傳統水墨的韻味和中國女性的細柔有現代的面貌，而且使她成為一個「有根」的藝術工作者，而免於做一個虛無的「無根的一代」。如果中國人所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話，可以用來說明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那麼、李重重的作品正好是這過程中一個動人的紀錄。」

——尉天聰教授

捏麵人

文／雨弦
圖／范傳硯

信手一捏
捏一個童年的我
捏一景家鄉的山水
再捏一朵古典的悠然

捏一隻鳥
飛回歷史的天空
捏一匹馬
奔回故鄉的馬廄
再捏一個關雲長　一把偃月刀
一位孔夫子　一部春秋

這是五彩繽紛的世界
捏一個成年的我
捏一景都市的山水
再捏一朵現代的茫然

蘇莉莉■攝影



啞囚

文／羅英
圖／林順雄

警車和救護車幾乎是同時開到。

他的雙手再次被囚銬鎖住之後，他一直都靜靜的，連一句答辯的話都沒有。而且永遠不會再開口說話。聽說是監獄中最順從的一名啞囚。

天快要亮的時候，監獄的四週更為黑暗，只有散佈在空地的照明燈發散着淒冷的亮光。林大松感到自己的眼睛就像貓眼似的望着這一切，心中却焦急地等待着天明快些到來。

昨天晚上，當他在小記事簿子上劃掉這該是囚禁生涯中的最後一個日子之後，心中激動不已，整晚都睡不安穩，夢又特別多，時而會從夢裏驚醒過來。

朦朧中，他夢到自己躺在一副棺材上面，嚎啕的哭聲從四週此起彼落地洶湧着，原來是他的母親死了，因此他哭得比別人更加傷心，直到他從夢中醒過來。

醒來之後，他却無法記起母親的容顏，遂趕緊拿出母親的照片來看，他痴呆地瞪着

那變色的舊照片，好像那是他不太認識的人似的。

入獄的那一天，當他告別了家人，轉身才走幾步，門便在他的背後關上了。原本輕輕啜泣的母親，忽然大聲慟哭起來，就在她哭得幾乎要昏死過去的時候，獄裏的人又將他像隻狗似的帶到她的跟前。

他一面叫喚着「阿母，阿母，你不能死。」一面在她幾將衰竭的心口上搓揉着。

「活轉來了，活轉來了。」

「生死有命，命不該絕。」

「感謝菩薩保佑。」

聽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聲音，他却什麼話也沒有說。

第二天他被帶到辦公室。表情嚴肅的管理組長，見他一臉惶恐的表情，便說：

「不要怕，叫你來是要你親自寫一封信。」

「信？寫給誰？」

「給你母親，或是家裏的任何人轉告也可以。」

「寫什麼？」

「就寫你在這裏很好，儘量寫你很好，讓他們放心，要你母親不要來看你。」見他十分驚訝，又補上一句：「卽使她來了，我們也不讓你們見面的。」

「爲什麼？」

「昨天她在這裏差一點死掉，顯然是心臟有毛病，有這種病一旦死在這裏，對你和我們都不大好。」

現在漆黑的天空開始逐漸轉成暗灰，不多久便是一片暗暗的紫色，再而是純藍帶點金黃。終於，逐漸地亮起來。一些他說不出名字的鳥開始在遼濶的天際飛來飛去，一邊飛、一邊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

他結婚的那晚，夜好快就過去了，好像與現在同樣的鳥叫聲在四週圍響起來的時候，桂枝就醒了，她慌慌張張地抓了條單被，蓋住她那十分白淨渾圓的身體。

桂枝是一個很害羞的女人，平常要等大松不在房裏的時候才敢換衣服。

「何必一定要我出去呢？我閉上眼睛不行？」

「不行，你會偷看。」

「就讓我偷看一下也不行嗎？」

「快出去，在門口等兩分鐘就好。」她往往邊說邊將他往房門外推。

有一次他回來聽到浴室裏嘩啦啦的水聲，心想一定是桂枝在洗澡，便不聲不響地搬了張椅子放在浴室門口，站上去從門上端一個磚那麼大的氣窗去看她。

那件事使她氣得一句話也不說，第二天還整天都關在房裏不肯出來。那時天都已經黑了，蚊子嗡嗡地在昏暗的燈光下叫個不停，他娘來問他們爲什麼沒去吃飯的時候，他只得推說她病了。

「哼，還好意思騙人。」桂枝把嘴一噘，躺下便睡。

「求求你起來吃飯吧，會餓死的。」

「餓死才好。」她說完就睡了，整整地絕食了一天。

林大松入獄的那天，哥哥嫂嫂、阿母、堂兄都來了，唯獨見不到桂枝，他滿臉疑惑不解地張望着，不待他發問，他阿母便說：

「桂枝回去了，昨日伊阿爸來接她回去，說是怕她傷心過度，說不定在娘家住一陣再說。」

「啊，那也好。」他那時眞像個漏氣的球，不再說任何的話。

在他服刑的二年中，她都住在她娘家，來獄裏探望他大概不超過三次，來了也不多

說話，兩人就那麼默默地望着，有時她低下頭來，把個手絹疊來疊去的。

天亮已經許久了。大松側耳一聽，四週好靜，麻雀不知於何時起已經停止了吵鬧。靜寂中，好似有脚步聲自遠而近在走道上響起。

「林大松，恭喜你，可以出獄啦。」

「現在嗎？」他好像一下子振作了起來。

「要不要等你家裏的人來接你？這個表先塡一下，這裏是你的衣物。」

「家裏的人還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回去。」他從那人手裏把表格接過來大致溜了一眼，當他看到「搶劫脚踏車一輛」那幾個字時，心裏頭忽然一驚，好像那是遙遠得如同前世的事情似的。

那一天工廠下班的鈴聲響了以後，工頭又集合了全部的人訓話，說的盡是關於最近產品幾番遭到退貨，老闆嚷着要裁員。大夥一言不發，光聽他在講，大松偷偷望了下手錶，已經比平時遲了半點鐘了，剛巧今天和桂枝約好去看電影，她一定在那裏四下張望等得急死了。因此他一顆心也七上八下地望着工頭那張激動的油臉。那時誰也不敢說出想早點離開的話，除非他想第一個被裁掉。

「好了，明天起請諸位照我規定的原則去做，試試看效果怎麼樣。那麼，諸位明天見。」

「明天見。」大家說完，人已經蜂湧向門口。

大松跑到門口猶豫了一下，不知該用跑步還是等巴士，一陣深秋的涼風直向空曠的大門口襲來，天空已經很是灰黯。他看到一個平日不太交往的同事推了脚踏車從車棚那邊過來。

「喂，你的車借一下好嗎？」大松還不經考慮便開口問。

「那怎行，我也得趕緊回去。」

「借一下嘛，為了趕時間。」說着便伸出手扶住車的把手，「我們一起坐到電影院的門口就還你。」

「這種車哪能坐兩個大男人？」

「那就借我，明天一定還你。」說着就用力將車子奪過來，立卽騎着便跑。

大松還騎不到電影院的時候，就被一部警車攔住了，那晚上他就被關在派出所。他滿臉怒氣地對着那些警員謾罵，起先別人都不理他，到後來見他吵得太凶，才對他說：「你罵完了沒？再罵的話馬上就送你到監牢裏去。」

「幹你娘。」

「除了這句話，你還會什麼？」

「我還會揍人，幹你娘。」說着就將戴了手銬的雙手舉起來朝那警員的頭上敲下去。

大松走出監獄，早晨清新的空氣立卽將他包圍，他把手提袋擱在地上，將夾克的拉鍊拉好，太陽正從對面的山坳裏升起來。

他心裏茫茫然的，自己也覺得奇怪的是，自從入獄以後，時時都盼望着出去，一旦現在正式出獄，反不覺得十分的高興。

「請問到哪裏？」計程車司機將碼錶按下。

「先向前開，待會兒再告訴你。」

車子立卽在公路上奔馳起來，兩旁盡是些油綠綠的稻田和草坪。偶然有一兩處被挖掘的山坡地，在太陽下露出了它那紅棕色的傷口。早晨的風比較大，長得比較長的草被吹動着眞好似人的頭髮。

「那麼，到蘆洲鄉好了。」大松將窗玻璃搖下來，想了一下又改變說，「要不就到板橋。」

「到底上哪兒呢，先生？」

大松的家人都住在蘆洲，但是桂枝現在却住在板橋她娘家。由於事先都沒有寫信告訴他們出獄的日期，究竟要先回到哪裏是他心中一直猶豫不能決定的事。

在蘆洲一處很荒僻的地方，他們全家住了一幢廢棄的祠堂。磚砌的外壁，雖已非常舊了，看來還很堅固。祇是裏面的隔間是後來大哥結婚那年用三夾板匆匆隔成的小間，多年來也沒有油漆過，看起來簡單又破舊。

桂枝嫁過來以前，他從來不覺得那房子有什麼不對，結婚以後，與妻親熱時，兩人都怕母親他們聽到，他雖然已經十分的小心，妻還是常常藉故拒絕他的愛撫。

有一次，村裏連續兩晚演歌仔戲。全家都早早吃過飯去看戲。大松替母親和哥嫂在前排找了位置坐定之後，他便和桂枝兩個遠遠地坐在後面沒有人的樹底下，也不知是在看人還是在看戲。一陣風吹來，他覺得她的頭髮好香，還揉和着淡淡的青草的氣味，便將她摟向自己懷裏來。

「我們回去吧。」他對着她的耳朵很小聲地說。

她雖沒有回答，但是他感覺到她並沒有反對的意思，便立即拉她起來向家裏走去。

一到家他們也不敢開燈，摸黑來到房裏立刻將衣服脫了，桂枝溫順地讓他抱住，她那從未有過的熱烈的激情，是他日後一想起就會覺得全身一下子熱烘烘的。

「大松吾兒：你在獄中已快滿兩年，想必就快要出獄了吧？我身體還算健康。日昨你兄嫂替我添第二孫兒，全家甚是歡喜。桂

枝一直住在娘家未曾回來過，幸聞你月底將獲出獄，屆時可望接她一道回家團聚。母字。」

前天接到的家信，一個字一個字呈現在大松的眼前，由大哥代筆的潦草的字跡，像頑童似的在他心中手舞足蹈起來。

「不去蘆洲了。」他忽然對司機說。

「那麼到板橋囉？」

「過了板橋的火車站就向左轉。」

天空忽然有些陰暗起來，風也平息了。

「他媽的，一大早就像要下雨了似的。」司機向車窗外吐了一口痰。

「不是好久不下雨了嗎？」

大松他們種田人，一向仰賴適量的雨水過活。每逢適時的降雨，他娘必念念有詞地，「感謝菩薩，南無阿彌陀佛」，向天公感謝不已。

桂枝嫁過來那年，適逢乾旱。半年之間，一滴雨也不曾下過。眼望着秧苗都快要殃掉了，新耕過的地又不敢播種，一家人時時都懷着祈禱的心情朝天空望着。

天空依然是晴朗得很，散佈着一些些輕飄的雲絮。

「要不要到河裏捉魚去？」那天下午眼望着雨還是落不下來，他阿兄向他說。

「這麼乾，哪還會有魚？」

「魚還是有的，阿雄他們捉回來兩條果呆。」

「去試試看也好，我去同桂枝說一聲。」

「說什麼？還像個娃兒似的。」

也不管阿兄在後面笑，大松已經跑進屋裏面。

「桂枝，你這是幹什麼呀，一個人躲在這裏哭個什麼勁？」

「別人都說我歹命，說我是大掃帚。來

了你們家，天公就不下雨了。」

「什麼話嘛，那又不是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可是一有什麼不是就都按到我的頭上來。」說着，就更加傷心地大哭起來。不久大松就背着他娘到工廠去做事，全家都氣得好多天不與他說話。

「板橋火車站早已經過啦，再怎麼走？」車子忽然在兩條叉路前面慢下來，司機問他。

「走右邊的那條，再過一道橋就到了。」

「彎遠的嘛。」車子一下子開快起來。不久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呈現在前面。河水又瘦又淺，不時露出一小塊一小塊的沙洲來。

「連鴨子都不見了。」大松忽然自言自語起來。

「你說什麼？」

「以前有好多鴨子在河裏游來游去，都是我太太他們家裏養的。」

「還在睡覺嘛。」

「還在睡覺？哈哈！」大松第一次笑出聲來，心想那司機不知說的是桂枝還是說鴨子還在睡覺，「你好風趣，哈哈，」於是他笑得眼淚差點流出來。司機偸偸從鏡子裏看了他一眼。

大松下車後有條黃色的土狗圍着他叫。

「來福，來福，」好像是狗的主人走過來制止。

「請問王富先生是住在這裏的嗎？」大松覺得那人好陌生，大概是新搬來不久的。

「是住這裏，王先生過世啦，他的女兒桂枝在。」

那幢紅磚的房子，依然像以前一樣靜靜地站在一棵老榕樹的底下。門口亂亂地堆放

着木材，平常散亂在這兒的裝飼料的罐子都不見了。

「他們家的雞鴨都不見啦？」大松問。

「都賣掉了，桂枝嫌牠們煩。」

「她還未起身嗎？還是出去了？」

「當然還在睡。」然後他極曖昧地笑笑。「你最好中午再來，她不到中午是不會起床的。」

「生病了嗎？」

「你想到哪兒去了？」說着又仔細地端詳了他一眼，「有相好的在屋裏一齊窩着呢，你不是她熟朋友吧？」

大松很生氣地瞟了他一眼。逕自去敲門，再怎麼用力敲也敲不開。忽然想起，何不從後門進去。

後門沒有上鎖，一進去便是廚房。

雖然是廚房，看起來也好像是許久都沒有人使用了似的。忽然他聽到桂枝說話和笑的聲音。

「呵，你這人眞壞。」然後又是笑。

「不壞你怎麼會喜歡？」那男人的聲音聽起來很陌生。緊跟着又是桂枝一陣輕浮的笑聲。

大松覺得全身的血都因憤怒而沸騰起來。

要不是親耳聽見，說什麼他也無法相信桂枝竟會變成這樣。於是連絲毫的考慮都沒有，他抓起架子上的菜刀，衝向前一脚就將房間的門踢倒了。

床上那兩個人，驚慌地慘叫了兩聲便寂然無聲了。

警車和救護車幾乎是同時開到。

他的雙手再次被囚銬鎖住之後，他一直都靜靜的，連一句答辯的話都沒有。而且永遠都不曾再開口說話。聽說是監獄中最順從的一名啞囚。



牽手

李展平文
陳菊美圖

陽光溫煦的照過來，照在小街上。

噢！別小看那晨曦，極端細密又極端遙遠，它把小街都照亮了……匆匆忙忙的趕到車站，迎面，一對老夫妻蹣跚的走來；老伯牽着視力不佳的老伴，小心翼翼的坐在椅子上。老伯脫下斗笠，頭髮孤禿，幾根雪色的髮邋在風中，好似隨時會被秋風吹走；人間的苦難，歲月的流逝，表現得最苛毒、無情了；他一面拭汗，一面解開褪色的淺藍布巾，低柔的說：牽手，來呷楊桃好嗎？

伊老伴說：好好，我眞嘴乾。

老伯沒有洗楊桃，他只是用枯瘦的手指，來回的擦着青澀的楊桃，而那帶着斑點的手指，雖老化了，卻也溫柔敦厚，因他已一瓣瓣的撕開「來，這三片你先吃……」

伊老伴微笑的接過，一口一口的品嚐，

也許牙齒不管用了，她只有慢吞吞的吃，也許她在品嚐先生的愛情和體貼，偶爾老婦人因澀酸，忍不住把眉頭皺緊，但她絕未吐出來，她只是慢慢的嚼，然後把殘渣吐在手掌上；老婦人嗆到了，他趕緊輕拍她的背脊，直到呼吸暢快，如此反覆的動作，把老夫妻淡而雋永的溫愛，表現得最細膩了……。

反觀時下男女，自己談情說愛，完全掌握開放心靈的基調，卻又動輒離異，反目相見，令我們不得不推崇傳統婚姻的神聖性了。

有些社會機關已漸漸闡揚老夫妻的感情層面，他們經歷了四、五十年的婚姻生活，尚能手牽手，共度人生的憂苦與美麗，在倫理秩序及親子間夫妻間瀕臨絕望之際，有其難能可貴的一面，他表現了愛情崇高的境界啊！

看着兩老相互體恤，雙雙等在午後的車站，也許這便是愛情的眞諦了。

秘密日記

文■履彊
圖■林福財



天空，藍得太乾淨，陽光還很薄的早晨，却已叫人感受着仲夏的熱了。

開新車畢竟是一件愉悅的事，維揚看了看錶，距離會報的時間還有一段，何必把亮潔的車子推入灰撲撲的上班空氣裏，他掉了車頭，覺得十分得意，輕觸一下喇叭，鬆開油門，讓車子輕巧地滑入巷道，艾梅一定覺得奇怪，就給她一個驚喜吧，好久沒有帶她出去了。

他故意不用鑰匙開門，用力揿了門鈴，像個頑童，臉上忍不住捉狹的笑，門開時，他霍地站出身子，艾梅驚叫一聲，沒有預期的快樂，看是他，原本上了底還沒打上胭紅胭脂的臉沉了下來，鬱鬱的看人一眼，冷冷問：幹什麼？神經病！

「沒有，」他回答，「忘了帶一份報表，對不起！」

他在書房折了一圈，隨便抽出個牛皮紙袋，她還端坐在粧鏡前描眼影，孩子歪歪的趴在地板上，正用一條紫蘿蘭口紅胡亂畫着，他彎腰在他小屁股上拍了拍，「乖，別再跟老師搗蛋呵。」孩子嘟着嘴，不理他，口紅都畫爛了。他看到她匆匆瞄人的眼神，他鬆鬆的丟下一句，「走了！」便下了樓。

在濱海公路竟恍惚的開到90，也許是昨晚的酒精還潛伏着正在發散，維揚趕緊換檔，整條路似乎有些怪異，車子不該那麼少，甚至有荒涼的冷；他拐回市區時，鬆了口氣，聞着燥燥的煙氣，心安多了。

一隻黑白相綴的貓，倏然從紅磚道上溜

奔過來，貓和車都猶豫了一下，飽滿有力的輪胎在地面上劃擦一條不顯明的印子，血是紅豔的，維揚下車，整隻貓糊糊地攤在前輪後端，他無力地敲敲引擎蓋，沒有人出面指認貓的身份，倒招得後面車子揿喇叭抗議。

金莉文擡頭睨他一眼，站起來，維揚走到門邊，仔細而溫柔地看了看她，「開會資料？謝謝！妳進來一下，小文。」前半句是講給座位上的職員聽的。

他脫了西裝，拉鬆領帶，門口的人影還在遲疑，終於還是進來，門半掩着。

「我開冷氣，把門帶上吧！」

金莉文眼裏閃着戒備的神色，吸了口氣，勇敢地聽他的話，在他面前挺挺的站着。維揚唇邊漾起笑意，「幹什麼啊，小文。」

「沒有哇。」在他辦公室內，她不必喊他「副總」，也不習慣叫他名字。「開會時間提前了，老總他們都來了。」金莉文認眞的說。

「啊！」他跳起來，抓起她給他的卷宗，她臉上有揶揄的笑。「喂，幫幫忙。」他指的是領帶。

她走近兩步，故意用力地拉緊領帶，「別調皮。」他拍拍她的肩，聞着她的髮香，禁不住擁了擁她，「小文，還好吧？」她推開他，一臉的怒和生氣。

「下班等我一塊去吃午飯。」維揚理了理額上的髮，金莉文轉身走出去，肩背上的長髮一顫一顫地，他看着看着，嘆了口氣。

熱啊。總經理說。

市場的訊息很鮮活，但是我們不能大意。

股票漲停板，十分熱絡。

關於南部的新廠，董事會已經通過。

也不知道日子怎麼過的，股票股票，開會開會，還有不可少的黃色笑話。

晚上，咱們該去慶祝一下，維揚兄眞不愧是才子，整個計劃眞是天衣無縫，叫董事們看傻了眼，全票，嗯，全票OK！總經理瞇着眼笑着。

老套了。

他想。

有時眞懷疑他們拿他當白痴，所謂「副總」不過是企劃部的掌門，除了資料、計劃，他那裏有什麼實權。

天才啊維揚兄。總經理又說。

這一次本是滿懷希望的，那知道案子通過了，他李維揚三個字也從名單上剔除了，派去的人都是平時混吃等死，逢迎拍馬的傢伙。

總經理傳達了上頭的意思；公司不能沒有你。

幹伊娘！

維揚竟脫口而出，好在聲音不大，他們正在大談某女歌星的胸圍問題。

天才和白痴只是一線之隔吧。

上次也是的，董事長親口說的，誰的企劃案過關誰就去開疆闢土。縱使是小小的廠長，他也甘願的，他滿懷信心地告訴艾梅，並要她準備搬家。他實在不願再屈蹲在高冷的辦公大樓裏，他看不慣他們相互傾軋，急名好利的幹來幹去。結果，他勝利了也失敗了，勝利的是他因之升了職，辦公室大了，失敗的是他終於不敢提出抗議，白白的讓別人拿自己辛苦擘畫的東西去按圖索驥。幹伊娘！

失敗了，只是口頭禪的罵了句髒話，心頭就涼了半截，他驚訝自己的麻木，金莉文似乎早就料定了，她推門進來，自從那件事以後，她絕少這麼主動走入他的辦公室。他想；她該會說幾句安慰的話。

維揚長吁口氣，點了支菸，踢掉鞋子，

把脚蹺到桌子上，恣意地半躺在高巨的座椅上，看她不講話，他也不開口，只疲憊懶散地看她，有些矇矓，有些醉意，他就是喜愛她微低着頭，輕咬嘴唇的模樣，他從初中時代就極愛看留着長髮的女孩，金莉文的長髮有種廣告明星的亮柔，披瀉在肩背上，他更喜歡她柔滑的背，她的髮是黑色的靜靜的瀑布，她的背是暖暖的河，她在他面前，總如此容易挑起他戀愛的恍惚，少年的爛漫。

「嗯。又垮了。」他指的是企劃的事。

金莉文抬頭，戒備的神色之外另有幾分狡黠，他把脚放下，坐正了些。

「中午，我有事。」她說。

「很重要的話，我不勉强妳。」他體貼的說。「來，坐近點，讓我——嗯，小文，我要好好看看妳。」

他看得出來，她是拒絕，自從那件事以後，她從不給他再次的機會，連握手都不。

「小文，妳要保重自己，還流血嗎？有沒有再去醫院看看，妳也眞是，爲什麼不讓我陪妳去？」維揚和緩的音調，並未使金莉文解除武裝，只眨着眼睛，不正面回答。

「我和蔡臺生約好十一點見面，沒事的話，我想先走。」

維揚强作自然，腦裏閃過那年輕模糊的輪廓，「沒關係啊，見外了！妳走吧。」

金莉文站起來，眼睫還眨着眨着，閃過一層水意。

「怎麼啦。」他掏出手帕，她拒絕，有些哽咽，還是忍住，儘量使聲音低和。

「我決定不來上班了，明天開始。」

這回維揚不再掩飾，是驚訝也是失望。

「我不想再錯下去。」

「小文，妳放心，我絕對不……。」

她勇敢的看他，「這也是蔡臺生的意思，他要求我和他下個月訂婚。」

「莉文，妳把我當成小人？妳把……告訴蔡臺生。」

「沒有。」金莉文咬了咬嘴唇，眼瞼下滴着淚水。

她明明是不信任他的。

「你放心，小文。」頓了頓，「我一直很內疚，我一直想要好好補償妳。」

「不必！李維揚。」她第一次這麼同他講話，「只求你，今後，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瓜葛，我的過錯，我自己承擔，就當它是一場惡夢。」

金莉文爽快地走出副總經理辦公室，他聽到她跟外面的人愉快地打着招呼，像一個快樂的赴約會女郎。

好厲害的金莉文！她遺棄了他。

李維揚捺熄煙蒂，自嘲地對着壁上的整容鏡苦笑，這回是全盤輸盡了。

他曾經想學學那些傢伙，當一個卑鄙的混球，替金莉文租個公寓，恣意地享受快樂的秘密，他不要在每天下班時看艾梅陰陰沉沉的臉色，她不說話，都會令他難堪了，她又是一個喜歡吃藥的女人，吃藥使她哀傷並且安心。

中午，李維揚逃難似地走進附近巷子裏的一家旅館，天氣太熱，這幾天連日趕企劃，又參加了幾次推辭不掉的應酬，喝了不少酒，痔瘡又患了，底褲老覺得膩膩的，叫人坐走都不自在。

旅館是他的秘密之一。

他經常躲在隱密的房間裏，享受强度的冷氣，看閉路電視，藉着黃色的原文雜誌學英文，有時，擕了瓶酒獨飲，十分的痛快。

李維揚脫去身上的衫襪，痔瘡使他不能安心抽完一支菸，放了水，新近看了篇文章，說坐浴可以治療痔瘡，他抱着姑且試試的心裏，斷斷續續弄了幾次，似乎有點效，痔

瘡也是他的秘密之一，艾梅不知道，金莉文不知道，情形太糟的話，他便去買新底褲換下沾滿血跡、黃濁臭味的褲子。

好厲害的女人，他被她遺棄了。

他試了試水溫。剛開始坐浴時，太冒失，一屁股坐下去，水太燙，搞得幾乎脫皮，趕緊搽小護士藥膏，現在是有經驗了。

他先半蹲，讓水溫慢慢浸燙，再整個屁股坐下，呼着氣，忍住輕度的灼痛，讓臀部的皮膚適應下來，這時候，他取出色情雜誌，認眞的查英漢字典，這也是秘密。

他闔上雜誌，後悔讓金莉文知道得太多，包括他愛看「書」，和這間旅館的所在，只有她知道這裏，他和她來過幾次。

想着金莉文，那裏料到她會來這麼一招狠着，他一直以爲她很體己，是全世今生唯一的紅顏知己，他把和艾梅之的齟齬，和老總、公司的高級幹部間的衝突、明爭暗鬪，都一五一十的告知她，在那件事情之前，她溫柔如情人，其實，兩個人都知道，感情的發展，必然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尤其，他是一個事業有成，家庭不甚美滿的男人，她一定瞭解和他在一起的趨勢，他也曾玩笑地警告她，他是一枚看不出殺傷力的炸藥，她竟然邪邪的笑他，有些天眞，有些風塵女子的意味，在他連番的遭到打擊，屢戰屢敗的時候，金莉文灼熱的青春，使他不致潰解，也使他能够屢敗屢戰，他强烈地依恃着她，她陪他加班，陪他三更半夜開車去淡水，吹海風，等海上的漁船返航，她也不拒絕他帶她到旅館，維揚只清晰地意識自己陷入熱戀中。

他撕下書上的裸照，惡死了。順手丟到馬桶裏，猛然發覺浴盆裏殷殷的血還有餘溫的水中，一絲絲、一圈圈地化開。

李維揚急忙站起來，肛門口垂着一球球

討厭的東西，他用衛生紙擦頂進去，手上沾滿了淋漓的血，一邊洗手一邊想到早上那隻枉死的貓。

他冷，調了冷氣開關，還是冷，乾脆關掉。床單上竟又染了斑斑的血跡，他揉了幾張棉紙，放到底下，一下子又濕掉了，他平躺下來，才覺得舒適些。

金莉文告訴他，她有了痲煩，而她的冷靜令他悵然。

爲了避人耳目，他開車帶她去基隆，找了間不大不小的醫院，看金莉文毫不畏懼的神情，李維揚不假思索地問她，「妳有過經驗？」

金莉文咬緊下唇，氣極瞪他一眼，走進手術室。

他坐在外面，聽到金莉文的呻吟，心裏一陣抽緊，接着是尖銳的機器哼叫，聽說這是最新設備，又快、又乾淨，果然不到十分鐘，手術就完了，門一打開，金莉文被男護士抱進隔壁的休息病房。

李維揚被召進去，被痲醉了的金莉文頹頹地攤在床上，他看她睜開無力的眼瞳，一種死的姿態，他急得落淚，醫生說她會醒來的。他握住她的手、撫摸她的脚，心驚、惶亂，她的呼吸淺淺的，沒有規則，護士來打點滴，她身架小，血管細，連戳幾下，才看見血，他心裏狂呼着，小文妳不能死啊。

也不知怎的當時會那般難以自已，直到莉文半清醒狀態，他才安下了心，却也傷了心，金莉文嘴裏夢囈般喊着的竟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還說了些模模糊糊，可以猜出大意的話，李維揚心裏還在掙扎着，裝作不知道，期望能够打開僵局。

他送她回到這間旅館，原本希望她好好休息幾天，他爲她買了幾種補藥，她在旅館待了一個下午，他是極認眞的，甚至起了不

惜和艾梅離異，也要和她在一起的意念，他說給她聽，輕吻她，她却哭了，還拒絕他躺在身邊，趁他出去加油，自己走了，過了幾天，又回到公司上班。

金莉文，金莉文——

李維揚望着天花板，讓自己飄浮在冷空氣裏，似睡非睡，他起身拉上窗帘，光線被抽離成灰灰黯黯的，像不清澈的池水，他有着陷溺，一種滅絕的感覺。

金莉文淒淒怨怨地告訴他，她只是和青梅竹馬的男友賭氣，只是同情他。他以爲這一段只是小女孩的想像吧，從不認眞去想，不當作回事，直到蔡臺生，那個英挺健壯的傢伙坦然大方的到公司找金莉文，他還以爲事情會有轉機的，金莉文的戒備防守，並沒有讓他絕望，她偶爾還會在言談中流露出對他的關懷，直到今天上午，他驚覺時，整齣戲已經演完了，不知算不算落幕，很簡單的劇情，她是個天份很高的導演，又是敢犧牲的女主角，她演得三轉九折，驚心動魄。

好厲害的角色。李維揚嘆了口氣，他豎白旗，對方却還蔑視他的投降。

他坐起來，頭有些疼，胃也隱隱痛起，他伸手按住鬆軟的肚皮，彎腰，像一隻遠離水濱的蝦子，跌趴在床上打滾。

他的呼吸微弱下來，他想起許多事，那些影像魔幻般地在他額前撞來撞去，他承受不了重力的擊打，整顆頭顱要裂開似地，血開始汩汩地流淌……。

一片光突然襲湧進來，房門忘了上鎖，服務生一推就進來，看着裸裎的李維揚，趕緊退出去，在門外囁嚅的解釋，「先生，失禮呵，以爲你走了，失禮失禮。」他嗯嗯應兩聲，繼續跌入惡夢的黑淵裏。

過了不久，服務生又來了，敲門把他吵醒，非把他叫起來不可，他開了門縫接過水

壺，却是一張柔媚的臉正對他笑，想擠進來，他搖搖手。

穿好衣褲，去抹了把臉，看見鏡子裏的五官有些青獰，他對着自己做了個恐怖的鬼臉，背脊眞起了股涼涼的疙瘩。

不想回公司去參加什麼慶功宴了，他媽的，喝酒和開會有什麼兩樣，酒後少不了餘興，所謂餘興節目，不外是貓吃腥之類的活動，關於這一點，他和他們是保持距離的，他也不像他們老臉皮厚，拿自己老婆或者高級名妓當話題，聽說他們的老婆也組了什麼「婦女會」，要來對抗丈夫們的外遇，專找公司裏的小白臉臥底，當偵探報告行踪，無聊、惡心透了。他和金莉文的關係，如果她不說出來，不會有人知道的，而他這一招，比他們高級多了。

他想直接回家，很久沒有在家吃晚飯了，飯後，趕得上第一場電影，艾梅不會反對的，也可以舒緩一下彼此的氣氛。他知道，和金莉文這一段將成爲他的秘密之一。

其實，艾梅還是一個不算差的女人，除了胖、喜歡吃各式的維它命藥丸，她總把家裏收拾得挺整潔，菜也燒得不錯，她不喜歡講話，有輕微氣喘的緣故，也不喜歡外面的活動，她喜愛這個家、這幢屋子比他更甚。

李維揚不想再幹如早上的糗事了，輕輕把車停好，小心開門入內，艾梅是在午睡吧，貪睡是她胖的原因，而她老懷疑是內分泌失調的緣故。她最大的優點是從不干涉他的生活，並且把他交給她的錢分配得十分妥當，從不向他叫窮。

那段和金莉文如火如荼的日子，眞對不起艾梅和小德，往往他驚鴻一瞥的回到家，三個人難得講句話，連愛撒嬌的孩子也有些心不在焉，視若無睹。想到這，維揚心悸了一下，他當然不可能把那段荒唐告訴艾梅，

却暗下決心得收拾收拾曾經冶蕩的心；去他的金莉文。

屋內沒有動靜，艾梅不在，客廳裏不若往常那般淨亮，他覺得餓，冰箱裏什麼也沒有。

他坐下來，時間還早，小德的幼稚園都還沒有放學，艾梅一定是去買菜，不如去市場轉轉，碰上的話艾梅一定會高興。

下午，市場人不多，他幾乎是焦急地蒐視每一個攤位，艾梅目標大，不難找到的，他確定她不在，便開着車在附近漫遊，單行道限制太多，不到十分鐘，又折回自家巷子，突然，他看到門口那部墨綠的一九八二韓國車，那不是張標的車子嗎？沒錯，車牌號正是，他來幹什麼！

李維揚靠邊將車子停在巷口計程車列中，遠遠張望。張標那老鬼怎麼會到家裏，艾梅？艾梅會和他出去？張標在李維揚心中，雖不是大奸大惡，却也不是個好貨，每天一身香水味打老遠就沖入鼻子，光鮮伏貼的頭髮永遠是油亮亮的，他覺得他是個邪道人物，所以很少打交道，張標是業務部副理，看見人鞠躬哈腰，似乎是他的習慣，叫人心惡，金莉文就會對維揚說張標是個老色鬼。

艾梅會和他在一起？會——嗎？

他思索着。

他擊掌，是啊！她最近是不對勁啊。

以往難得看她抹胭塗脂的，今早，不就是明證嗎？

張標未免太欺人，竟登堂入室來了，這對狗男女，維揚啓開車後廂，拿出大扳鎖，暗藏在座椅下。

艾、梅、這、賤、鬼、胖、母、豬！

他一字一字的咒罵着，她料定他不會回家嚒？

他握緊拳頭，不放過紅鐵門內的任何動

靜。

幹伊娘，找死！

他脫下西裝上衣，守候在拐角的樹下。

艾梅知道他和金莉文？她在報復他！

李維揚坐入車廂。

艾梅一定知道了，她的胖不是粗枝大葉，她有細的一面哪！他思索着，暗叫一聲糟！她一定潛入書房偷看他的筆記，那上面寫得最多的恐怕是自己對金莉文的情感。

報復，是的，她是在報復他。從不給好臉色看的，沒有關心，只有怨懟的看人，有時假日他也要藉故溜出來透透氣，她一定早就發覺異樣了。她和張標有多久了？

李維揚感覺頸後直冒冷汗，他最後的據點都被攻佔了，他從後視鏡裏看到自己死白的臉色。

看看時間，幼稚園也放學了，難道說，艾梅當着小德的面和人勾搭？難道，小德被他們收買了，小德是個聰明的孩子，他們一定費盡不少心思，難怪啊，最近小德不再撒嬌，大眼睛裏總漾着疑惑。

艾梅知道他和金莉文，那麼，張標這傢伙也一定知道囉，張標是出了名的長舌男，公司裏知道的人不會少，金莉文一定聽到了風聲，才想要辭職的，也許她和蔡臺生的舊情復燃，只是她編造的故事。啊！李維揚趴在方向盤上，痛苦地呻吟、頭疼，摸出白花油，不小心搽到眼裏，淚水汩汩地冒出。

更令李維揚驚愕的事出現了。

門開了，走出來的就是張標，平日西裝革履，今天却是運動衫、短褲，他開了車門，等人的模樣。然後，他看到金莉文走出來，朝裏面揮手，坐進張標的車子，李維揚心臟一陣抽痛。

完了。

操蛋啦！

他喘着氣，看着墨綠色車身優美的滑過車外的馬路。

這是個偉大的陰謀。他想。

根本是個騙局、仙人跳。他想。

他是天才，也是白痴。他想。

事情的發展居然這麼急轉直下，張標一定是金莉文的幕後主使者，他們挖了大陷阱，叫他一吋一吋的陷下去。他忽然記起金莉文有一部日本帶回的相機，糟糕透了，她一定利用了拍攝證據，然後，再拿着照片到家裏來敲詐，艾梅一定慌得任人擺佈，張標敢帶金莉文找到艾梅頭上，也難保他不會在公司裏操縱這個秘密，做爲予取予求的籌碼，如果他不聽話，張標便可能利用蔡臺生……

完了，這輩子完了。維揚對自己說。

怎麼如此糟糕呢？他問自己，答案在空白的腦子裏。

他終於走進家門，鼓足勇氣地撥開福字珠簾，客廳裏光線不好，艾梅背對着他，她不是聾子，珠簾子還在碰響着，他緩緩接近她，輕輕的張開嘴巴，喉嚨微用力，舌頭慢慢向後平縮，發出嘆氣般的，——艾梅，再叫一遍，「艾梅！」

艾梅猛轉過身，一臉的驚嚇，先是大叫——啊！她已經滿臉淚痕，顯然是經過克制的，這時再也禁不住，號咷哭叫起來。

李維揚像個做錯事的小男孩，只一味叫着——艾梅，艾梅。

他難得看她如此放肆地渲洩心中的苦鬱，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直到艾梅裂開嘴巴吼叫他的名字，「李——維——揚——」他還叭噠叭噠抽着煙，見她兇惡的樣子，乾脆坐到沙發上。

「你還有心沒有？」艾梅一把抓住他的領帶，他也不反抗，還壞心肝地想着，反正一切都那麼乏味，叫她勒死，一了百了，想

着這裏，猛一股熱淚湧上眼眶，他讓眼淚順着鼻粱、人中、嘴、下巴流下，沒有止住的意思，艾梅的號哭變成啜泣，他站起來抱住她，心裏正暗暗得意，艾梅却一把甩脫他，擤了滿手鼻涕，他忙遞過紙巾。

「你說嘛你整個下午到那去了，你說嘛。」艾梅恨恨瞪着他。

「我差點死掉，自殺，我差點自殺，在旅館裏。」他認眞的說。

「鬼話。」罵着又哭了。

房門無力地啓開，走出一頭一臉繃帶的小德，艾梅撲過去抱起他。

「怎麼回事？」李維揚猛醒地問。

「你還會關心他啊？嗚……」

艾梅硬不讓他抱小德，他生氣了，却莫可奈何。

「小德，你告訴爸爸。」他握着孩子冰冷的手，孩子渙散的眼神瞟着他。

「小德他中午從幼稚園溜出來玩，在馬路上被車撞了，嚇死人，一身的血，我——」哽咽着斷斷續續說話，聽起來吃力，也令維揚心安了些，「我接，——到——醫院——電話——馬上打……你去死了啊，鬼影子沒有半抹，全世界都找不到你，要不是張先生和金小姐，人家金小姐還捐了血，你你你去死了好啊，去死了好啊！」後半段兇狠、潑辣極了。

李維揚俯視着兒子，溫柔地說，「小德，對不起，爸爸一定會好好陪你。」

然後，他嘻皮涎臉地環住艾梅圓軟的腰，在她寬厚的耳腮邊呵氣，「太太，對不起！」

他決定明日起開車和艾梅、小德去環遊臺灣，至於公司去他媽的大不了不幹，他要痛快地享受二度蜜月的情趣，並且他覺得艾梅的胖有幾分可愛。

追根究底——話男或女

文／黃荔芬

科學助您如願



版面・陳菊美

現代的媳婦，爲傳統重男觀念所受的委屈，或許這一代過去之後，必能消除種種壓力。其實不然。

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人的「滿全感」

是永遠無法消除。我願擁有的，該擁有的，可擁有的……何不全力以赴去追求，直到獲得？財富、名利（頭銜）、愛情、健康、面子問題，乃至幸福的家庭，那一項可以輕易放棄？難道這就是人生嗎？智者一定不表贊同，認爲未免太俗氣。但是，如果您有雅興，不妨在街頭花上五分鐘，觀看匆忙過往的形形色色的行人。再問問每一個人：「此去何往？貴幹？」，你不難統計出，人們分秒必爭地忙碌，爲的是什麼？其實不過就是爲那「俗氣人生」罷了。那麼，這一代過去之後，難道下一代就完全沒有所謂的慾望了嗎？「我願一個美滿的家庭，有男又有女。」

曾有南部某著名補習班之老闆娘某太太前來接受輔導。這位漂亮太太，恒心毅力，勢在必得，看她學習態度認真，不禁讚賞她幾句。她說：「黃老師，您有所不知，老實說，我覺得我什麼都有了，唯獨缺少一個兒子，我當然要努力獲得呀！等我達成了願望，一定重重答謝貴中心的服務。」據悉她果然如願以償。可惜再也見不到她那美麗的倩影出現。搬家了嗎？不！補習班越開越大。在百忙中偶爾會想起她：這位可愛的太太，她眞的「滿全」了嗎？但願如此，也衷心祝福她的家庭永遠幸福美滿。

對胎兒性別之強烈關切古今皆然

有關選擇胎兒性別之重要性，並非今日臺灣因人口問題而需要計劃，或中國人傳統重男觀念而被重視。而是全世界各民族，自古就有重男觀念，而以他們自以爲可行的辦法，想控制胎兒性別。從古老的許多記載上可看出，例如：男孩是在右邊子宮，女孩是在左邊子宮孕育出來的。於是行房時妻子左腹朝下得女孩，右腹朝下則得男孩，即以姿

勢來控制。或者選擇北風時行房則得男，或月圓時行房，月光的力量賜給你男孩之類的說法。其他傳統「秘訣」不勝枚舉。一旦沒有成功，則歸於「神明的旨意」。因爲有關生命的管理，包括嬰兒性別在內，一切皆掌握在「造物主」神的手中。目前臺灣很流行的尚有，以年齡與懷孕月份來推算的方法。例如七七、四十九，或清宮秘曆等。在選擇子女性別心急的婦女來說，在尚未有其他理想方法之前，只好相信「曆方」，因爲簡單可行，不成再說，碰碰運氣，因爲別人都成功了。按此清宮秘曆方，係以歷代宮中的皇后妃子，生男或生女之月份統計做根據，排出今日流傳於世之清宮秘曆方。個人認爲，此方法比古代的迷信方法更缺乏人體生理之根據。可惜有不少知識份子却深信不移，甚至在不理想的月份，不小心受孕了，却不聽任何勸告，依然前往施行墮胎手術。運氣欠佳者，因多次墮胎之影響，從此未能再受孕，帶來長期疾病而遺憾終生，實令人惋惜。

究竟男女嬰是怎樣形成的

現代的科學突飛猛進，原子能爲和平作用而被廣泛利用，心臟及其他內臟器官之移植等複雜手術，業已成爲事實。分子生物學家已經努力在解答隱藏於生命內部的秘密，醫學研究專家，連遺傳因子組合工作都已在研究了。當然人類生命力的「生男生女之形成」以及其控制方法的研究成功，應該是值得我們信賴的科學貢獻。

研究「胎兒性別之形成」的專家很多。其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擁有多項博士學位的婦科醫生「蘭登・謝特司（Landrum B. Shetles）」的研究報告公佈於世之後，一直被認爲最具體而合乎情理。最初曾有不少同



行專家，因不贊成其說法，針對該報告發表了攻擊性文章。但謝博士以其所做的豐富臨床實驗的成功實例站穩了立場。到目前爲止，在研究或其他需要上，較多被採用的也就是他的學說。美滿家庭服務中心所做的「選擇子女性別」之輔導服務，乃以此根據而做，成功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般個案前來接受輔導時，很單純地，只要學習如何做，即心滿意足，輔導員怎麼說就怎麼接受就是。但有些抱着疑慮的態度來者，一定要多花些時間，說明「性別形成之原理」，交代清楚，才能樂於接受。

XY決定♀♂

人類生命是由男性精子與女性卵子之結合受精，而揭開了生命旅程的序幕。那主角之一的男性精子，分爲含有女性染色體的X精子；及含有男性染色體之Y精子，一般稱爲雌精子與雄精子。但女性的卵子只有雌性染色體一種，即爲X。那麼，在受精時被卵接受的精子是X的話，成XX即爲女孩，若接受了Y精子，則成XY是男孩。以往，一般家庭裏的媳婦不能生育，或連連弄瓦，都歸罪於妻子不爭氣。殊不知，生育之責該是夫妻二人的共同責任。而決定胎兒性別的，完全在於丈夫。

有一次筆者應邀前往美滿家庭講習會中做專題演講，有位已有六千金的婦女向我傾訴她的苦衷。六胎無男時常受到公婆責罵，準備爲丈夫討小老婆，好生孫子。身處妯娌間備受輕視，就是在丈夫前也擡不起頭，恩愛不如當初，這位飽受委屈的婦女問道：可否邀先生一道來聽講？我的答覆是當然歡迎，夫婦同時接受輔導是控制生育的成功要件。當晚的講解課中這對夫婦相偕來到。翌早

這位太太滿面喜悅來向我道謝。一來「選擇胎兒性別」的方法給他們帶來希望，二來聽講後先生向她道歉了。原來嬰兒性別由他自己的精子決定，實在不該錯怪太太。經過他們夫妻的合作果然成功。連試兩次，輕而易舉得了兩個兒子。又驚又喜又感謝。不但在大家庭裏地位提高了，夫妻恩愛更勝過往，一家子和樂融融，眞應了有子萬事足那句老話了！

瞭解精子習性

先談那含有Y染色體的雄精子；頭部圓形，體積雖嬌小，靠身子尾部之游動，其行動却迅速敏捷，唯缺乏耐力。X染色體的雌精子，頭部呈橢圓形，其體積比雄精子大得多，因而也就笨重了，同樣靠尾部游動，其速度遠比雄精子緩慢，但有足够耐力克服環境中的困難。

再說夫婦行房，每次射出的精液中所含兩種精子量之比數，往往Y精子比X精子多出一倍，據說Y精子多一次細胞分裂（此說尚未找到有根據的學理證明）。如此說來，該是得男比得女的機會多囉？且慢，讓我們來看看造物主爲這件事所做的安排。

競賽與淘汰決定命運

一般情況之下，射精後當精子進入陰道內，首先就要經過婦女陰道內之酸性分泌。這對兩種精子來說都是難關，特別是Y精子因缺乏耐力而被淘汰者衆多。X精子同樣也受考驗，但耐力強能够守護自己一段時間，淘汰率就比Y精子爲低。若能順利通過子宮頸口進入子宮內的精子就安全多了。但自子宮到輸卵管擴大部可能與卵結合的地方尚有

好長一段，爲那肉眼看不見的精子來說是一次遠征，必須要奮鬪的路程。在這長途跋涉的旅程中，精子量不斷因淘汰而減少。抵達目的地時的YX之比例幾乎成一比一，換言之，得男得女機會是均等的。在此我們明瞭了：爲何起初要有較多Y精子的這種自然安排的目的了。

由謝博士的試驗中，這兩種精子的習性有別：當試管中的分泌液酸性度高時，雌精子比雄精子佔優勢，因爲它有抵抗力，於是其壽命也較長。反之，試管中注滿了婦女接近排卵時的子宮頸黏液時，就很明顯可看出較小的雄精子，藉着優良的環境，發揮其靈活的行動，獲得壓倒性勝利，因爲那黏液不但是鹼性而對精子有保護作用。結論是：酸性將抑壓兩種精子，更容易危害Y精子造成較高死亡率。在鹼性的環境裏當然對兩種精子都是好機會。格外是，當雄精子的敵人——酸性——不存在時，便是它的天下，以迅速敏捷的游動，一馬當先趕到有卵處，而幸運被那剛排下的卵接受，此時所得卽是男孩。

由上述原理得知，靠近婦女排卵期行房容易得男孩，相反的，離開排卵遠的可孕期內行房，大部份得女孩。由此可見，選好行房時間卽可如願選擇子女性別了。如此說來，瞭解婦女個人的「排卵期」是重要關鍵。然而要探知每週期的排卵期，說來似容易，做起來不簡單。如果您有興趣瞭解「何謂排卵期」？敬請期待下期，將繼續爲您提供婦女自身可做的三種測量排卵期的基本方法。

讀者如有需要，請多利用

美滿家庭服務中心
台南市勝利路八十五號
（○六二）三七六一○四一五

表白

蘇莉莉■攝影



唱片

朱槿

取出
一片昨日灰塵的情緒
浸入旋律的劇情
再一遍年輕
澀已隨灰飛
與時光把歡
時光在唱盤
旋轉
旋轉——
又重新裝進
每一次
記憶的封套。

蘇莉莉■攝影



回味文章

不廢江河萬古流 文學之河長泛漣漪

春桃

文／許地山

圖／范傳硯

這年底夏天分外地熱。街上底燈雖然亮了，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還像唱梨花鼓底姑娘耍着他底銅盌。一個揹着一大簍字紙底婦人從他面前走過，在破草帽底下雖看不清她底臉，當她與賣酸梅湯底打招呼時，却可以

理會她有滿口雪白的牙齒。她背上擔負得很重，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駱駝一樣，莊嚴地一步一步踱到自己門口。

進門是個小院，婦人住底是塌剩下底兩間廂房。院子一大部份是瓦礫。在她底門前種着一棚黃瓜，幾行玉米。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幾根朽壞的梁木橫在瓜棚底下，大概是她家最高貴的坐處。她一到門前，屋裏出來一個男子，忙幫着她卸下背上底重負。

「媳婦，今兒回來晚了。」

婦人望着他，像很詫異他底話。「什麼意思？你想媳婦想瘋啦？別叫我媳婦，我說。」她一面走進屋裏，把破草帽脫下，順手掛在門後，從水缸邊取了一個小竹筩向缸裏一連舀了好幾次，喝得換不過氣來，張了一會嘴，到瓜棚底下把簍子拖到一邊，便自坐在朽梁上。

那男子名叫劉向高。婦人底年紀也和他差不多，在三十左右，娘家也姓劉。除掉向高以外，沒人知道她底名字叫春桃。街坊叫她做撿爛紙底劉大姑，因爲她底職業是整天在街頭巷尾垃圾堆裏討生活，有時沿途嚷着「爛字紙換取燈兒」。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風裏吃塵土，可是生來愛乾淨，無論冬夏，每天回家，她總得淨身洗臉。替她預備水底照例是向高。

向高是個鄉間高小畢業生，四年前，鄉間鬧兵災，全家逃散了，在道上遇見同是逃難底春桃，一同走了幾百里，彼此又分開了。

她隨着人到北京來，因爲總布胡同裏一個西洋婦人要雇一個沒渾過事底鄉下姑娘當「阿媽」，她便被薦去上工。主婦見她長得清秀，很喜愛她。她見主人老是吃牛肉，在饅頭上塗牛油，喝茶還要加牛奶，來去鼓着一陣羶味，聞不慣。有一天，主人叫她帶孩

子到三貝子花園去，她理會主人家底氣味有點像從虎狼欄裏發出來的，心裏越發難過，不到兩個月，便辭了工。到平常人家去，鄉下人不慣當差，又挨不得罵，上工不久，又不幹了。在窮途上，她自己選了這撿爛紙換取燈兒底職業，一天底生活，勉强可以維持下去。

向高與春桃分別後歷史倒很簡單，他到涿州去，找不着親人，有一兩個世交，聽他說是逃難來底，都不很願意留他住下，不得已又流到北京來。由別人底介紹，他認識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老吳，老吳借他現在住底破院子住，說明有人來賃，他得另找地方。他沒事做，只幫着老吳算算賬，賣賣貨，他白住房子白做活，只賺兩頓吃。春桃底撿紙生活漸次發達了，原住底地方，人家不許她堆貨，她便沿着德勝門牆根來找住處。一敲門，正是認識底劉向高。她不用經過許多手續，便向老吳賃下這房子，也留向高住下，幫她底忙。這都是三年前底事了。他認得幾字句，在春桃撿來和換來底字紙裏，也會抽出些少比較能賣錢底東西，如畫片或某將軍、某總長寫底對聯信札之類。二人合作，事業更有進步。向高有時也教她認幾個字，但沒有什麼功效，因爲他自己認得底也不算多，解字就更難了。

他們同居這些年，生活狀態，若不配說像鴛鴦，便說像一對小家雀罷。

言歸正傳。春桃進屋裏，向高已提着一桶水在她後面跟着走。他用快活的聲調說：「媳婦，快洗罷，我等餓了。今晚咱們吃點好的，烙葱花餅，贊成不贊成？若贊成，我就買葱醬去。」

「媳婦，媳婦，別這樣叫，成不成？」春桃不耐煩地說。

「你答應我一聲，明兒到天橋給你買一

頂好帽子去。你不說帽子該換了麼？」向高再要求。

「我不愛聽。」

他知道婦人有點不高興了，便轉口問，「到底吃什麼？說呀。」

「你愛吃什麼，做什麼給你吃。買去罷。」

向高買了幾根葱和一碗麻醬回來，放在明間底桌上。春桃擦過澡出來，手裏拿着一張紅帖子。

「這又是那一位王爺底龍鳳帖？這次可別再給小市那老李了。託人拿到北京飯店去，可以多賣些錢。」

「那是咱們底。要不然，你就成了我底媳婦啦？教了你一兩年底字，連自己底姓名都認不得！」

「誰認得這麼些字？別媳婦媳婦底，我不愛聽。這是誰寫底？」

「我塡底。早晨巡警來查戶口，說這兩天加緊戒嚴，那家有多少人，都得照實報。老吳教我們把咱們寫成兩口子，省得麻煩。巡警也說寫同居，一男一女，不妥當。我便把上次沒賣掉底那分空帖子塡上了。我塡底是辛未年咱們辦喜事。」

「什麼？辛未年？辛未年我那兒認得你，你別搗亂啦。咱們沒拜過天地，沒喝過交杯酒，不算兩口子。」

春桃有點不願意，可還和平地說出來。她換了一條藍布袴。上身是白的，臉上雖沒脂粉，却呈露着天然的秀麗。若她肯嫁底話，按媒人底行情，說是二十三四底小寡婦，最少還可以值得一百八十底。

她笑着把那禮帖撮成一長條，說：「別搗亂，什麼龍鳳帖？烙餅吃了罷。」她掀起爐蓋把紙條放進火裏，隨卽到桌邊和麵。

向高說：「燒就燒罷，反正巡警已經記

上咱們兩口子，若是官府查起來，我不會說龍鳳帖在逃難時候丟掉底麼?從今兒起，我可叫你做媳婦了，老吳承認，巡警也承認，你不願意，我也要叫。媳婦嘜！媳婦嘜！明天給你買帽子去，戒指我打不起。」

「你再這樣叫，我可要惱了。」

「看來，你還想着那李茂，」向高底神氣沒像方才那麼高興。他自己說着，也不一定要春桃聽見，但她已經聽見了。

「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沒信，可不是白想?」春桃這樣說。她曾對向高說過她出閣那天底情形。花轎進了門，客人還沒坐席，前頭兩個村子來人說，大隊兵已經到了，四處拉人挖戰壕，嚇得大家都逃了，新夫婦也趕緊收拾東西，隨着大衆望西逃。同走了一天一宿。第二宿，前面連嚷幾聲「鬍子來了，快躲罷！」那時大家只顧躲，誰也顧不了誰。到天亮時，不見了十幾個人，連她丈夫李茂也在裏頭。他繼續方才底話說：「我想他一定跟着鬍子走了，也許早被人打死了。得啦，別提他啦。」

他把餅烙好了，端到桌上。向高向砂鍋裏舀了一碗黃瓜湯，大家沒言語，吃了一頓。吃完，照例在瓜棚底下坐坐談談。一點點的星光在瓜葉當中閃着。涼風把螢火送到棚上，像星掉下來一般。晚香玉也漸次散出香氣來，壓住四圍底臭味。

「好香的晚香玉！」向高摘了一朵，插在春桃底鬢上。

「別糟蹋我底晚香玉。晚上戴花，又不是窰姐兒。」她取下來，聞了一聞，便放在朽梁上頭。

「怎麼今兒回來晚啦?」向高問。

「嚇！今兒做一批好買賣！我下午正要回家，經過後門，瞧見清道夫推着一大車爛紙，問他那兒推來的。他說是從神武門甩出

來底廢紙。我見裏面紅的黃的一大堆，便問他賣不賣，他說，你要，少算一點裝去罷。你瞧，」她指着窗下那大簍，「我花了一塊錢，買那一大簍！賠不賠，可不曉得，明兒撿一撿得啦。」

「宮裏出來底東西沒個錯。我就怕學堂和洋行裏出來底東西，分量又重，氣味又壞，值錢不值錢，一點也沒準。」

「近年來，街上包東西都作興用洋報紙。不知道那裏來底那麼些看洋報紙底人。撿起來眞是分量又重，又賣不出多少錢。」

「念洋書底人越多，誰都想看看洋報，將來好混混洋事。」

「他們混洋事，咱們撿洋字紙。」

「往後恐怕什麼都要帶上個洋字，拉車也要拉洋車，趕驢要趕洋驢，也許還有洋駱駝要來。」向高把春桃逗得笑起來了。

「你先別說別人。若是給你有錢，你也想念洋書，娶個洋媳婦。」

「老天爺知道，我絕不會發財。發財也不會娶洋婆子。若是我有錢，回鄉下買幾畝田，咱們兩個種去。」

春桃自從逃難以來，把丈夫丟了，聽見鄉下兩字，總沒有好感想。她說：「你還想回去?恐怕田還沒買，連錢帶人都沒有了，沒飯吃，我也不回去。」

「我說回我們錦縣鄉下。」

「這年頭。那一個鄉下都是一樣，不鬧兵，便鬧賊；不鬧賊，便鬧日本，誰敢回去?還是在這裏撿撿爛紙罷。咱們現在只缺一個幫忙底人，若是多個人在家替你歸着東西，你白天便可以出去擺地攤，省得貨過別人手裏，賣漏了。」

「我還得學三年徒弟才成，賣漏了，不怨別人，只怨自己不够眼光。這幾個月來我可學了不少。郵票，那種值錢，那種不值，

也差不多會瞧了，大人物底信札手筆，賣得出錢，賣不出錢，也有一點把握了，前幾天在那堆字紙裏撿出一張康有爲底字，你說今天我賣了多少？」他很高興地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仿着，「八毛錢！」

「說是啦！若是每天在爛紙堆裏能撿出八毛錢就算頂不錯，還用回鄉下種田去？那不是自找罪受麼？」春桃愉悅的聲音就像春深底鶯啼一樣。她接着說：「今天這堆準保有好的給你撿。聽說明天還有好些，那人敎我一早到後門等他。這兩天宮裏底東西都趕着裝箱，往南方運，庫裏許多爛紙都不要。我瞧見東華門外也有許多，一口袋一口袋陸續地扔出來。明兒你也打聽去。」

說了許多話，不覺二更打過。她伸伸懶腰站起來：「今天累了，歇吧！」

向高跟着她進屋裏。窗戶下橫着土炕，够兩三人睡底，在微細的燈光底下，隱約看見牆上一邊貼着八仙打麻雀底諸畫，一邊是煙公司「還是他好」底廣告畫。春桃底模樣，若脫去破帽子，不用說到瑞蚨祥或別的上海成衣店，只到天樹搜羅一身落伍的旗袍穿上，坐在任何草地，也與「還是他好」裏那摩登女差不上下。因此，向高常對春桃說貼底是她底小照。

她上了炕，把衣服脫光了，順手揪一張被單蓋着，躺在一邊。向高照例是給她按按背，搥搥腿。她每天疲勞就是這樣含着一點微笑，在小油燈底閃爍中，漸次得着蘇息。在半睡的狀態中，她喃喃地說：「向哥，你也睡吧，別開夜工了，明天還要早起咧。」

婦人漸次發出一點微細的鼾聲，向高便把燈滅了。

一破曉，男女二人又像打食底老鴰，急飛出巢，各自辦各底事情去。

剛放過午砲，十刹海底鑼鼓已鬧得喧天

。春桃從後門出來，揹着紙簍，向西不壓橋這邊來。在那臨時市場底路口，忽然聽見路邊有人叫她，「春桃，春桃！」

她底小名，就是向高，一年之中也罕得這樣叫喚她一聲。自離開鄉下以後，四五年來沒有人這樣叫過她。

「春桃，春桃，你不認得我啦？」

她不由得回頭一瞧，只見路邊坐着一個叫化子。那乞憐的聲音從他長滿了鬍子底嘴發出來。他站不起來，因爲他兩條腿已經折了。身上穿底一件灰色的破軍衣，白鐵鈕扣都生了銹，肩膀從肩章底破縫露出，不倫不類的軍帽斜戴在頭上，帽章早已不見了。

春桃望着他一聲也不響。

「春桃，我是李茂呀！」

她前進兩步，那人底眼淚已帶着灰土透入蓬亂的鬍子裏。她心跳得慌，半晌說不出話來，至終說：「茂哥，你在這裏當叫化啦？你兩條腿怎麼丟啦？」

「噯，說來話長。你從多喒起，在這裏呢？你賣底是什麼？」

「賣什麼！我撿爛紙咧。……咱們回家再說吧。」

她雇了一輛洋車，把李茂扶上去，把簍子也放在車上，自己在後面推着。一直來到德勝門牆根，車夫幫着她把李茂扶下來，進了胡同口，老吳敲着小銅盌，一面問，「劉大姑，今兒早回家，買賣好呀！」

「來了鄉親啦，」她應酬了一句。

李茂像隻小狗熊，兩隻手按在地上，幫着兩條腿爬着。她從口袋裏拿出鑰匙，開了門，引着男子進去。她把向高底衣服取一身出來，像向高每天所做底，到井邊打了兩桶水倒在小澡盆裏敎男人洗澡。洗過以後，又倒一盆水給他洗臉。然後扶他上炕坐，自己在明間也洗一回。

「春桃，你這屋裏收拾得倒很乾淨，一個人住嗎？」

「還有一個夥計。」春桃不遲疑地回答他。

「做起買賣來啦？」

「不告訴你就是撿爛紙麼？」

「撿爛紙？一天撿得出多少錢！」

「先別盤問我，你先說你底罷。」

春桃把水潑掉，理着頭髮進屋裏來，坐在李茂對面。

李茂開始說他底故事：

「春桃，唉，說不盡哟！我就說個大概罷。

「自從那晚上教鬍子綁去以後，因爲不見了你，我恨他們，奪了他們一桿槍，打死他們兩個人，拚命地逃。逃到瀋陽，正巧邊防軍招兵，我便應了招。在營裏三年，老打聽家裏底消息，人來都說咱們村裏都變成磚瓦地了。咱們底地契也不曉得現在落在誰手裏。咱們逃出來時，偏忘了帶着地契。因此這幾年也沒告假回鄉下瞧瞧。在營裏告假，怕連幾塊錢底餉也告丟了。

「我安分當兵，指望月月關餉，至於運到升官，本不敢盼。也是我命裏合該有事：去年年頭，那團長忽然下一道命令，說，若團裏底兵能瞄槍連中九次靶，每月要關雙餉，還升差事。一團人沒有一個中過四槍，中，還是不進紅心。我可連發連中，不但中了九次紅心，連剩下那一顆子彈，我也放了。我要顯本領，背着臉，彎着腰，腦袋向地，槍從袴襠放過去，不偏不歪，正中紅心。當時我心裏多麼快活呢。我心裏想着總要聽幾句褒獎底話。不料那畜牲翻了臉，楞說我是鬍子，要槍斃我！他說若不是鬍子，槍法決不會那麼準。我底排長隊長都替我求情，擔保我不是壞人，好容

易不槍斃我了，可是把我底正兵革掉，連副兵也不許我當。他說，當軍官難免不得罪弟兄們，若是上前線督戰，隊裏有個像我瞄得那麼準，從後面來一槍，雖然也算陣亡，可值不得死在仇人手裏。大家沒話說，只勸我離開軍隊，找別的營生去。

「我被革了不久，日本人便佔了瀋陽；聽說那狗團長領着他底軍隊先投降去了。我聽見這事，憤不過，想法子要去找那奴才。我加入義勇軍，在海域附近打了幾個月，一面打，一面退到關裏。前個月在平谷東北邊打，我去放哨，遇見敵人，傷了我兩條腿。那時還能走，躲在一塊大石底下，開槍打死他幾個。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把槍扔掉，向田邊底小道爬，等了一天、兩天，還不見有紅十字會或紅卐字會底人來。傷口越腫越利害，走不動又沒吃底喝底，只躺在一邊等死。後來可巧有一輛大車經過，趕車底把我扶上去，送我到一個軍醫底帳幕。他們又不瞧，只把我扛上汽車，往後方醫院送。已經傷了三天，大夫解開一瞧，說都爛了，非用鋸不可，在院裏住了一個多月。好是好了，就丟了兩條腿。我想在此地舉目無親，鄉下又回不去，就說回得去了，沒有腿怎能種田？求醫院收容我，給我一點事做，大夫說醫院管治不管留，也不管找事，此地又沒有殘廢兵留養院，迫着我不得不出來討飯，今天剛是第三天。這兩天我常想着，若是這樣下去，我可受不了，非上吊不可。」

春桃注神聽他說，眼眶不曉得什麼時候都濕了。她還是靜默着。李茂用手抹抹額上底汗，也歇了一會。

「春桃，你這幾年呢？這小小地方雖不如咱們鄉下那麼寬敞，看來你倒不十分苦。」

「誰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閻羅

殿前，難道就瞧不見笑臉？這幾年來，我就是幹這撿爛紙換取燈兒底生活，還有一個姓劉底同我合夥。我們兩人，可以說不分彼此，勉强能度過日子。」

「你和那姓劉底同住在這屋裏？」

「是，我們同住在這炕上睡。」春桃一點也不遲疑，她好像早已有了成見。

「那麼，你已經嫁給他？」

「不，同住就是。」

「那麼，你現在還算是我底媳婦？」

「不，誰底媳婦，我都不是。」

李茂底夫權意識被激動了。他可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兩眼注視着地上，當然他不是爲看什麼，只爲有點不敢望他底媳婦。至終他吟了一句，「這樣，人家會笑話我是個活王八。」

「王八？」婦人聽了他底話有點翻臉，但她底態度仍是很和平。她接着說，「有錢有勢底人才怕當王八。像你，誰認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麼相干？現在，我是我自己，我做底事，決不會玷着你。」

「咱們到底還是兩口子，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春桃截住他底話，「算百日恩，也過了好幾十個百日恩。四五年間，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我。我一個人在這裏，得活，得人幫忙。我們同住了這些年，要說恩愛，自然是對你薄得多。今天我領你回來，是因爲我爹同你爹的交情，我們還是鄉親。你若認我做媳婦，我不認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贏。」

李茂掏掏他底袴帶，好像要拿什麼東西出來，但他底手忽然停住，眼睛望望春桃，至終把手縮回去撐着蓆子。

李茂沒話，春桃哭。日影在這當中也靜靜地移了三四分。

「好罷，春桃，你做主。你瞧我已經殘廢，就使你願意跟我，我也養不活你。」李茂到底說出這英明的話。

「我不能因爲你殘廢就不要你，不過我也捨不得丟了他。大家住着，誰也別想是誰養活誰，好不好？」春桃也說了她心裏底話。

李茂底肚子發出很微細的咕嚕咕嚕聲音。

「噢，說了大半天，我還沒問你要吃什麼！你一定很餓了。」

「隨便罷，有什麼吃什麼。我昨天晚上到現在還沒吃，只喝水。」

「我買去。」春桃正踏出房門，向高從院外很高興地走進來，兩人在瓜棚底下撞了個滿懷。「高興什麼？今天怎樣這早就回來？」

「今天做了一批好買賣！昨天你揹回底那一簍，早晨我打開一看，裏頭有一包是明朝高麗王上底表章，一分至少可賣五十塊錢。現在我們手裏有十分，方才散了幾分給行裏，看看主兒出得多少，再發這幾分。裏頭還有兩張蓋上端明殿御寶庭紙，行家說是宋家底，一給價就是六十塊，我沒敢賣，怕賣漏了，先帶回來給你開開眼。你瞧……」他說時，一面把手裏底舊藍布包袱打開，拿出表章和舊報紙來。「這是端明殿御寶。」他指着紙上底印紋。

「若沒有這個印，我眞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洋宣比它還白咧。怎麼官裏管事底老爺們也和我一樣不懂眼？」春桃雖然看了，却不曉得那紙值錢在那裏。

「懂眼？若是他們懂眼，咱們還能換一塊幾毛麼？」向高把紙接過去，仍舊和表章

包在包袱裏。他笑着對春桃說：「我說媳婦……」

春桃看了他一眼，說：「告訴你別管我叫媳婦。」

向高沒理會她，直說：「可巧你也早回家，買賣想是不錯。」

「早晨又買了像昨天那樣的一簍。」

「你不說還有許多麼？」

「都教他們送到曉市賣到鄉下包落花生去了！」

「不要緊，反正咱們今天開了光，頭一次做上三十塊底買賣。我說咱們難得下午都在家，回頭咱們上十刹海逛逛，消消暑去，好不好？」

他進屋裏，把包袱放在桌上，春桃也跟進來。她說：「不成，今天來了人了。」說着掀開簾子，點頭招向高，「你進去。」

向高進去，她也跟着。「這是我原先的男人，」她對向高說過這話，又把他介紹給李茂說：「這是我現在的夥計。」

兩個男子，四隻眼睛對着，若是他們眼球底距離相等，他們底視線就會平行地接連着。彼此都沒話，連窗臺上歇底兩隻蒼蠅也不做聲。這樣又教日影靜靜地移一二分。

「貴姓？」向高知道，還得照例地問。

彼此談開了。

「我去買一點吃底，」春桃又向着向高說：「我想你也還沒吃罷？燒餅成不成？」

「我吃過了。你在家，我買去罷。」

婦人把向高拖到炕上坐下，說：「你在家陪客人談話。」給了他一副笑臉，便自出去。

屋裏現在剩下兩個男人，在這樣情況底下，若不能一見如故，便得打個你死我活。好在他們是前者底情形。但我們別想李茂是短了兩條腿，不能打。我們得記住向高是拿過三五年筆桿底，用李茂底分量滿可以把他壓死。若是他有槍，更省事，一動指頭，向高便得過奈何橋。

李茂告訴向高，春桃底父親是個鄉下財主，有一頃田。他自己底父親就在他家做活和趕叫驢。因爲他能瞄很準的槍，她父親怕他當兵去，便把女兒許給他，爲底是要他保護莊裏底人們。這些話，是春桃沒向他說過底。他又把方才春桃說底話再述一遍，漸次迫到他們二人切身的問題上頭。

「你們夫婦團圓，我當然得走開。」向高在不願意的情態底下說出這話。

「不，我已經離開她很久，現在並且殘廢了，養不活她，也是白搭。你們同住這些年，何必拆？我可以到殘廢院去。聽說這裏有，有人情便可進去。」

這給向高很大的詫異。他想，李茂雖然是個大兵，却料不到他有這樣的俠氣。他心裏雖然願意，嘴上還不得不讓。這是禮儀底狡猾，念過書底人們都懂得。

「那可沒有這樣的道理，」向高說，「教我冒一個霸佔人家妻子底罪名，我可不願意。爲你想，你也不願意你妻子跟別人住。」

「我寫一張休書給她，或寫一張契給你，兩樣都成。」李茂微笑誠意地說。

「休？她沒什麼錯，休不得。我不願意丟她底臉。賣？我那兒有錢買？我底錢都是她底。」

「我不要錢。」

「那麼，你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

「那又何必寫賣契呢？」

「因爲口講無憑，日後反悔，倒不好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

，說到這裏，春桃買了燒餅回來。她見二

人談得很投機，心下十分快樂。

「近來我常想着多找一個人來幫忙，他不能走動，正好在家管管事，撿撿紙。你當跑外賣貨。我還是當撿貨底。咱們三人開公司。」春桃另有主意。

李茂讓也不讓，拿着燒餅望嘴送，像從餓鬼世界出來一樣，他沒有工夫說話了。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開公司？本錢是你底？」向高發出不需要的疑問。

「你不願意嗎？」婦人問。

「不，不，不，我沒有什麼意思。」向高心裏有話，可說不出來。

「我能做什麼？整天坐在家裏，幹得了什麼事？」李茂也有點不敢贊成。他理會向高底意思。

「你們都不用着急，我有主意。」

向高聽了伸出舌頭舐舐嘴唇，還吞了一口唾沫。李茂依然吃着，他的眼睛可在望春桃，等着聽她底主意。

撿爛紙大概是女性中心底一種事業。她心中已經派定李茂在家把舊郵票和紙烟盒裏底畫片撿出來。那事情，只要有手有眼，便可以做。她和一和，若是天天有一百幾十張捲烟畫片可以從爛紙堆裏撿出來，李茂每月底伙食便有了門。郵票好的和罕見的，每天能撿得兩三個，也就不劣，外國烟捲在這城裏，一天總銷售一萬包左右，紙包底百分之一給她撿回來，並不算難，至於向高還是讓他撿名人書札，或比較可以多賣錢底東西。他不用說已經是個行家，不必再受指導。她自己幹那吃力的工作，除去下大雨以外，在狂風烈日底下，是一樣地出去撿貨。尤其是在天氣不好底時候，她更要工作，因爲同業們有些就不出去。

她從窗戶望望太陽，知道還沒到兩點，便出到明間，把破草帽仍舊戴上，探頭進房裏對向高說：「我還得去打聽宮裏還有東西出來沒有。你在家招呼他，晚上回來，我們再商量。」

向高留她不住，便由她走了。

好幾天底光陰都在靜默中度過。但二男一女同睡一鋪炕上定然不很順心。

向高嫉妒雖然沒有，可是在此以外底種種不安，常往來於這兩個男子當中。

暑氣仍沒減少，春桃和向高不是到湯山或北戴河去底人物。他們日間仍然得出去謀生活。李茂在家，對於這行事業可算剛上了道，他已能分別那一種是要送到萬柳堂或天寧寺去做糙紙底，那一樣要留起來底，還得等向高回來鑑定。

春桃回家，照例還是向高侍候她，那時已經很晚了，她在明間裏聞見蚊烟底氣味，便向着坐在瓜棚底下底向高說：「咱們多會點過蚊烟，不把房子點着了才怪咧。」

向高還沒回答，李茂便說：「那不是熏蚊子，是熏穢氣，我央劉大哥點底。我打算在外面地下睡。屋裏太熱，三人睡，實在不舒服。」

「我說，桌上這張紅帖子又是誰底？」春桃拿起來看。

「我們今天說好了，你歸劉大哥。那是我立給他底契。」聲從屋裏底炕上發出來。

「哦，你們商量着怎樣處置我來！可是我不能由你們派。」她把紅帖子拿進屋裏，問李茂，「這是你底主意，還是他底？」

「是我們倆的主意。要不然，我難過，他也難過。」

「說來說去，還是那話。你們都別想着咱們是丈夫和媳婦，成不成？」

她把紅帖子撕得粉碎，氣有點粗。

「你把我賣多少錢？」

「寫幾十塊錢做個彩頭。白送媳婦給人，沒出息。」

「賣媳婦，就有出息？」她出來對向高說，「你現在有錢，可以買媳婦了。若是給你鬧一點……」

「別這樣說，」向高攔住她底話，「春桃，你不明白，這兩天，同行底人們直笑話我……」

「笑你什麼？」

「笑我……」向高又說不出來。其實沒有很大的成見，春桃要怎辦，十回有九回是遵從底。他自己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力量。在她背後，他想着這樣該做，那樣得照他底意思辦，可是一見了她，就像見了西太后似地，樣樣都要聽她底懿旨。

「噢，你到底是念過兩天書，怕人罵，怕人笑話。若是有人笑話你，你不會揍他？你露什麼怯？咱們底事，誰也管不了。」

向高沒話。

「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

一屋裏都靜了。吃過晚飯，向高和春桃仍是坐在瓜棚底下，只不像往日那麼愛說話。連買賣經也不念了。

李茂叫春桃到屋裏，勸她歸給向高。他說男人底心，她不知道，誰也不願意當王八，佔人妻子，也是不好名譽。他從腰間拿出一張已經變成暗褐色底紅紙帖，交給春桃，說：「這是咱們底龍鳳帖。那晚上逃出底時候，我從神龕上取下來，揣在懷裏。現在你可以拿去，就算咱們不是兩口子。」

春桃接過那紅帖子，一言不發，只注視着炕上破席，她不由自主地坐下，挨近那殘廢的人說：「茂哥，我不能要這個，你收回去罷。我還是你底媳婦。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動，不能幹大活，我就不要你，我還能算人嗎？」

她把紅帖也放在炕上。

李茂聽了她底話，心裏很受感動。他低聲對春桃說：「我瞧你怪喜歡他底，你還是跟他過日子好，等有點錢，可以打發我回鄉下，或送我到殘廢院去。」

「不瞞你說，」春桃底聲子低下去。「這幾年我和他就同兩口子一樣活着，樣樣順心，事事如意；要他走，也怪捨不得。不如叫他進來商量，瞧他有什麼主意。」她向着窗房叫，「向哥，向哥，」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出來一瞧，向哥已不在了。這是他第一次晚間出門。她楞一會，便向屋裏說：「我找他去。」

她料想向高不會到別的地方去。到胡同口，問問老吳。老吳說，望大街那邊去了。她到他常交易底地方去，都沒找着。人很容易丟失，眼睛若見不到，就是渺渺茫茫無尋覓處。快到一點鐘，她才懊喪地回家。

屋裏底油燈已經滅了。

「你睡着啦？向哥回來沒有？」她進屋裏，掏出洋火，把燈點着，向炕上一看，只見李茂把自己掛在窗櫺上，用底是他自己底褲帶。她心裏雖免不了存着女性的恐慌，但是還有膽量緊爬上去，把他解下來。幸而時間不久，用不着驚動別人，輕輕地撫揉着他，他漸次蘇醒回來。

殺自己底身來成就別人是俠士底精神。若是李茂底兩條腿還存在，他也不必出這樣的手段。兩三天以來，他總覺得自己沒多少希望，倒不如毀滅自己，教春桃好好地活着。春桃他雖沒有愛，却很有義。她用許多話安慰他，一直到天亮。他睡着了，春桃下炕，見地上一些紙灰還剩下沒燒完的紅紙。她認得是李茂曾給她底那張龍鳳帖，直望着出神。

那天她沒出門。晚上還陪李茂坐在炕上。

「你哭什麼？」春桃見李茂熱淚滾滾地滴下來，便這樣問他。

「我對不起你。我來幹什麼？」

「沒人怨你來。」

「現在他走了，我又短了兩條腿……」

「你別這樣想。我想他會回來。」

「我盼望他會回來。」

又是一天過去。春桃起來，到瓜棚摘下兩條黃瓜做菜，草草地烙了一張大餅，端到屋裏，兩個人同吃。

她仍舊把破帽戴着，揹着簍子。

「你今天不大高興，別出去啦！」李茂隔着窗戶對她說。

「坐在家裏更悶得慌。」

她慢慢地踱出門。作活是她底天性。雖在沉悶的心境中，她也要幹。中國女人好像只理會生活，而不理會愛情，生活底發展是她所注意底，愛情底發展只在盲悶的心境中沸動而已。自然，愛只是感覺，而生活是實質的，整天躺在錦帳裏坐在幽林中講愛經，也是從皇后船或總統船運來底知識。春桃既不是弄潮兒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學生，她不懂得，只會莫名其妙地納悶。

一條胡同過了又是一條胡同。無量的塵土，無盡的道路，湧着這沉悶的婦人，她有時嚷「爛紙換洋取燈兒」，有時連路邊一堆不用換底舊報紙，她都不撿。有時該給人兩盒取燈，她却給了五盒。胡亂地過了一天，她便隨着天上那班只會嚷嚷和搶吃底黑衣黨慢慢地踱回家。仰頭看見新貼上底戶口照，寫底戶主是劉向高妻劉氏，使她心裏更悶得利害。

剛踏進院子，向高從屋裏趕出來。

她瞪着眼，只說：「你回來……」其餘

的話用眼淚連續下去。

「我不能離開你，我底事情都是你成全底。我知道你要我幫忙。我不能無情無義。」其實他這兩天在道上漫散地走，不曉得要往那裏去。走路底時候，直像脚上扣着一條很重的鐵鐐，那一面是扣在春桃手上一樣。加以到處都遇見「還是他好」底廣告，心情更受着不斷的攪動，甚至餓了他也不知道。

「我已經同茂哥說好了。他是戶主，我是同居。」

向高照舊幫她卸下簍子。一面替她抹掉臉上底眼淚。他說：「若是回到鄉下，他是戶主，我是同居。你是咱們底媳婦。」

她沒有作聲，直進屋裏，脫下衣帽，行她每日的洗禮。

買賣經又開始在瓜棚底下念開了。他們商量把宮裏那批存紙賣掉以後，向高便可以在市場裏擺一個小攤，或者可以搬到一間大一點點的房子去住。

屋裏，豆大的燈火，教從瓜棚飛進去底一隻油葫蘆撲滅了。李茂早已睡熟，因爲銀河已經低了。

「咱們也睡罷。」婦人說。

「你先躺去，一會我給你捶腿。」

「不用啦，今天我沒走多少路。明日早起，記得做那批買賣去，咱們有好幾天不開張了。」

「方才我忘了拿給你。今天回家，見你還沒回來，我特意到天橋去給你帶一頂八成新的帽子回來。你瞧瞧！」他在暗裏摸着那帽子，要遞給她。

「現在那裏瞧得見！明天我戴上就是。」

院子都靜了，只剩下晚香玉底香還在空氣中游蕩。屋裏微微地可以聽見「媳婦」和「我不愛聽，我不是你底媳婦」等對答。



▲梁實秋、韓菁清夫婦及「白貓王子」、「黑貓公主」

▼「黑貓公主」

「白貓王子」▼

【作家交遊錄】

去雅舍串門子

■小民

月初獲梁實秋教授來函，簡潔幽默的寫着：

「我們搬了家，街上出喪的特別多，心想一定是黃道吉日，於是就搬了。所謂搬，只是二人二猫及幾件家具而已，歷時二小時搬完。大部份東西還沒有運，連日腰痛，不能與。」

讀後我和老伴兒喜樂說，梁教授搬家太輕鬆，祇兩小時就搬完了

▼梁實秋、韓菁清夫婦與本文作者小民女士合影



。他老人家不知道，梁大嫂已經零零碎碎的忙了好幾個月，若由計劃搬家算起，可能都兩年了。聽說當初在辛亥路訂下那層十二樓公寓時，是因爲看上了窗外視野寬闊。新屋佈置頗費了梁大嫂一番心思，通樓頂洋臺過道，隔出兩個小房間的，做梁大嫂專用的書房，和縫紉工作間，充份的利用了新居每一個角落。客廳一排籐書架，典雅古樸。臨街大窗外，風景如畫，一年四季都可以看見樹影婆娑，綠蔭悅目。正自慶幸環境佳美，豈料到住進來，過了一段日子，才發現橫在遠處一片青山上，點綴的灰白景物，原來是一座座墳墓。難怪時常瞧見出殯的隊伍，由樓下馬路吹吹打打的經過。加上大樓雖高可不隔音，誰也不願意成天欣賞送葬，悼亡魂的哀樂。於是乎興起遷離新屋，重回舊厝之念。但拖了兩年以後，才實行「搬了家」。

其實，在我們的心目中，梁教授無論住在何處，何處就是「雅舍」。想當年梁教授無意間，爲自己在四川重慶北碚的居所取名「雅舍」，同時以「雅舍小品」專欄發表幽默雜文忽忽已過四十餘年。那個雅舍如梁教授形容之：「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雖然看來一無是處，但梁教授認爲是「可愛的」，因爲它有個性。

故所以，凡梁教授居住的地方，無論天南海北，無論茅屋華厦，都會有個性，都可名「雅舍」。來雅舍串門子最大的享受，便是欣賞梁府的書香，聆聽主人詼諧睿智的談吐，使人感到親切舒適，且受益

▼梁實秋先生在居處客廳贈送譯著「咆哮山莊」予小民女士



無窮。梁教授給人的感覺，總是不慕榮華，淡泊寧靜，凡事有恃無恐。每次見到梁教授，我心底就宣稱：智慧使人年輕。

是的，誰都看不出，梁教授是八十多歲的「老」人。老字絕不適合形容梁教授。若必須用老字，也只爲了尊敬的意思。當你看見一位行動穩健，記憶特強，眼清目明，充滿人情味的學者，他未曾染色的頭髮只略呈稀少，耳朵稍稍重聽卻毫不影響交談，你能相信他已經八十高齡嗎？而當他和雅舍女主人風趣的調侃，彼此訴說生活中的小困難，你會感到他們確是相配的一對佳偶，彷彿兩人已經共同生活了半世紀。

雅舍的成員，除梁教授及夫人外，尚有黑、白二貓。黑的名「黑貓公主」，白的叫「白貓王子」。梁夫人待二貓像疼孩子一般，親自照料貓食，給貓洗澡，表現了高度的耐心和仁愛。

我和喜樂每次去雅舍串門子，總是滿載而歸。梁教授見我去了，必贈以新書大作。梁大嫂則端出美味的零食分享「同好」——我也是吃零食會的會員。而且若發現梁大嫂購買到物美價廉的時裝飾物，只要讚美一句：「好」，梁大嫂定慷慨的割愛贈予。尤其些是那紫色系統的，更是理所應該送給「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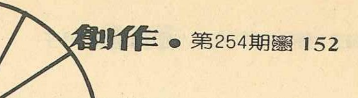
我常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雅舍」這位引以自豪的朋友。他對喜樂和我，及我的孩子們，誠摯的關懷，鼓勵，讓我相信世界上確實有「朋友的愛」，友情的珍貴，也是上帝給人類最豐厚的禮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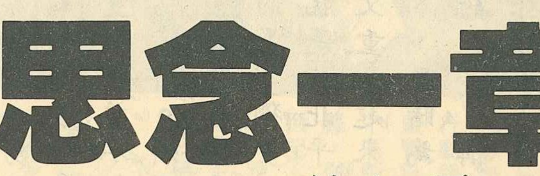
是的情況，舍下是一家四口，除了愚夫婦外還有一白貓一黑貓，這兩隻貓是我們所寵愛的。白貓愛吃鹽酥蝦，黑貓愛吃魷魚絲。菁清每天要為二貓做清潔打掃、洗澡撲粉、剪趾甲，有時候還要餵青草餵保濟丸，夠麻煩的。俗語說，「有根的多栽，有口的少養」。兩個不是恰恰好嗎？可是我們這兩隻貓，並不相得，需要黑白隔離，否則見了面就招脖子。不見面時又嗚嗚叫。煩不煩？

小民是忙人，要寫稿又要理家，她做麵食做得很好，我叨擾了好多次。喜樂先生的墨畫獨步一時。賢伉儷都是北平人，我每次見到他們，主要的話題就是談北平。許多北平土話我差不多都忘了，見到他們二位就不由得又重拾起來，引以為樂。「故都鄉情」每幅畫稿完成，必先賜寄影印本，先睹為快。聽說第二集也快完成了。這是一部有關故都風土人情的巨著，稱得起是圖文並茂。

我現在等着你發表小民的文章，看看她怎樣勾畫我們這一家四口的面目。

梁實秋 拜上 七二、七、二十





思念一章

徐望雲 文
陳菊美 版面

夜，會有夢自掌中起？
在你負笈他鄉之后，
月光的歸程想必很遠很遠了。

每晚，我依舊讀書寫字
飲滿壺記憶
而睡前的例行掩窗
偶會流進一些沉默
過於期待的心原
鋪成串酢漿草
狩獵這一季心事

啊明天，若你也佇望
久久，我就把這一闕想念
安置在蒲公英來去的路上……



一花亦眞

朱天心 文
陳菊美 圖

搬來這山脚下的家已有十年了，屋後的荒山也在這些年間被我們陸續開墾出了一小片隙地，尤其近一兩年的努力經營，飯桌上每隔三兩天還可有一盤自家院裏生産的蔬菜，這些耐瘠土的菜絕對是家中唯一有耐性的爸爸種的，媽媽是種菓樹，我是一到春天總與爸爸爭地，種出一大片金黃色的虎皮菊，鬧烘烘的要開到清明以後才肯暫歇花事以待來年。

兩棵桃樹則是媽媽的寶貝，最家常的是天天在其間架了竹竿晾衣服，春天花開的時候，媽媽又最喜歡帶着貓狗在山上老遠欣賞院裏的桃花，覺得很像水滸裏的世界：一行者路上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晚誤了宿頭，正愁哪裏投宿是好，過了一條板橋，遠遠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桃花盛開時眞就是紅霞二字，我們屢屢元宵晚

上在樹下喝酒放火花，映得個火樹銀花討媽媽罵仍是值得的。

端午以後便可吃桃子了，常常一早起來啥事不做，先肩一根長竹竿去樹下打幾個桃兒做早餐。矮處的摘完便上樹摘高處的，家裏屬我不怕毛蟲身子且輕，常盤踞在樹上便吃個不歇，孫悟空看守蟠桃園的生涯本是我極嚮往的。

兩棵桃樹旁有一柳樹，不知是品種不好或土瘠，看相實在不佳，尤其葉子總招蟲咬得斑駁，不過如此每天清晨總引來一大羣小黃翠鳥穿梭其間笑鬧不已兼吃早餐，便也罷了。又且柳樹初抽芽時正逢桃花開，桃花柳綠配在一塊其實是一幅畫糟了的匠氣國畫，但生在自然風景裏就叫人流連又流連了。這裏屬姊姊最有福，她的書桌是正臨這一景致的。

桃樹人家有事。若說美麗而家常的桃花是中國的，那悲劇浪漫得有些風格花了的櫻花當然就以她們的主人大和民族了。唉，其實若無人們對她們硬加的各家詮釋，造化天生，無非也都是大自然的女兒們，差異姿態是有的，好壞罪果哪由她。桃李有言，豈不要痛舒千年來所受得文人雅士們的評頭論足，真個是青天白日，哪由得你指東劃西！

因此其實也很喜歡櫻花的，曾經在日本整整趕上一季的花開花落，一次站在一個植滿櫻花望遠不盡的長堤上，那花海如煙直接天際晚霞，寒冷的堤上並無過客或歸人，只我和姊姊在那佇立良久，姊姊是一襲大紅飛滿金菊的長襖，我是一件葱綠開斜襟的織錦緞襖，兩人皆打兩條垂胸髮辮，冷風一吹，櫻花瓣閃閃而下，我們却一動也不敢動，因爲已是那畫中的一部份了，畫名爲皇甫松夢江南中的句子：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又或像主奴二人，陌上花開，若有男子

緩緩而過，我們或會向他借傘，從此生一段聊齋故事。

種菜種菓樹才眞是農事，除草殺蟲施肥培土，滿是家常生計的苦相，不若花事來得浮誇迷人心志。我就是種花的。

一棵金桂是我和爸媽從深山裏已荒掉無人煙的廢園裏移來的，那家桂花足足有一丈多高，一副根深蒂固撼它不得的模樣，只得砍了一枝回來插枝，初時殃殃極可憐，我悉心照顧着也給活過來，現在也有兩個人高了。我最記得唸大一時第一次花開，那時蕭麗紅的「桂花巷」正在聯副上刋載，蕭麗紅住在「千江」裏貞觀住的臺大對面一家民房的破樓上，常時約我放了學去她那坐坐聊聊。那回便搶新摘了第一枝桂花去，和她雖是舊相識，但一段年紀的差距她只當我是丫頭並不說女兒知心話的，後來看了「千江」，想想與大信的分手應該是那段時日了，而那樣一個秋天裏的一枝桂花香，不知可有助她在渡刼中能有一絲豁脫。

一直奇怪亞熱帶的臺灣爲何不能繁花似錦，若說地窄人稠，荷蘭、日本較我們尤有過之，說是氣候燥熱，我更屢屢驚奇予人鮮花豐麗印象的印度了。日前看了一部以印度爲背景拍攝的英國片「熱與塵」，片子好壞非關本題，用此二字來形容印度最恰當不過的，但同時那樣的絢麗繽紛，也能生自那塊岩黃色的國度也是够不可思議的了，或許它們是有着個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民，日日晨曦中恒河畔的敬神膜拜，無有過於用鮮花來表達了。

好吃如我對日本料理仍無法領略其妙，唯喜歡它的取材天然隨意。一次日本友人請我們在大宴小宴之餘吃吃看最尋常人家的日常料理。我們依約比進餐時間早一個小時到，主人家寂然如水，完全沒有中國人請客時

的煙火沸揚。隨着時間的逼近，只見主人不時與我們閑適相對奉茶進和菓子，廚房裏却全無一點動靜，知道主人是單身女子且家中並無傭人，饑腸轆轆外加好奇心弄得人人大惑不解。此時只見主人起身告退，餓癱了的我們正萌生意，却見她一人在廊前庭園中閒閒逛逛，東採採花西折折葉，悠哉得躁殺了屋裏的客人。怪道中飯仍及時上桌，却見大盤小碟的全都是主人剛剛在院中摘弄的花葉，好看之外還都可吃，我們神農嘗百草的都試吃了一遍，滋味如何是另回事，光是這些植物的天然原味就叫人很覺新鮮和感動。老子說五味令人口爽。是故大羹不調，日本料理有這種提醒人反璞歸眞的好處。

因此也想學學此種生涯。前年在梨山叔叔的農場避暑，爸爸見蘋菓樹下多長有一種似蒲公英苗的小草，端詳半晌終判定爲薺菜，說是山東老家都以此來包餃子，味道很美。我一聽是薺菜便先叫好，西湖遊覽志裏讀過「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想想，什麼花敢叫桃李生羞呢?!此時雖只見薺葉不見薺花，光這個摘吃野菜就很合我脾胃。結果衆人摘了一整個上午，揀揀洗洗擀了餃皮，上桌先請爸爸嚐第一個，爸爸品味良久，判定並非是有特殊怪味的薺菜，這可好了，滿桌只此吃食，便都只好冒着寧毒死勿餓死的危險一齊舉箸。一餐吃畢並無傷亡，這樣一個美麗的錯誤一直叫我難忘，但也只有一沒有二了，到底是現代人，還是市場裏現成的各種熟相識的豐綠蔬菜才其實可口。

再說回自家的菜園，除之不盡的野草大概是唯一會令人對田園生涯起倦怠之心的，可是近來我們却發現了極好的解決良方，緣起是年初養了三隻兎子，平日給關在一鐵絲籠中，白天把籠子搬到園中野草上一放，不

用半個時辰就吃乾淨一方塊地兼施肥。三隻中的得得與波波買時老闆强調是一對的，公的得得土黃色的極强悍調皮，母的波波鼠灰色又名波麗露，臉頰鼓鼓完全似卡通裏的兎寶寶造型，溫馴且蕙質蘭心，專愛吃各種花瓣。後來知道爸爸眞正喜歡的是標準的白兎，便又買了一隻玉兎也似的卡卡。

三個兎子長長大半年已屆適婚年紀了，却始終不見波波有懷孕的跡象。一次一個內行養兎的朋友來，玩玩一陣竟意外發現波波也是公的，如此一來眞苦了這三個光棍了。這一發現，爸爸頓生憐憫之心，遂將他們的單身宿舍開放，讓他們可自由在園中活動，以打發單身生活的單調無趣。却好貓狗與他們也處得來，另一隻俄國牧羊犬也權充牧兎犬不時管管他們。卡卡與得得都是兎子善尋舊路的定時返家，只波波一人常野得有夜不歸營的紀錄。一次波波出去三天未回，我們斷定大約被山上的大蟒吃掉了，眼不見爲淨，只可惜了牠極美麗的皮毛和清潔馴良的心腸。隔不幾天，一位十分愛好文藝的讀者朋友來訪，我們自然邀他園中立立，他懷着過分朝聖的心情把我們的荒山大大誇讚了一通，說如何有隱者田園山居之趣，正讚得我們極不好意思，只聽他激動到不可抑制的長嘆一口氣：「你們瞧，更還有野兎滿山跑！」一家人頓時不約而同擡頭厲聲追問：「你說什麼?」他被我們的反應嚇得愣不過來，半天才怯怯朝草裏一指，可可的果眞是離家多日的波波正跑在回家的路上哩！

園中除了兎子外，也有別家生靈奇事。四月的一個晚上，忽見園中延伸到山脚下的大片野荻草中遷來了一國螢火蟲，閃耀繽紛如十月時總統府前佈置的那些火樹銀花，我對螢火蟲的生平不甚瞭解，顯然小小一介蟲兒不適長程飛行，那麼他們究竟是如何一夕

猪王諸事

圖／敖幼祥



之間遷來如此許多，好費人猜疑，難怪古人會說是「腐草爲螢」了。我們也不及追究這些，只忙着約朋友來觀賞。一天獸性大發，一人帶了一個塑膠袋去比賽捉，並無半點古時女子輕羅小扇撲流螢的風雅。捉螢火蟲還必須膽大心細，因牠飛行並不快，呼啊呼的空中停停行行，大約螢燈有些重量。捉時便要大膽張開手掌向牠迎去，然後手掌一合便捉到了，心細功夫就在一合手之際務必仔細輕重防捏傷了牠。一次一隻蟲兒竟主動飛到我的食指上去，放心的一明一滅，當場把我變成E.T.了。

却說那回的捉螢大賽雖全無傷亡的把牠們又放回野地，第二天晚上却一隻都不見了，不知又流浪去哪兒，我當然寧可相信是那白日的一場大風把牠們硬生颳跑的，不願牠們是對我們這羣朋友失望了。整個的夏天夜晚，我不停止的期待牠們的再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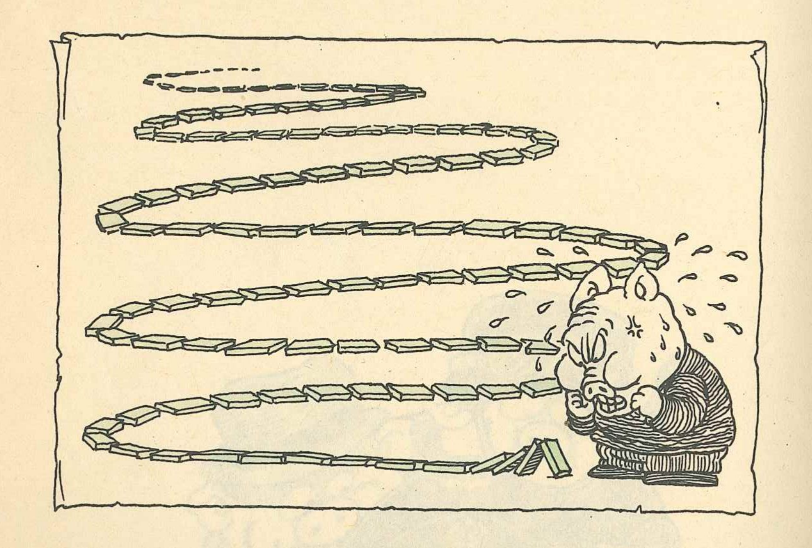
凡此種種生活我總不大愛向別人提起，總覺這份閒逸在此時此地的臺北似很矯情、很可恥。閒居本非我所願，只能怪我工作的出版社就在家對門，凡事一辦完便可縮回家裏，因此也時有匆匆不及換下睡衣的與書商們談生意的時候。便就隨緣隨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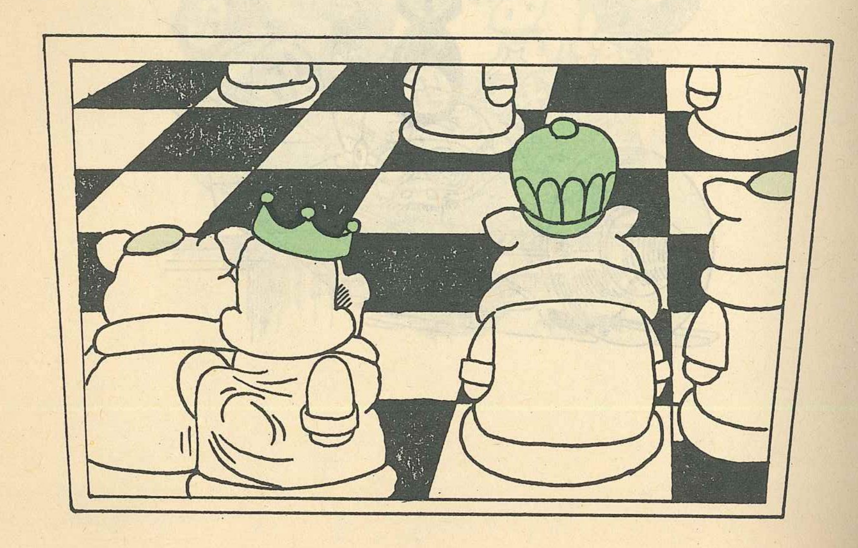
弘一法師喜歡的偈語：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花枝春滿，天心月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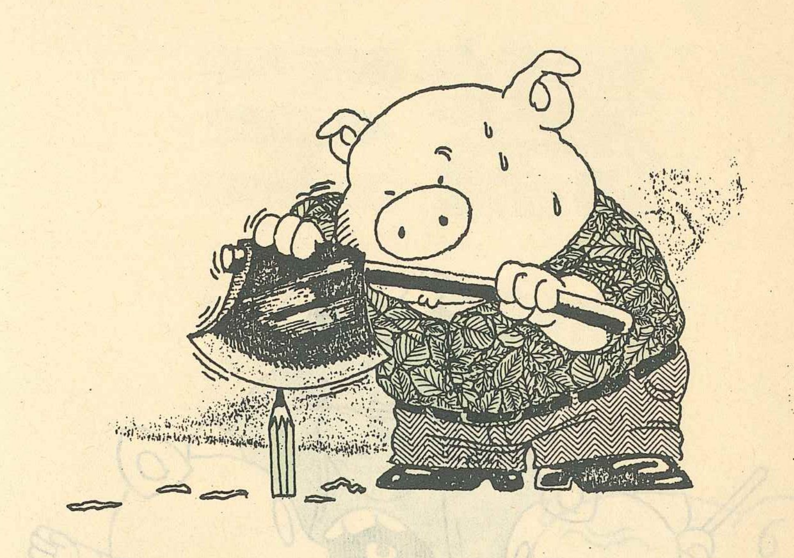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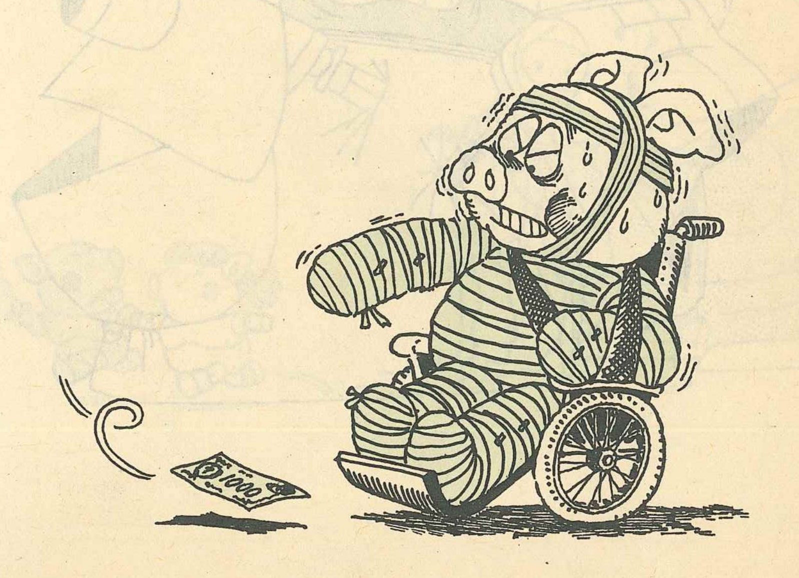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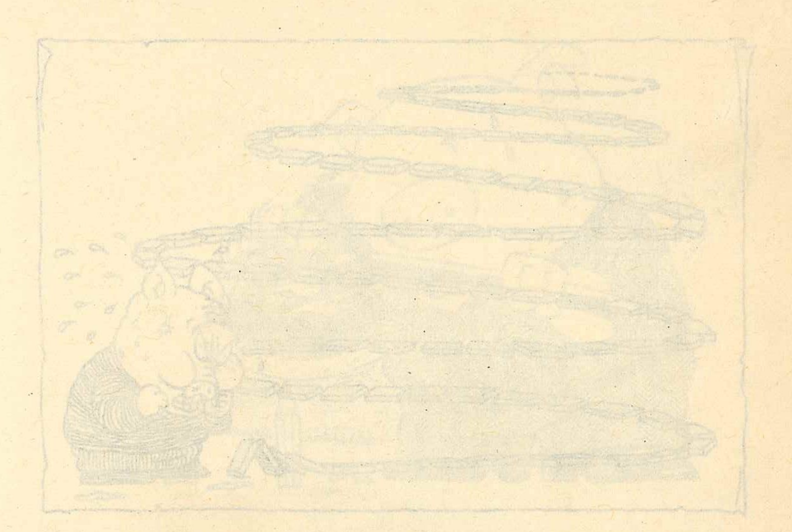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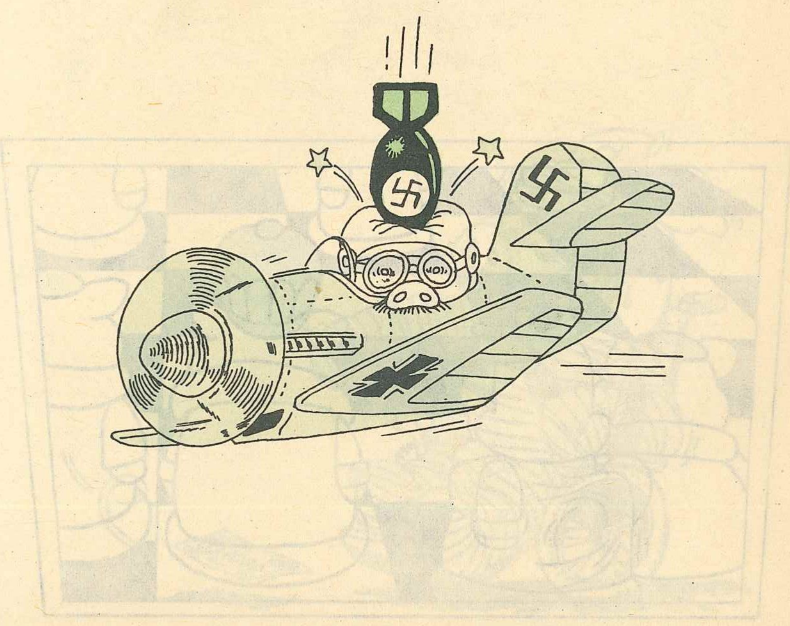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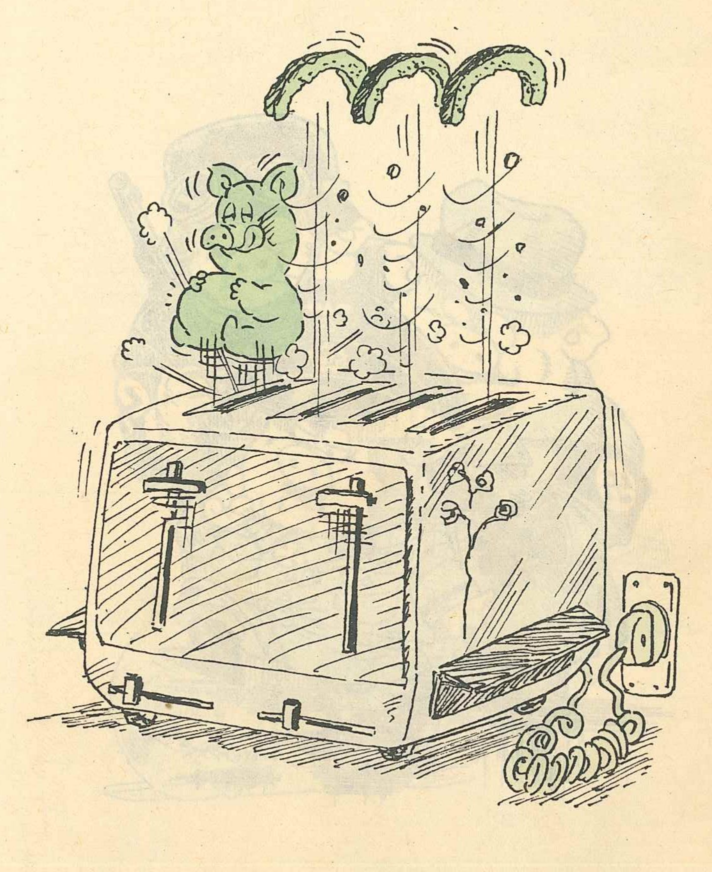












稿約

創作出刊了二十一年，還有前程要走下去，沒有別的理由，歲月一如醇酒，需要好文章作酒麴，希望你能讀到好文章，也希望刊登你的好文章。甚至你的意見！這是良心的共舉，我們不妨懇切相約：

稿約

●短篇小說／字數以不超過一萬二仟字為限。

●散文／雜文／報導：字數以不超過六仟字為原則。

●漫畫／詩／攝影創作／極短篇。

來稿請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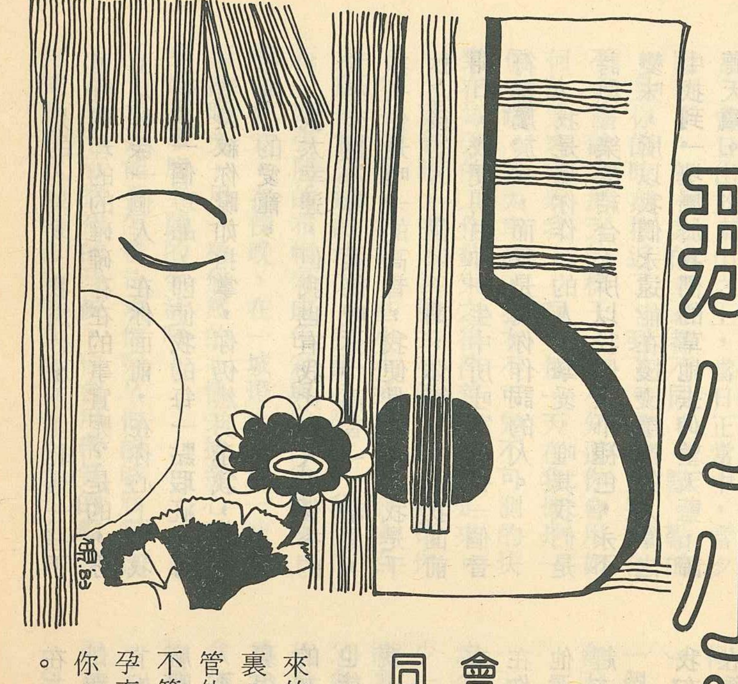
北市仁愛路四段420號地下廳

請詳寫眞實姓名、地址、電話

作者來稿請註明眞實姓名及小傳，俾便介紹。

來稿如不願刪改、請註明

如須退稿，請附回郵信封。



那小小的少年

文／晴　夜
圖／范傳硯

會不會所有的女孩都有同我一樣的信仰呢!?

會不會她們也相信，在聯結着過去與未來的時間之流裏，在廣大無垠的宇宙的荒漠裏，有一個小小的少年，會尋路來會你。不管他和你曾否是一個街頭兩個匆匆的行者，不管你們是否會以不同的土壤、不同的養份孕育血肉，你們終究要相會，而他能夠欣賞你，有如你是一尊稀世的絕無僅有的藝術品。

蘇莉莉■攝影

是的，摯愛，我爲什麼不能相信一些不可解釋却的的確確存在的事實呢？是的，你正是那樣一個人，在你面前，在你心上，我自覺是一個珍品，即使我的每一點瑕疵，每一道裂紋你瞭如指掌，你仍然明示我，我是你唯一的愛寵。

我太幸運，但我也有我比別人更優秀的資格來擁有你，柔總喊你「高音」，摯愛，如果你是唯一的高音，我便是知音，我是千秋之後的另一個鍾子期，你第一次在我面前開口，我便明白你一生中所吐露的每一個音符都屬於我，而我是爲你作詞的人。

我是爲你作詞的人，摯愛，唯其我們是詩與音樂的結合，所以我們永不褪色，永不變味，所以我們永遠能在擾擾攘攘的人羣之中找到一塊屬於我們的草地去仰望天藍，諦聽天籟。

草地有時在幻覺裏，有時在人間；有時在去石門的途中，有時在你家的後山，你的母親問我——我們住得這樣偏僻而鄉下，你肯嫁給一個鄉下的孩子嗎？我應該計較些什麼呢？我既然決定和你在一起，我便追隨你，不管你投落的影子巨大或微小，我能在那裏得到蔭涼，摯愛，我並不全是都市裏新潮的女孩，我也有水似的心，山似的豪情，我也能吃苦，因而，你可以篤定地告訴你的母親，她是毋庸掛慮什麼的。

是的，在時間、空間的無涯的荒漠裏，有一個地方，有一個人，有一句話，是他伏在你耳邊對你說的——「望你早歸」，雖然他還說 NO END WAIT，但你怎能不匆匆趕去會他呢？

摯愛，我是相信着這樣的神話的，不管我在何處，我做何事，我心中有强烈的渴想在衝擊，我在焦灼中等待與你相聚的時刻。期待中，生活是充實美麗的，我很踏實，我在你心上紮我的根，開我的花，結我的實！

當日出於東山之上，當日正當中，當夕陽西下，每一刻的意義都不同，一點一點的，見你的時刻接近了、到了，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我那天的樣子，我不知道你會用如何的笑容來看我——啊，每一天在我像是一個奇蹟，我太幸福，我有不可知不可測的快樂在每天的工作結束之後伴着你向我走來。

黃昏時，或者我們去吃飯，或者飯後你陪我去逛街。我有一些小小的虛榮，許多百貨店是我留連的地方，你耐心陪我，我們把每一匹張開的布幅看成色彩與線條的結構，啊，摯愛，在傍晚，在一城燈火亮起一城慵懶的時光，用一種悠然的心情去撿選心愛的東西是多麼美麗的生活呵！

我還能再怎樣苛求你呢？你能夠欣賞我，當我穿百摺裙的時候，你會用帶笑的聲音打電話給我，說你要吻在第九十八道摺紋上，當我試新裝的時候，你會誇讚我，說我美得「冒泡」（這是我們專用的最高級形容詞），一個女人會爲你不厭其煩地打扮自己，一個女孩站在你身邊，即使她容貌平庸，也會因喜悅而容光煥發！

下班後、上課前，與你相處的時光總是一天中我最開心的時刻，你常常粗心的忘了許多緊要的事，有時又細緻得會注意到我缺少一個裝錢的皮夾，然後你會在我上課的時間裏逛一個半小時的委託街去爲我物色，你又會爲我買精彩的好書，這一陣子我被傑克倫敦粗獷狂放的風格迷惑不能自抑，你到處爲我蒐集他的作品，你來不及應付我看書的貪婪，你說：我們得找個靈媒來召傑克倫敦的靈魂，讓他口述，我筆錄，你來讀！

有一日看到傑克寫的一篇自述，說他最記得幼年看的一本書，「錫格納」的開頭第一句——「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少年」，可

是他却夢想着成爲一個大音樂家，傑克說：「我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少年，我爲什麼不能變成錫格納所夢想變成的呢？」

摯愛，我對你有同樣的信心，所謂「小小的少年」我是太能够理會那種神韻了，有多少理想與美醞釀在你心中不曾酵發？你能成爲你要成爲的那個樣子，摯愛，我有把握。

我常常想起我最要好的朋友首次見過你之後說的——啊，他不怎麼哦！我一向是心高氣傲的，一個「不怎麼」的人能叫我傾心，在她是多麼意外啊，然而，我有眼光，我明白你比誰都高，比誰都深，唯其你不浮泛，所以你不澎湃作響，摯愛，我發覺你，像居禮夫婦發現令他們不朽的鐳和鈾，我也是經過多少努力多少尋覓之後，才在不意之中得到你的呵！

只要能使你的生命發光，我願改變我自己來適應你，遇見你之後，我對感情的態度從高飛狂瀉的瀑布變成了涓涓的細水長流，改變在一刹那之間來到，我並無絲毫不適的感覺，如某我應該是一朵葵花，我爲什麼不安於仰望日神的姿態呢？

朋友們都是有心人，勝璋送一本書給我，書名是「我願水長流」，項青給我們一對棕色玻璃製成的貓頭鷹，模樣兒活像我們珍愛的那一對松果，朋友們都是有心人啊，這樣多不言不語的祝福，一個人須得做開多麼寬濶的心襟才配承受這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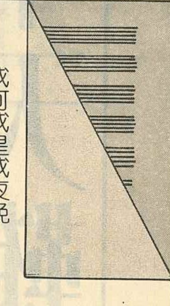
畢竟和你在一起，我是充滿着喜悅和驕傲的，你比我更接近詩的本質，你總有一些撓速得叫我吃驚的聯想，今生的幸福是在掌握中盈溢了，來生呢？

來生我們還在一起，我們的愛永無止境——你說，來生我們投生爲鳥，去廬山的梅林間爲有情人頌歌祝福！啊，摯愛，你還記得那天，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清晨，我在廬山的鳥聲裏答應與你長相廝守——你還記得那一刻，我的激動和你的激動交織在鳥聲裏，摯愛，我們的結合是詩與音樂的結合，所以你不是火花，你永不熄滅，永不褪色，永不變味。

前幾天簡給你的結婚帖子裏附了一張便箋，要你帶你的女友同來，你在後面加了幾個字，我無意間看到了——「那當然囉。」一切像是理所當然的，簡的婚禮上，他與他的新娘是當日的主角，而我們是未啓幕的一對，我們將有更多的希望，更燦爛更完美的另一日吧？

永恒不是不可能的，終生相愛不是不可能的，華岡上那男孩說：Tomorrow is today, and today is forever，下輩子我們投生作鳥，在廬山，仍然欣喜地譜唱春之韻律。啊，摯愛，說下輩子還太遠，今生還長，今生的幸福是盈溢在掌握中了。

摯愛，讓我記錄你生命之花盛開之年的風姿吧，讓我爲你的存在作一點儘可能完美的詮釋吧！我將永遠的喚你什麼呢？我的情人，你有千變萬幻的名字，然而你只有同一的風貌，你已經化爲我的肌裏、我的精神，我還能怎樣去夢想我一個人的獨立呢？



或河或星或夜晚
或花束或吉他或春天
或不知該誰負責的，不十分確定的某種過錯
或別的一些什麼
——而這些差不多無法構成一首歌曲

瘂弦

少年情喟天難管

悠悠

春秋迫人，
歲月在烈日和濃蔭下流倘
偶爾駐足，天光雲影裡，記憶不遠，
總有些成長的喟嘆！

九月二日　星期三

天氣不好，陰涼涼的，走到外面才知道下雨了，同學們的頭髮上都沾上了小雨珠，我望着那些小雨珠出神，至於校長訓些什麼話早就是聽之藐藐了。

我在想，如果髮際上每一顆小雨珠都是一個小小的夢，那充滿盼望或希冀的夢。以前曾看過一句話：「請悄悄的走，別踏碎了我的夢。」那踏碎小雨珠的會是太陽嗎？那麼告訴太陽吧！請悄悄地來，別踏碎了小雨珠裏的夢。

九月三日　星期四

有颱風過境，窗外大風夾着雨，那樣颼颼的吹，那樣瀝瀝的灑。聽！風和着雨，在訴說些什麼？

聽雨的小屋有嘀答的節拍，漏雨了。別惱呵！用小杯盛起，且視做大自然的賜予。風雨依然瀟瀟。聽！風和着雨，在訴說些什麼？

晚上，因為停電，我點起臘製的聖誕老人，藉着那燭光看書，但是聖誕老人他那一廂淌着眼淚，令人看了着實不忍。想起了杜牧的詩句：

多情却似總無情，
唯覺尊前笑不成，
臘燭有心還惜別，
替人垂淚到天明。

我吹熄了臘燭，不願意他替我垂淚，我又無言以對。

九月四日　星期五

才開學，課表就排得滿滿的，想來這個學期應該是充實而豐盈的。

今天頭一次上數學課，來了一位年輕，身材頎長，態度溫文爾雅的男老師，教人暗自喝采。自我介紹時，他說自己是位相當虔誠的天主教徒，端詳他的舉止、形貌，那氣質倒很相稱。也許可以說，他更像一位修士。

下課後，有幾位同學聚在一起竊竊私語，談的全是他，評頭論足的又說又笑。才剛剛開學呢！空氣中就滿溢着這麼熱鬧欣喜的氣氛！

九月五日　星期六

我們靜靜的，乖乖的坐在課室中等着每一科科任老師來上課，會是怎樣的一位老師？心中不免好奇。那心情眞是既新鮮又有趣。

教生物的戴老師膚色黝黑，有一股巾幗不讓鬚眉的味道。敎英文的陳老師眼睛像金魚眼般的圓大，敎起書來却是一板一眼，要是有誰不認眞聽講，她馬上就會知道，並且把目光飄到那邊去，瞪着你瞧，使你連魂飛天外都不敢。

九月六日　星期日

夢裏，我枕着一枕的玫瑰花瓣，我彷彿又回到一座充滿了玫瑰的校園，我又一次的說玫瑰的花香是帶着酸味的，可是她們偏說是甜的，我聞它，明明是酸的嘛。

醒來，到那兒去復尋我失去的玫瑰？手絹裏、手掌心裏，不再有那酸酸的玫瑰味了。我想告訴那遠離的朋友們：再相見時，我們回校園看玫瑰去吧！

滿斟綠醑留君住，
莫怱怱歸去！
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
花開花謝，都來幾許。
且高歌休訴，
不知來歲牡丹時，
再相逢何處？

九月十日　星期四

發歷史考卷時，老師對我說：妳這次考得不理想喔！害我難過了好一陣子，我實在該用心唸書的。

數學老師說這次競試，如果考九十分以上就給我們獎品。我始終覺得要他給獎，實在不是件簡單的事，但却好奇的想得那份獎，那怕是一本聖經也好。

有時候，人必須變得現實些，再不要悠閒地看小說或收集落葉了，再不能想太多的怪問題，讓課本裏的思想充滿腦子，讓上課和作業塡滿我的每一個日子吧！

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

該怎樣對老師？怎樣對同學？怎樣對一切我所要接觸的人？有時眞令我感到徬徨，也許是因爲我還未定型的緣故。

我常在週記裏情不自禁的寫些模糊的話語，正因爲我覺得徬徨，但老師似乎不能爲我解答。也許老師早已涉過這段愛作夢的年齡，已經忘了這段心智成長的痛苦。也可能，她從未

有過這類的苦惱吧！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可憐的人，如果你懂得深些，何處不能滿足？何處沒有快樂？何處不是天堂？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一

哦！老天爺。我的腦子裏爲什麼裝着這麼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呢？我實在沒辦法禁止自己不去思想啊！

賀老師說過，女人天生就像一座最精細、最微妙的雷達網，時時刻刻在思想、在探索，任何微小的東西都逃不過的。

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好幾天沒記日記了，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

突然間想念起以前的好友：寶碧、陳臺玲、顧素華，該給她們一一去信了。

臺玲在上封信上說，「那條佈滿青青濃蔭的道路上，依稀的又看到兩個滿腦子幻想的傻女孩，騎着單車，一邊走，一邊兒互背詩詞……」臺玲有着多麼易感而豐富的情感，甚至還記得那段日子的點點滴滴。

擁有這些朋友，也同時擁有那一段「爲賦新詞强說愁」的日子。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軍訓課，太陽很好，我突然仰頭去望天空，從不知道天會藍得那樣深邃，菩提樹葉輕輕地在搖曳，發出嘫嗦的聲音，這陽光、這樹、這風，給我一種幸福的感覺。

有人問我，最欣賞那位老師？當時我一時答不上來，現在想起來，覺得李淦老師最好，他教我們歷史，是個最化歸自然的人。衣着樸素、言辭灑脫，從來不會作假，或故意裝腔作勢的去學高貴紳士。下課時他坐在池畔或那個我們稱之爲「交誼池」的乾涸池上曬太陽，每次我總是看到他偏着頭，像在沉思着什麼。

今天下了歷史課，看到李老師半躺在教室前的草坪上，我又不禁心中喝采：多麼灑脫獨特的一位老師！他並不在乎別人將會有什麼看法。他是屬於心靈的、精神的，希望李老師永遠都能保有他的純眞與自然。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手持着筆，好像有好多的事擱在心頭，而找不到傾吐的對象。我的腦子就經常是這樣胡亂鑽，胡亂想的。

今天騎車回家途中，突然同情起一些常在課堂上偷看小說的同學。她們將自己埋入書中，讓書中的故事牽引她們到另一個境界裏去，而對於周遭嘈雜、庸俗的一切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雖然上課時看小說是不正當的行爲，然而，殊不知這却有一種茫然和懵懂的幸福。

鯉魚歌

少年情唱外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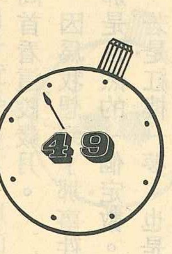
傑傑 文
王明嘉 圖

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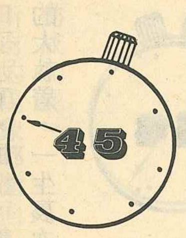
讀你的信，看那些字，像一滴一滴的及時雨，雨下完了，當然是一片藍天。

黑板上的數字是四十九了，覺得那是一面漸漸逼來的牆，背後的一面是巍巍峩峩的，人夾在中間，避無可避，甚至不能好好呼吸。不過，還不是照樣活着？以前，看高三生活覺得非人，結果還不是走過來了？

人總要肩有重擔，不然飛上天了；自己的擔子讓別人挑不僅不可能，而且可恥、而且無聊。「萬事如意」，多乏味？多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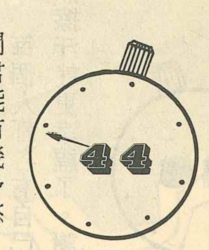
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負載；那麼紮實而有血肉，別人又挑不來，只覺這是幸福。有人來擦擦汗就更幸福了。謝謝。



好像越來越神仙了，吃得少，也不動什麼心。然而仰觀星雲，心裏老藏着一個秘密，却

專心致志地信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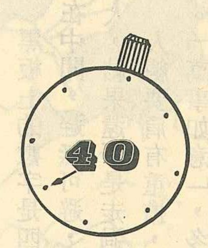
日子近了，屈指可數，甚至觸手可及，反而有了一種喜悅，奔馬衝刺的喜悅。這種大起大落的大執着，一生裏次數亦不可太多，然而因爲年輕，一切都自有其意義吧。



問君能有幾多愁？畢竟太年少了，連憂鬱都帶有可笑的意味。走過去之後，眞不知要如何回首看這段歲月。

因爲我想到了那事件，想到了要感謝，那是上天設下來幫助我成長的，如果有命運的話，那是自然的一個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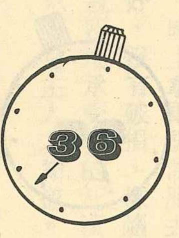
若是紅樓一夢，也是了無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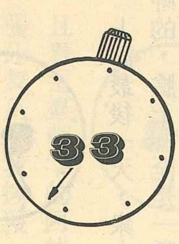
墮落不是很多餘嗎？在這個緊急的時刻。

只覺還是身在日子之外，難道就不能環扣上去？現在就是變成連鎖齒輪中的齒輪，那樣機械，那樣緊緊相扣的輪廻着也情願。只是不做在外面的包裝，太繁華、太孤獨。

孤獨。我不是說遠離別人而是離開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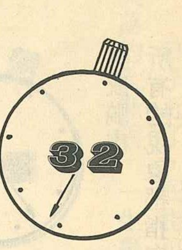
日子就是日子，以前是它追我，現在是我追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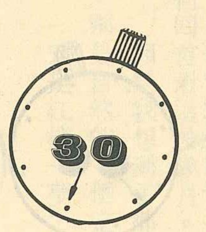
勢成騎虎。

所有的現象都指向一個目標：上，上，上！想長輩、朋友與自己、想七八月既定的歡樂，其實還不是都定好了？

今天情致高亢，也許因爲早起。



上課最後一天，衆人還是鬧，擠到靠窗的位子去坐，看每一個人，有跑的，跳的，笑的，叫的，臉上却全是一種異樣的歡樂，像夕陽廻光。有的還是靜靜地看書，三年來，這樣靜靜地看下來，待眼光從書本移開，只江上青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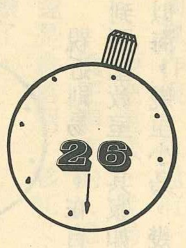


「不懂珍惜的意義！」有人是那樣口口聲聲說要珍惜短暫的時光與歡笑，要珍惜卽逝的離情。

怎樣珍惜？再怎麼珍惜還不是一樣過去，追憶起來還不一是例的惘然？



晚上拿軍訓制服去洗，領口老是一圈黑。我抖一抖這貼着身子四年了的卡其布，它依舊完好，沒有破損，像隨時準備再跟我跑上操場。然而這竟是最後一次洗它了，再也不能跟着我親密地承受我的汗漬。像死去的時光一樣，它將被仔仔細細地摺好，安安靜靜躺在衣櫃裏。只有它主人才知道。這樣的一襲灰樸裏，究竟藏有多少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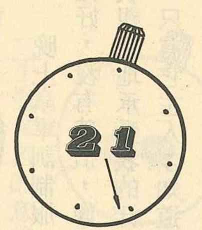


且看這羣數字的阿拉伯
張牙舞爪將我擄獲
我單槍匹馬，尺左筆右
陷入這場紙上的戰鬪
東方的手啊，中東的咒

如何突破眞叫我發愁
詩名「魔數」。這好玩的，每解不了一道數學題，便謅出一首短詩貶它。



親近則易狎。在自己教室自習，總有二三「同班人」壓低了嗓子嘻笑怒罵，其聲如蠅。溜到隔壁教室，其寂如廟，五六人散坐各處，自誦其無聲之經。小雨季方過，氣朗天清，風沉似海，幾座小島，幾本書……



天氣熱蒸得人神智難清，竟不知躲避。在書房裏一身硬抵八方熱氣，結果熱還是熱，這邊却是亂火燒腦，辛苦背下來的字句，被暑火燒得無影無跡。平常時分整個人也昏昏的想睏。好像用功過度臻入了一種化境，其實不是，是熱昏了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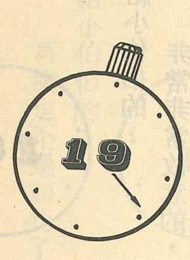


給小伯伯的：

要說現在有什麼心情，有也等於沒有。像風嘛，有也是沒有，可總覺得涼。偏偏這風，從小山的背後緩緩沉降到胸中來，化不開，又燒不起來，鬱着，像團死了的氣旋，不再能够興風作浪，也還有一股擾人的幽怨暗伏着，把人的胸口當墳墓了。

要把這樣一股濁氣吐出來也難，鬱氣拚命向膏、肓二地奔去。

眞正漂亮的人總有個光彩斑斕的明天，像彩虹，看來眞是喪氣，一下下沒有了，可是雨還是會落啊，彩虹又會出來，又消失，又出來，想來又令人振奮，偏偏一不小心，又惡性循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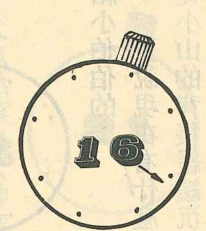


給小伯伯的：

非常非常故意的，想「寫詩」。這念頭實在讓人發笑，常常是一本拍紙簿，一隻透明藍蕊原子筆擺在桌上，靜靜的，像一幅叫「沉思」的畫，其實是狗屁，不相信去看看路邊的石頭，不也都是一副凝重沉思的表情。

弄不懂是無心是有心，總之那些披着詩皮的字句老是沒走幾步路便紛紛頹然倒地就死，用筆尖去挑撥，結果是——沒用。因爲筆也是死的，塑膠做的，握它的是位啞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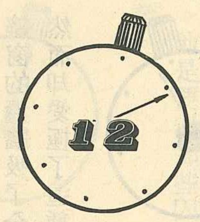
想想我是個啞巴，也沒什麼黃蓮。一杯無色無臭的白開水怎麼溫，怎麼涼，也不用說了。



大約剩下來十六天，如果把六天扣下來做緊張、幻想、浪費之用。那麼眞正讀書的時間就只剩十天了。事實顯示，這十天經過壓縮再壓縮，再經不起憂鬱、後悔、希望和掙扎等等無用的情緒來擴充篇幅聊天、看報、看電視，甚至「沉思」（倒胃口的字眼）？也沒這個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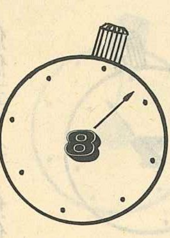
時和心情了。

可憐的窮人時間這麼少，怎麼够吃呢？也只好吃一口是一口了，拿手扒，狼狽。



徹夜不能成眠，眼中盡是如癡如醉的夜色，太熱了！生物時鐘因爲晏起晚睡成了習慣一時調不過來，一顆心竟也隨長夏的黑夜沉降，在低低的黑裏起伏反覆，像一尾水深火熱中的小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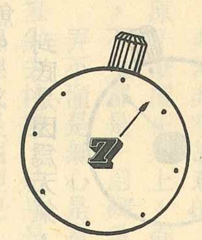
到底是因爲天氣，還是自己？



給小伯伯的：

再壞也不過如此了。我懸在半空中，上天下地都够不着，眼巴巴看着夕陽明月，看着煙

火紅塵。多想縱身一躍，投入熱烈的生活，悠然的歲月。肩上一座五行山，外加一記記數不勝數的符符咒咒密密麻麻囉囉嗦嗦，一壓又壓的，咳，死死的，任來來往往的小妖小魔羞辱我；悠悠五百年，悠悠五百年，悠悠五百年，悠悠五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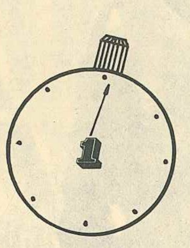
事情有點奇妙，信心又如活泉激湧而上。書房面陽，透早的鷄聲一啼，只覺每一寸金光翻窗而入，映滿整個房間亮晃晃。一張張書頁也微微發亮，彷彿頁背藏有天機。

鑲窗的素牆吸了全天的烈陽，到晚間便開始散熱，弄得鬱氣沉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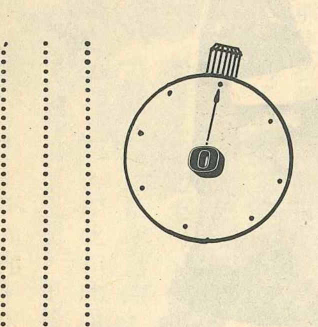
然而却愛極了這種有抱怨、有缺點的人間生活，因爲眞實平凡，自滿自然。



一個師大附中的應屆畢業生，竟在這最後的關口前倒地死了——是自殺。報上照出他小小的遺書，扭扭曲曲的字裏，又能掩蓋多少掙扎？壓抑多少憤慨？「參考書全部去燒掉！」他說。他是要與那些囚住他一生的書磚字獄同歸於盡。一股毀滅了的靈魂在血裏嘆氣，在火中抗議。



這眞荒謬，明天要聯考了。



……………



少年情喟外一章

那蹲在土司裏的歲月

劉城

早餐吃鷄蛋土司、午餐啃炸彈、波羅，晚餐則一切從簡。爲今日反省、爲明日計劃，十點一過，我們便又開始在預支的鷄蛋土司中，思量明天的歲月悠悠。我們都是這樣度過的，誰也沒有抱怨，也沒聽誰說過要自殺。我們僅僅是太熟悉於麵包的種種，如此如此而已……。

我們吊起衣裳來填補四壁，在書中撿食一些快樂的思想，用燈光來曬襪子；把白天剩下的汗珠注入硯中，拿來塗寫一些即興的詩句、或者一支歌、或者一幅破碎的山水。

在春天，風兒們曾經溫暖地揉撫過我們幼嫩的肩膀；夏天時，我們寂寞的朋友，像同聲似地走出了他們隱藏的洞穴；秋天葉黃後，我們便睡在同一片屋簷下；翻過雨聲的冬天，我們的孤獨都長全了手脚，且又能獨自漂泊了。

唉！對於生命，我能向你說些什麼?彷彿只有寧靜，才是一切的依歸。而苦難是風，是那使我們相聚的雷雨；時候一到，它便又催着我們急急上路！

別了！架上的濕衣、枕上的酒痕、你醉時一臉可掬的酡紅；子夜酣談的燈光、燈下的人、來去如夜的朋友。如果友情曾是一場雨，請離我遠遠地站着，以免我泫然欲泣……。

於是又想起土司、想起麵包，想起我們一同吃過，那夾在兩餐中間永遠啃不盡的饑餓魘夢。我們都是這樣度過的，誰也沒有抱怨，更從沒聽過誰要自殺、上吊。我們僅僅是太熟悉於麵包的種種，如此如此而已！

早餐吃鷄蛋土司，午餐啃炸彈、波羅；到了晚上，我們則可以負手向白晝謙虛地說：看哪！我從不向你索求些什麼，那怕是一丁點、一丁點兒可憐的溫飽……。

電子記事

文・蕭湘
圖・王明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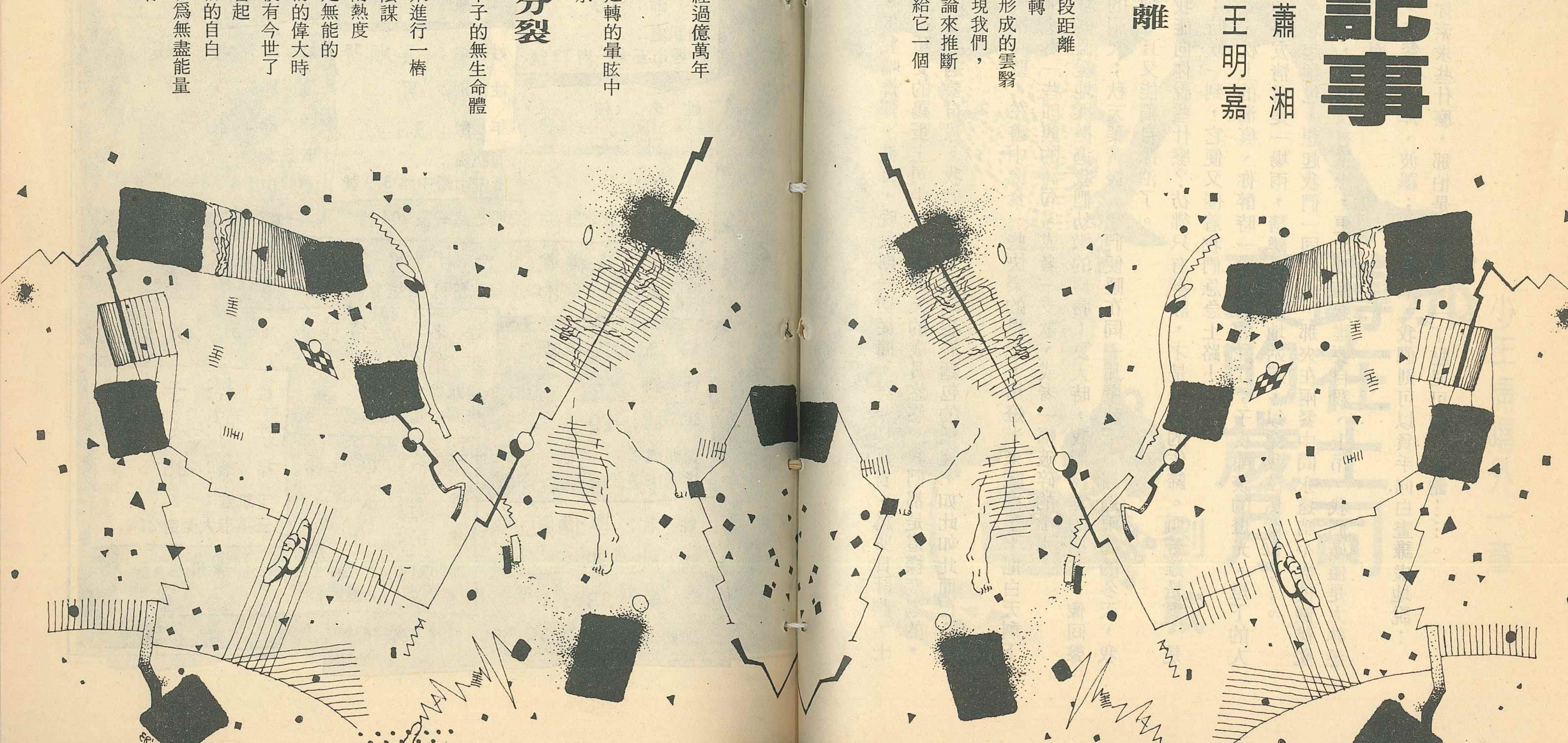
之一：距離

註定無由進入你的世界
從宇宙的最初我就只能隔段距離
圍繞着你快速而茫然地旋轉
自限於一圈因過度熱情而形成的雲翳
（後來，科學家偶然發現我們，
於是用微積分與量子論來推斷
我的戀情，並生硬地給它一個
名字：電子雲）

而從來沒有人知道，甚至經過億萬年
我暗戀着的你也不會知道
他們所謂的電子雲哪
那是距離之外，在迴轉復迴轉的暈眩中
我不覺掉下的，絕望的淚水

之二：核分裂

然後科學家引進一種學名中子的無生命體
試圖從遙遠的星球出發
用它已然死去多時的軀殼來進行一樁
宇宙有史以來最最無情的陰謀
相對是巨大的能量與熾焚的熱度
恐慌中我絕望地了解：我是無能的
當宇宙間還在傳說關於愛情的偉大時
我已確知，對於你，我是沒有今世了
於是有天地迸裂的奔雷聲響起
當我完成宇宙最後一圈愛情的自白
遂忍痛將身後所有的心事化爲無盡能量
流散在天地六合無緒地找你



姓名：洪志高　性別：男
年齡：30
嗜好：武術、文學
通訊處：
高雄市郵政信箱737號

姓名：張海青
性別：男
年齡：30
嗜好：音樂、游泳、攝影、旅遊
通訊處：
臺北郵政94～97號信箱

姓名：蔡碧美
性別：女　年齡：24
通訊處：
豐原市中興路今日市場16號

姓名：吳侑璁
性別：男
年齡：26
通訊處：臺北市士林雨聲街八巷3-1號

姓名：林芳如
性別：女
年齡：23
通訊處：
雲林縣麥寮鄉後安村47號

姓名：林文祥　性別：男
年齡：23
通訊處：
嘉義縣東石鄉下楫村51號

姓名：蔡筱帆
性別：女
年齡：18
通訊處：
中和市莒光路110號

姓名：李文城
性別：男
年齡：25
通訊處：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九鄰41-2號

姓名：蘇嵐僑
性別：男
年齡：24
通訊處：中和市民享街68巷19弄1號

姓名：楊海珊
性別：女
年齡：20
通訊處：
桃園市山鶯路169～1號

姓名：洪東昇
性別：男
年齡：22
通訊處：澎湖縣西嶼鄉橫礁村25-4號

姓名：王一文
性別：女
年齡：22
通訊處：板橋市文化路一段346巷2號

創作．

徵友

祇是一顆星　也能照亮夜空君臨天下……

姓名：梅霻
性別：女
年齡：25
通訊處：臺北市臥龍街426巷44號

姓名：于心秀
性別：女
年齡：25
通訊處：臺北縣樹林鎮樹德街136巷7-1號

姓名：邱玉惠
性別：女
年齡：19
通訊處：
中壢市五光一街12號

姓名：吳順賢
性別：男
年齡：18
通訊處：
臺中市臺中路379號

姓名：李淑媛
性別：女
年齡：22
通訊處：
新竹市中華路496巷4號

姓名：顏姿
性別：女
年齡：18
通訊處：臺北縣泰山鄉明志路一段104號

姓名：陳樵霖　性別：男　年齡：24
通訊處：臺北縣林口鄉臺電新村84號

姓名：沈依帆
性別：女
年齡：19
通訊處：
桃園市美龍街1號

姓名：沈筱亞　性別：女
年齡：21
通訊處：
桃園山鶯路文華巷一號

姓名：于雅琦
性別：女
年齡：26
通訊處：
三重市大榮街21號

姓名：儂佳琳
性別：女
年齡：29
通訊處：臺北縣土城鄉公館路30巷6弄3號四樓

姓名：李偉晨
性別：男
年齡：23
通訊處：臺中縣烏日鄉螺潭村溪南路146號

姓名：陳仰德
性別：男　年齡：34
嗜好：西洋歌劇、文學、藝術
通訊處：
臺北市辛亥路一段91號之1二樓

姓名：許燦堂
性別：男
年齡：24
嗜好：運動、登山、電影
通訊處：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號8之1

姓名：張婷姿
性別：女　年齡：18
嗜好：音樂、大自然、電影
通訊處：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60號5樓之三

姓名：龔俊榮
性別：男
年齡：26
嗜好：郊遊、電影、保齡球、熱門音樂
通訊處：臺南市南園街109巷59號

姓名：徐凱
性別：男
年齡：17
嗜好：溜冰、游泳、欣賞民歌、交友、沉思、逛書展
通訊處：板橋和平路安樂巷8弄2-4號5樓

姓名：林育菁
性別：女
年齡：20
嗜好：聽音樂、郊遊、看電影
通訊處：板橋市中山路二段光榮巷41弄21號

姓名：蕭蕙芯
性別：女
年齡：19
嗜好：大自然、音樂
通訊處：彰化社頭東興村清水岩路110號

姓名：劉華隆
性別：男　年齡：21
嗜好：交友、球類、電影、大自然
通訊處：豐原市三豐路大湳巷11-6號

姓名：王雅柔
性別：女
年齡：22
嗜好：集小卡片、郊遊、及一般嗜好
通訊處：臺南縣佳里鎮仁愛路230號

姓名：江彩珠
性別：女　年齡：19
嗜好：溜冰、大自然、游泳
通訊處：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2段96號

姓名：李斌　性別：男　年齡：18
嗜好：
聽音樂、大自然、詩文
通訊處：
臺南縣永康鄉復興路67號

姓名：簡益亨
性別：男
年齡：21
嗜好：散文、詩畫、吉他、野外活動、鑑定國產紙煙品質
通訊處：北縣中和市福美路301巷49號

姓名：顏聖美
性別：女
年齡：25
嗜好：喜愛大自然
通訊處：
臺南縣永康鄉永二街118號

姓名：藍瑋薇
性別：女　年齡：16
嗜好：音樂、繪畫、彈琴
通訊處：臺北市北投區石仙路一巷6號4樓

姓名：尤雅惠
性別：女　年齡：16
嗜好：音樂、文藝、舞蹈
通訊處：臺南縣新營市和平路27號

姓名：許漢東　性別：男
年齡：20　嗜好：釣魚
通訊處：屏東縣東港鎮延平路213～3號

姓名：陳靜琳
性別：女　年齡：20
嗜好：音樂、雜誌、郊遊
通訊處：
板橋市三民路一段156號

姓名：張智賢
性別：男
年齡：18
嗜好：運動、交友、電影、書、大自然
通訊處：
嘉義市永安街212號

姓名：吳佳菁
性別：女
年齡：17
嗜好：吉他、集郵、看書、看電影、郊遊、下棋
通訊處：北縣永和市秀安街7巷1號

姓名：楊瑰瑋
性別：男　年齡：20
嗜好：聽音樂、游泳、幻想
通訊處：
臺中郵政5-468信箱

姓名：游雙吟　性別：女　年齡：18
嗜好：愛書、愛玩、吟吟唱唱、頌天誦地、青山、綠水情
通訊處：
花蓮市明心街19號

姓名：筱帆　性別：男　年齡：19
嗜好：散文、溜冰、交友、郊遊
通訊處：宜蘭市東港路2巷6弄24號

姓名：楊世洲　性別：男
年齡：24
嗜好：
下棋、釣魚、聽輕音樂
通訊處：
桃園市青田街64號

姓名：林宏宇
性別：男
年齡：28
嗜好：登山、電影
通訊處：臺中郵政1942號

姓名：高惠英
性別：女
年齡：24
嗜好：閱讀、山水、音樂
通訊處：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30號

姓名：楊秀華
性別：女
年齡：23
嗜好：坐看夕陽落餘暉
通訊處：臺中市五權西六街20巷17號

「創作需要進步
友情必須醇厚」

蘇莉莉■攝影

創作 徵友資料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職業或就讀學校：＿＿＿＿＿＿

身份證字號(或補給證)：＿＿＿＿＿＿

嗜好：＿＿＿＿＿＿

通信處：＿＿＿＿＿＿

電　話：＿＿＿＿＿＿

徵友印花

參加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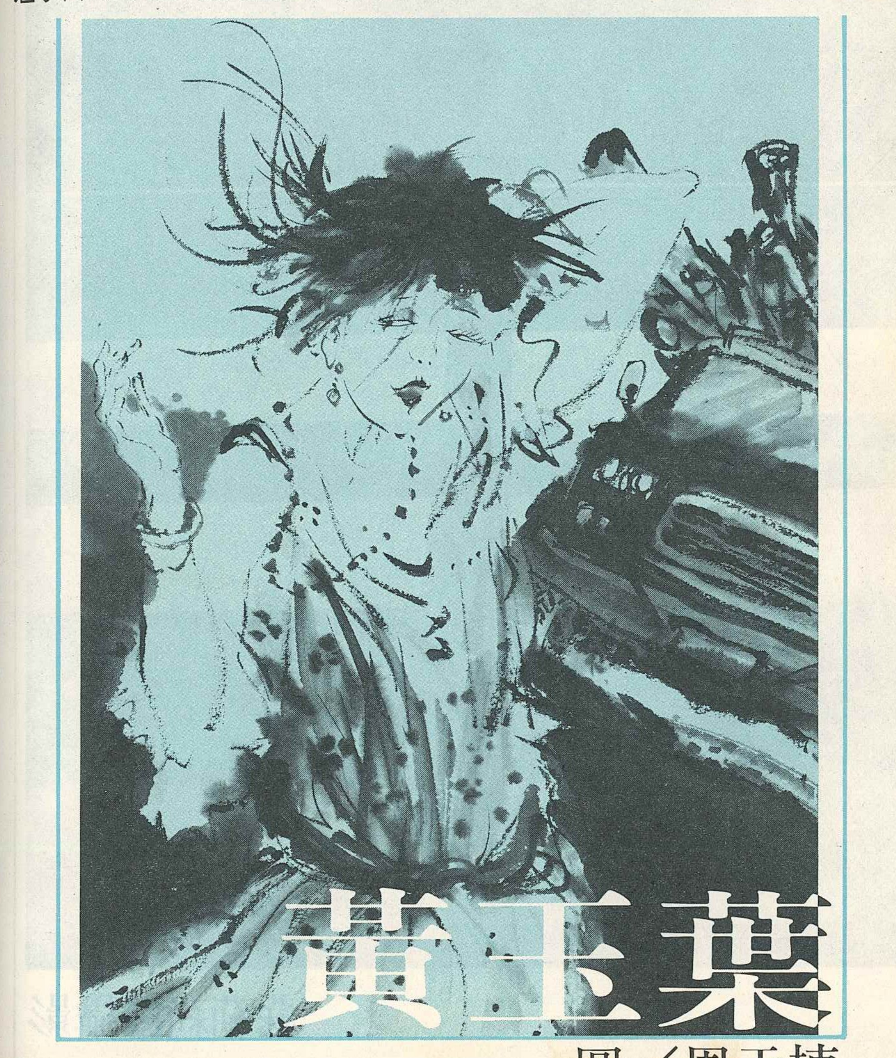
徵友請附當期印花，及郵票參拾元整，否則恕不刊登。也可用(3948號創作月刊社帳戶)劃撥刊登費參拾元整，將徵友稿，當期印花附於劃撥單背面之通信欄即可。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僅供讀者徵友之用

新月揚帆 孫秀蕙

創作爲您發掘的新作家／用作品光輝她的姓名



黃玉葉

圖／周于棟

我的姊姊玉葉死了。儘管她多麼爲村裏的人輕蔑與不屑，在聽聞到一個可憐的精神病患活活被卡車輾死之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相當的震驚，並體會到生命竟是如蜉蝣那般的脆弱！因此她簡陋的靈堂在我們家紅磚砌成十分低矮的屋子草草完成之後，竟也很訝異地看到幾位年長的鄰親來家中弔唁並探望年邁的雙親。也許他們已能體會到，不論一個人生前是多麼聲名狼籍，遽然遭到這麼悲慘的下場，再怎麼鐵石心腸的人都要感到黯然吧！

對於這件事，我父親是不太在意的，他的女兒生前造了太多孽，令父親太難堪也太失望了。因此在獲知這消息時他並不震驚，而只是茫茫然從喉嚨咕嚕的發出聲音來：

「喔，喔。」

然後便繼續用他結實的手舉起酒瓶往碗中傾注起酒來，不停地喝着，使得整張紫紅的臉都氾濫着一層濃烈的酒氣，花白的頭髮猶自散亂地蓬鬆着。

而母親的反應眞是令我嚇一大跳，當在公路旁開農藥行，阿雄伯的小孫子上氣不接下氣跑來家中，告訴正在屋旁水井洗衣的母親這個惡耗時，她便習慣地翻起那雙老耄的眼睛，扯起嗓門喊道：

「是哪個夭壽仔害死我女兒？我要找他好好算賬，叫他給我賠錢來！」

身爲黃玉葉的弟弟，我必須說我的感受是極爲複雜的，在她活在世間悲歡二十幾個寒暑之中，對於無能爲力給她在困厄、悲傷，甚或絕望的時候給予實質的幫助，我感到極爲愧咎。我了解她不爲父母所容的苦衷，也明白她心中多年來所糾纏的，一撮又一撮打不開的死結。但我只是親眼目睹這一齣悲劇，連一顆眼淚都掉不下來。不過我相信，在姊姊週遭的人們，唯一能相信她，體諒她

，默默鼓勵她而從來不因她的行誼改變對她看法的人，大概就只有我了。

姊姊從小就長得一雙大眼睛，長長的睫毛襯着十分好看，嘴唇薄薄的，却是紅潤得很，雖然皮膚黑了點，鼻子也塌了些，不過大家都說玉葉長得標致，將來不怕找不到好人家。

姊姊自己倒不介意找不找得到好人家，嫁不嫁得到好夫婿。她老愛守着家裏那臺螢幕下着雨的黑白電視機，聚精會神地看着歌唱節目，一邊學着歌星手舞足蹈地哼哼唱唱，心中渴盼着有朝一日也能上電視唱歌，成爲家喻戶曉的大明星，這就是她告訴我最大的願望：

「我要好好的唱歌，賺很多很多錢，將來在臺北買一幢很大的房子，有花園也有游泳池，接你們來住。」

我只是半信半疑地坐在她旁邊，看着她熟稔地哼着電視歌星所唱的歌，那時候我年紀還很小，恍恍惚惚地彷彿也看到我們一家人住在如姊姊所描述的大房子中，過着神仙般快活的日子呢！

父親相當反對姊姊的願望，他是個嗜賭嗜酒的建築工人，心裏不過希望姊姊國中畢了業到村子附近的工廠去作事，賺錢回來供他喝酒賭博，等到歲數大了點，找個人家嫁了，取一筆豐厚的聘金讓他大賭一陣，把他曾經輸掉的本再撈回來。但是姊姊哪裏肯屈服在父親自私的想法之中呢？她總是在父親粗魯地關掉電視之後滿懷憤懣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冷靜地說：

「不管怎麼樣，反正我一定要走上唱歌這條路。」

於是家中便無可避免地起了一陣混戰，暴怒的父親掄起桌上的煙灰缸便要往姊姊頭

上砸去，要不然便順手拿起牆角邊的圓鍬，虎虎砍向姊姊身上，這時母親便趕緊跑來阻擋父親，又急又氣的大聲叫道：

「你要打死人是不是？作歌星有什麼不好？賺錢給你翻本，讓你賭得爽快點，有什麼不好？嗄？」

父親哼了兩三聲，悻悻然踏出門外，而母親則轉過頭來，冷冷向姊姊說道：

「作什麼都好啦！只要能賺錢，妳愛作歌星阿母不反對，不過要是丟了家裏的臉，也不要回來了，反正是妳自己愛作嘛……」

我國小快畢業那一年，初中也快畢業的姊姊終於擺開了我們這個破敗的家，飛向她那歌唱的天空了。那天村裏的保安宮作拜拜，廟裏請了一隊康樂團來表演，臺上有四、五個穿著骯髒白制服的樂手震天價響地演奏，穿着緊身旗袍的女人揑着麥克風顫着音一曲又一曲地演唱著。主持人是個油頭粉面，長相極猥瑣的中年男子，不時向臺下開黃腔引來陣陣哄笑。另外還有兩個長相滑稽的侏儒，一男一女，表演魔術和特技。

姊姊回來告訴我，康樂團那個兼主持人的老闆聽她試音，已經答應要培植她，讓她參加「欣欣康樂團」了，她滿心歡喜，眉飛色舞的說：

「等我唱出了名，我就要到歌廳去唱，然後星探會發掘我，介紹我到電視臺表演，我會灌唱片，主持節目，變成一個大明星……
……」

我想起了英語課本上那個拿一罎牛奶去賣的少女，由於得意忘形，終於把罎子打破，潑了一地牛奶。但是我仍然跟著高興地問道：

「是眞的嗎？」

「當然。」她淺淺笑了一下，眨着大眼

睛看着我。

於是姊姊便在深夜裏，誰也沒說就拾着一口皮箱偷偷地離開家裏了。她參加了那個「欣欣康樂團」，跟隨他們到全省各地跑碼頭去了。父親的盛怒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又能够怎樣呢？只是當誰敢再提起姊姊，他便會失去理智地咆哮着：

「誰再說她，我就打死誰！」

母親則仍希望姊姊能賺大錢回來，或許能修茸修茸這殘破的家，豐富家中寒酸的菜肴。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一直都沒有姊姊的消息。半年過去，天氣逐漸涼了起來，我早上了國中一年級，母親終於死了心，不再作發財夢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却突然接到一封信，沒有註明寄信人和地址，我拆開一看，竟是久無音訊的姊姊寫來的：

阿弟：

還好嗎？爸爸媽媽還在生氣嗎？

我受了那個下賤東西的騙，那天夜裏跟他們一起搭車趕到××鎮時已經天亮了。早上搭起戲臺子，整個下午他都在臺上耍寶，晚上在旅社我問他什麼時候才輪得到我上臺，他竟然一把揪住我的頭髮，凶狠地說：

「表演？憑妳這副樣子也要表演？想表演就要有本事，妳有嗎，嗯？」

姊姊罵他，打他，可是那晚他還是欺負了我，我一直哭，他却若無其事，笑着跟我說：

「妳不是要上臺嗎？」

事情到這種地步，我也只有認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欣欣唱了兩個月，拿到的錢少得可憐，還要捱老闆的罵，我實在混不下去，就跳槽到麒麟康樂團去，這裏的老

闆比較厚道，給的錢比較多，是原來團中一個樂手介紹的……

我現在才知道，幹這一行眞是黑幕重重，艱險萬分，可是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我也不敢回家，爸爸會打死我的。半夜夢見你們，我都爬起來坐着哭個不停，眼淚都要被我流乾了呢！

麒麟有一個男歌手對我不錯，他說他可以幫我介紹到歌廳去作秀。唉！在康樂團我已經待不下了，我眞想早一天能到歌廳去。

姊姊的日子過得很苦，飽一頓就得餓一頓，因此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寄回家，你們要體諒啊！

姊

玉葉上

讀完信後，我只覺一陣心酸，旋卽千百種滋味湧上心頭，腦海裏又浮現那個長相猥瑣的男子在保安宮前搭起的臺子主持節目的情形。是他！就是他佔有了我姊姊呵！在我幼稚的心靈裏我憤怒得想殺了他，他怎麼可以欺騙純眞的姊姊，將她那美好的歌星夢摧毀無遺，使她落魄到這種地步呢？

我悄悄把姊姊來信的大要告訴了母親，她聽了紅着一雙眼睛說道：

「這個夭壽死囡仔，不曉得前世作了什麼孽，現在都報應到身上來。現在變成這款地步，看要怎麼辦才好！」

此後姊姊再也沒有寫信來，三年過去了，我們一直都不知道姊姊到底在哪裏。有時候會有人帶消息來說她在嘉義的歌廳登了臺，我和媽媽瞞着父親趕了過去，却發現剛好前一天下檔了。有人說看到她在臺北縣某建築工地作秀，只表演一兩天，那更是不可能找得到。後來有一天村裏在中壢工作的阿田

星期六回來告訴我，他前天在中壢市的街口看到歌廳海報上有個藝名叫「黃艷欣」的歌星，照片長得很像姊姊，檔期還剩兩天，叫我不妨試試看。

我那時剛考上省中，距離開學還有段日子，拿着爸爸賞給我的五百塊錢，想也不想便搭着公路局到附近的大鎮，坐平快車到中壢去。我坐在不停搖晃的火車內，心裏想見姊姊的欲望一層層地昇高起來。雖然已經過了好幾年，對於姊姊的回憶却絲毫不曾淡薄。想到這一趟也許可以見到久未晤面的姊姊，我的心便加速跳了起來。

阿田講的歌廳就在火車站附近，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買了票進去，臺上正表演着歌舞，化着濃粧，穿得極少的女孩子們踢着大腿，一排粉白的影子在臺上兀自亂顫着。我站在後面先讓眼睛習慣黑暗，一邊往四週望去，最後走向右邊一扇小門，心中猜測那也許是他們化粧換裝的地方。

門內還有一條狹長的通道，終端有一扇門，我走近一看，門板油漆剝落，却沒有任何標示，我屏住呼吸仔細聽，裏面確實有人說話的聲音，一波波傳了出來。

也不知哪裏來的勇氣，我毫不考慮突然就推開了門，裏面果然是間偌大的化粧室兼服裝間，一個坐在化粧枱前椅子上的女人正跟一個男人說笑着，聽到有人進來的聲音便轉過頭來，看到我驚喜地喊道：

「阿弟！」她尖着嗓子，不能置信的叫了起來。

我嘴巴張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雖然只有十九歲，姊姊看起來却已經是十分成熟老練了，唯一沒變的就是她那雙覆着長睫毛的大眼睛和略顯得塌陷的鼻子。她招呼我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倒了杯汽水給我，握着我的手，劈頭就問：

「家裏還好嗎？」

「還好。」我看看那個趿着拖鞋，臂上刺條蟠龍，面目凶惡的男人，啜飲了一口汽水。

一席話談下來，我這才知道，姊姊這些年來眞是歷盡滄桑，各地的歌廳、餐廳、建築工地來回地演唱着。身邊的男人也不知換了多少個，因爲她說：

「想上歌廳哪有那麼容易？要有靠山啊。有靠山歌廳老闆才看得起妳，不會坑妳也不會剝削妳，像我們阿萬——」她搽着血紅蔻丹的指甲箭般便戳到那男人微凸的肚皮上，旋及咯咯笑了起來：

「是咱們這一行的土地公菩薩呢！」

看來姊姊應該是混得不錯了，我略微感到心安。她點了根煙，又高興的對我說：

「阿弟，我要上電視了呢！」

姊姊果然不知靠了誰的關係上了電視，演了一部午間檔的閩南語連續劇，作了劇中第二女主角，飾演一個反派的富家女角色，由於她表情豐富，演來潑辣得俐落，報上影劇版也披露一角提到這個能唱能演，在銀河閃爍的雙棲新星，惹得整個村子起了陣不小的騷動。

就這樣在電視上演演唱唱了兩年，雖然名氣並沒有衰退，却一直也不見竄紅，不過家裏總是不間斷的會收到姊姊滙寄金錢回來，想她這時候必定相當寬裕，而母親那寒霜似的臉，也因一張張滙票到來而綻開了多年來難得的笑容，至於父親呢？他仍然天天差使我到雜貨店去買紅標米酒，脾氣仍然因賭博從未順過手氣而變得更加暴躁了。

我們看到罹患精神病的姊姊由她好心的房東太太從臺北送回家中時已經是去年的事

了。房東太太揩拭着她肥胖臉上的汗珠，細聲細氣告訴我們玉葉是如何地愛上一個自稱是貿易公司總經理的騙子，如何地傾其所有供他週轉，又如何地發現被他所騙，而腹中却早已懷了孩子。

「她哭哭啼啼去墮了胎，回來以後整天待在房中不出來，我生怕她想不開要尋短，進到她房內才剛想說句安慰的話，」房東太太又拭了一下額角：「就發現她不大對頭了。」

我心中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十五歲便離家出走的姊姊，過了這麼些年頭又回到家中竟然是這般下場！她蓬頭垢面，衣衫不整，口水從嘴角涎下來滴到骯髒不堪的衣服上，看到我們只是傻傻笑個不停，一句話都不說。家裏並沒有錢可以讓她就醫，我們只有隨便她去。可憐的姊姊，每天不是蹲在我們家附近的水溝旁逗着小狗玩，便是漫遊到村中僅有的一條較熱鬧的路，讓澆薄尖刻的村人恥笑，甚至被頑皮的小孩丟石頭作弄。而白天要上課，晚上還得打零工的我，並無太多能力顧及到她，只有在夜深時，握着她冰冷的手，與她沉默地對坐着。當我面對着她時，我紊亂的心一絲又一絲抽痛着，腦海裏只能默默喊着：

「姊姊！」

而現在我的姊姊玉葉死了，我想我自己對於父母如許的漠不關心比起姊姊的死，是更要感到傷痛的！也許有很多人——包括那些尖刻的村人要幸災樂禍說道這是每一個愛慕虛榮者的報應，是足以讓年輕愛作明星夢的女孩引以爲鑑的，但是他們哪裏想得到，姊姊得到的報應，無論精神上，肉體上所受到的傷害，未免也太大了吧？

就在昨晚，肇事的貨運公司派了一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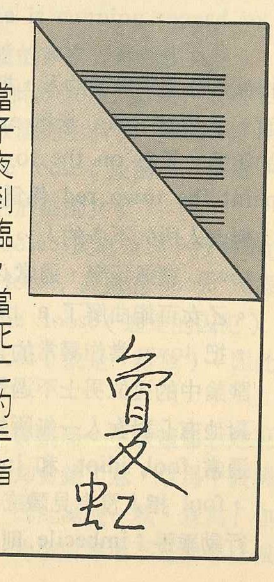
表來家中和解。關於這整件事情，我當然是主張要提出告訴的。卽使是個精神病患，她的生命尊嚴仍然需要受到相當的尊重，怎麼能草率地任一個疏忽的卡車司機予以摧毀，然後再用錢予以輕易打發呢？

但是父母親並不這麼想。尤其是母親，她積極地想要得到相當數目的賠償而寧願放棄耗時費錢的訴訟。在陪着笑臉的貨運公司代表與趾高氣昂、盛氣凌人的母親談話之中，我不停地聽到他們爲賠償的金額爭執不休，最後當那個代表提到我姊姊是個喪失意志力的精神病患，過錯並不全在卡車司機時，母親再也按捺不住似地一箭步搶到那個代表跟前，幾近咆哮的說：

「你可知道我女兒以前是什麼身份嗎？是明星哪！單是這個身分你們以爲那幾塊錢就够看嗎？我說六十萬就是六十萬，一毛錢也不許少！」

我坐在旁邊，悲哀地聆聽他們談論姊姊死後的身價，望着母親面紅耳赤的臉孔與貪婪的眼神，我突然想起幼時當電視被關掉姊姊望着父親的臉孔，一字一句冷靜地說：

「不管怎麼樣，反正我一定要走上唱歌這條路。」



當子夜到臨，當死亡的手指
伸來，見遺言停在唇邊：
爲你，我將長眠在
永不醒轉的遺忘的湖面

NOT RUNNING LOOSE 不會逃

(A) Man of my type are not running loose.(一) (甲)我這種男人是不會隨便亂來的

(B) Of course not,(二) that is what the police department(三) is for. (乙)你當然不會逃脫跑掉，不然要警察局拘留所幹嘛！

(一) run loose: ①run 此處爲「變爲，成爲」之意，如 run wild (沒有紀律)，Her children run wild. (她的孩子越來越沒規矩)，run short (缺乏)，如Supplies are running short. (供應品越來越少)；run ragged (筋疲力盡)，如 She is running ragged by heavy housework. (她被繁重的家務弄得精疲力盡)。
②loose 此處意爲「隨便、放縱」，如 lead a loose life (過放蕩的生活)，a loose man(放蕩的男子)，意同 on the loose (放蕩)，如 a woman on the loose (一名放蕩的女子)。
③run loose: 此處意爲「行動擧止放蕩隨便」。

(二) not: 意爲 not run loose, 此處的 loose 意爲「得脫、解開」，如 a prisoner on the loose (逃走的囚犯)，come loose (被綑者逃脫)，set loose (放走、釋放)。因此，run loose 是說「逃走、跑掉」。

(三)police department: 警察局。甲欲蓋彌彰地說自己是「規矩人」，乙却會錯了意，以爲甲表明「不會逃脫」的心跡，因此幽他一默，意爲「你要逃脫的話，警察局、拘留所等地不是要唱空城計了？」

看笑話•學英語

崔家蓉 譯註

A FOOL 一竅不通

(A) He's a man about town.(一) (甲女)他是個遊手好閒的男人，很懂得享樂。

(B) Yes, and a fool about woman.(二)(乙女)不錯，對女人，他就一無所知了。

(一) man about town: 指城市裡遊手好閒的人，把很多時間都花在享樂方面。此處的 man 意指 expect (專家)，是玩樂的能手。另有 on the town 爲「到城裡尋樂」，to paint the town red 係爲「狂歡」之意。

(二) fool about woman: 對女人所知不多的人。事實上，a man about town 精通玩樂，通常必也深知如何和女人周旋。乙女可能曲解了 a man about town 的意思，把 town 當作尋常的「城市」解釋，因而以爲談論中的這位男士不過是對某城所知甚深，因而對他有「對女人一無所知」之識。
通常 fool, idiot, 和 imbecile 均指笨人、蠢人，fool 指人沒有見識或判斷力，idiot 指行爲或行動乖張；imbecile 則指低能的人。

FOUND HIM OUT　見他去了

(A) You really have to marry a man to find him out.
(甲女)妳必得跟一個男人結婚以後，才會眞正了解他！

(B) You said it! After I married him, I found him out every night with the lady next door.
(乙女)妳說對了，和他結婚以後，我發現他每天晚上都跟隔壁那個女的一起出去。

㈠ find him out: 此處 find him out 是說「眞正了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find ... out 是爲片語；"find a person out" 是指發現某人有什麼缺點短處，如：He has found me out.(他已經發現我做錯了)。"find something out" 是指尋出了究竟，如：Someday, we'll find it out.(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㈡ found him out: ①此處的 out 是指「外出」之意。如 we go out for a walk(我們出去散散步)，He is out of the house (他出去了)。
②此處的 found (find 的過去式)單純當「發覺、發現」講，如 we found him dishonest(我們發覺他並不誠實)，we found a boy at the top of the cliff(我們發現那個峭壁上有個男孩)。
③found him out 是說「發現他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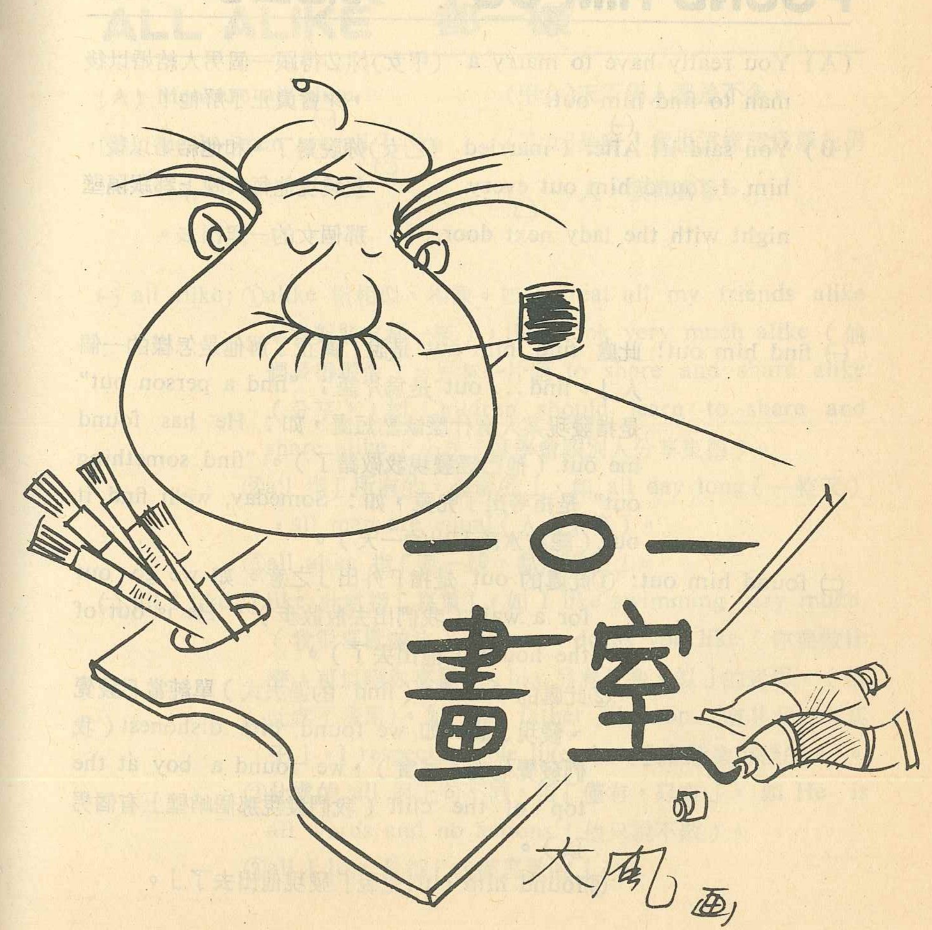
ALL ALIKE　都一樣

(A) Men are all alike.
(甲女)天下男人都差不多。

(B) Yeah—men are all I like too.
(乙女)是呀！我也這樣認爲舉凡男人，我都喜歡。

㈠ all alike: ①alike 指相似、相像。如 I treat all my friends alike (我對朋友都一樣)，they look very much alike (他們長得很像)。另有一片語 to share and share alike (分享)，如 Children should learn to share and share alike.(小孩子應學會跟別人分享東西)。
②all 指「所有的，全部的」，如 all day long(一整天)，all men are equal(人人平等)。
③all alike 指「都一樣，都差不多」。

㈡ all I like: ①like 此處指「喜歡」，如 I like swimming very much.(我很喜歡游泳) You can do as you like.(你要做什麼，可以隨你喜歡)。like 另有「像、似」的意思，(但此處不適用)。如 Like father like son. (有其父必有其子」，I respect people like that(我尊敬像那樣的人)。
②此處的 all 與上句不同，指「僅有，只有」，如 He is all words and no actions.(他只說不做)。
③all I like 是指「我僅喜歡的」。


一〇一
畫室
大風 画

ARTS
節約用水
分區供水

忍術 幕府 少林寺

章君穀



風景真美麗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劈哩
叭啦

噗
通

噗
通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前文提要

方皇后因妬生恨，勾串奸相龐松，矯治處死明帝專寵之端妃王如秀。端妃獨女靖國公主朱梅逃出京師，擬往少林寺習武復仇。龐松爲根除後患，密遣日本幕府將軍派駐相府之東洋忍者，沿途佈下天羅地網，必殺朱梅而後止，朱梅邂逅姨母俞大娘，表姐俞杏姑。朱梅、杏姑宛似孿生姊妹。既抵長辛店，爲隱居鄉鎭之皇叔朱厚煦所收留。忍者發現杏姑蹤跡，誤認伊即朱梅，決於是夜往攻。老王爺朱厚煦兼採李代桃僵、調虎離山之計。接受俞大娘建議，命杏姑身穿狼筋軟甲，仗劍絆住忍者。俞大娘、老鄧彪等在凌霄閣頂護定朱梅，伺機突圍而走。是夜忍者果來，老王爺率衆力抗。忍者之首佐藤榮一瞥見杏姑，立率全部忍者上前圍殺……。

五二

小杏姑藝高人膽大，又仗着自己身穿刀槍不入的狼筋軟甲。曾經在北耳房裏一連三劍，連殺三名東洋忍者。尤其當年才只一十七歲，小小年紀，那裏曉得深淺高低，忍者厲害？她眼見老王爺正在率領殘餘，在天井裏苦戰不已。便一聲嬌叱，蹤身穿出窗外，要去幫着老王爺，盡殲忍者。老王爺聞聲，連忙喝阻，却是已經來不及了。——東洋忍者之中，就有一名日本幕府藩士，忍者之首佐藤榮一。在長辛店街頭，跟杏姑打過一次照面。由隨行指認太監，誤指杏姑就是朱梅。因而他頓時便一挺手中武士刀，風馳電掣般砍向杏姑。與此同時，一聲令下：

「忍者集合，快殺了這明國公主！」

老王爺隱居之所：長辛店王府的大天井中，平陽地上。正與老王爺師徒捉對兒廝殺的東洋忍者，耳聽得佐藤厲聲喝令，轟然的

應聲：

「是！」

當下便人人虛掍幾招，擺脫了當前之敵。精神一振，拔步飛奔，爭先恐後的去鬥杏姑。那一頭，杏姑瞧見佐藤榮一手中高擎武士刀。刀光四射，寒氣凜冽。她便大叫一聲：

「來得好！」

一緊手中寶劍，小杏姑使盡全身之力，猛可間揮劍往上一迎。滿心以爲：佐藤的這一刀來勢兇猛。自己手起一劍，多半可以把武士刀給嗑飛了去。那兒想到，佐藤力大。當刀劍相交，發出鏘然一聲巨響。佐藤的那把武士刀不但沒給嗑飛，自己的一條右臂，反倒被震得一陣痠痲。險險乎便手指一鬆，寶劍落地。杏姑大吃一驚，打個寒噤，不由自主的一聲低呼：

「好厲害！」

說時遲，那時快。佐藤的劈頭一刀，被小杏姑橫起一劍攔住。刀劈劍鋒，在暗空中濺起了一串火星。佐藤頓時便刀法一改，雙手握定刀柄，似旋風般兜胸橫掃。小杏姑萬萬料不到他會有這一招，一聲脫口驚呼——

「哎呀！」

驚呼之聲尚在餘音嫋嫋，佐藤銳利無比的刀鋒已經砍上了杏姑的左脅。在佐藤榮一想來，兜胸一刀直接命中。這一刀下去，準可以把小小杏姑砍得洞胸穿脅，一刀兩段。然而，偏是東洋武士刀砍上了大明大內的狼筋軟甲，只是悶悶的訇然一聲響。武士刀僅只劃破了杏姑的一襲綢衫。這一次，輪到佐藤大出意外，愣傻兩眼了。他連忙抽刀倒退，突的跳出圈子。就着遠來光線，細看手中那柄祖傳寶刀。——還好，刀鋒上一無缺口，亦無傷損。當時便有一線靈光，閃入他的腦際：這位「大明公主」，身上一定穿得有

一副舉世無雙，天下第一的名甲。說不準還是大內之中的一宗無價之寶呢。

佐藤一個倒退，蹤出圈子。十餘名聞聲趕來的忍者，馬上就高聲喊殺，猛揮鋼刀，從四面八方圍殺杏姑。「强中自有强中手」，小杏姑再也不敢輕忽大意了。她便披着她母親俞大娘傳授給她的九九八十一手梅花劍法，將手中的一柄寶劍，舞得花團錦簇，灑水不入，總算抵住了上下左右，橫擲豎砍的十好幾把武士刀。就趁這個當兒，佐藤飛快的重新加入戰團。老王爺、小春、小秋還有他剩下的二十來名徒弟，也都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趕來支援杏姑。

刀光劍影，鶻起鶻落。喊殺之聲，直上雲霄。小杏姑一面閃騰挪移，以寡敵衆。一面也不時的向外窺探。大門裏外，大天井中，遍地都是血肉模糊的屍首。忍者只怕死了一二十個，自己人這邊，至少也是死傷過半了。

東洋忍者越戰越勇，老王爺的徒弟還在接二連三的躺下。「哎呀！哎呀！」驚叫慘呼之聲不絕於耳。老王爺和小杏姑眼看着就要頂不住了。老王爺把心一橫，用盡平生之力，將手中的丈二白蠟竿舞成了一個大車輪，逼着自己四週的東洋忍者連連倒退。然後便沖着杏姑一聲大喝：

「乘此機會，還不快走?!」

那一邊，佐藤發出一陣森森的冷笑，他用挺流利的京片子，尖酸刻薄的反問一聲：

「走？想上哪走？」

日本幕府派駐龐松相府的東洋忍者，全都在中國潛伏各處，居有年所。能懂也會講一口中國語，他們一聽佐藤榮一這句反問。當下便知，只這就是他們的首領在下總攻擊令了。於是人人掄圓眼睛，抖擻精神。先則齊同一致的喊了聲：

「殺！」

然後，逐個兒的變換刀法，一味的向前猛掃力劈，只攻不守。一個個似豺狼虎豹，凶神惡煞，活脫一副拚命三郎架勢。老王爺的那些個徒弟，習武未久，少經陣仗，幾曾見過這種窮追猛打，捨了性命不要的厮殺法？驟然之間，難免怔了一怔。然而時值間不容髮、生死介於俄頃的當兒，一個閃神，電光石火，也許還不到一眨巴眼功夫。東洋忍者的武士刀馬上就雷霆霹靂般砍了來，於是「哎呀不好」之聲此起彼落。東洋忍者的這一陣猛攻果然奏效。在天井中鏖戰不休的一二十名老王爺的徒弟，轉眼之間不是斷脰刳腹，便是腹破腸湧。天井裏血流成渠，屍骸遍地。老王爺的五十名高徒，連同花容月貌，天眞爛漫的小春、小秋在內，全部壯烈捐軀，死於非命了。

老王爺一面揮舞白蠟竿，一面把觸目所及，逼人而來的一場血腥大屠殺，看了個一清二楚，眞眞切切。每逢他的一名愛徒倒下，老王爺都是心摧膽裂，五內如焚。他喃喃低聲呼喊每一名死去愛徒的名字，滿腹悲酸催動得熱淚泉湧。臨到最後，他唯有刺戟動情，悲憤交集的仰天哀號：

「蒼天！皇上！成仁取義，仰俯無悔！我們總算是不虛此生了！」

哀號方歇，白蠟竿一收。五七把東洋武士刀，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捲到他的頭頂。一聲喊：「殺！」亂刀齊下。一代奇人，身長不及四尺的大明宗室朱厚煦，就此慘死在血泊之中。

緊接着，便是小杏姑破空而來，淒厲無比，聽了令人血液爲之凝結的一聲慘叫——

「老王爺——」

小杏姑的眼神一閃，手頭寶劍一鬆。陰險毒辣的一名東洋忍者，頓時便把握機會。

他以刀作劍，一刀尖捌開了小杏姑的咽喉。

五三

「不——不——不！」靖國公主的聲聲悲呼，在深山大谷，古木茂林裏激起了陣陣回聲：「說什麼我也要回去看看！說什麼我也要……」

「可是！公主殿下！」老鄧彪一手拭淚，一手拉住朱梅苦勸：「老王爺、杏姑姑娘，還有他們那些位大哥大姐出生入死，拚命纏鬥！是他們捨了性命不要，這才讓咱們逃到了這兒。老奴又怎麼能由着妳重入虎口，再走回頭呢?!」

「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朱梅瘋狂了似的在極口哭喊：「要是我杏姑表姐萬一有個……，那……那我就……」

俞大娘含悲忍淚，心如刀割，下嘴唇皮都快給自己咬破了。她抹乾一臉的淚水，臉色一變，大踏步上前，往嚎啕大哭的朱梅跟前一站。壓抑下滿腹的悲酸淒苦，扮出一臉的疾顏厲色，她劈頭便是一聲質問：

「萬一妳表姐死了，妳就怎麼樣？」

「我——，」朱梅兩眼圓睜，如中雷殛。突又渾身痙攣，捏緊粉拳，高舉起來猛力的搖撼。掙出一句聲嘶力竭的極喊：「我——就——要——跟——她——一——道去死——!!!」

「啪！」

一記清脆嘹亮的耳光，甩在靖國公主朱梅淚下如雨的粉頰上。

「啊?!」

老鄧彪、芸香、艾香，異口同聲發出一聲驚呼駭喊。忙又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連連倒退幾步。

天與地，同時歸於寂靜。

朱梅頓時停止全身猛烈的抖顫。兩顆晶瑩的淚珠，嚇停在她那清澄秀麗的眼眶。大

明靖國公主朱梅，臉上滿佈驚駭錯愕！她像是猛一下子從噩夢之中驚覺過來。

俞大娘又在開口說話了。語調是從所未有的嚴厲與冷峻——

「她死，妳也死！梅兒，那妳是要她、我、妳娘、老鄧伯，還有芸香、艾香，全都白白犧牲，寃枉死掉?!」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妳自個兒說——萬一妳杏姑表姐死了，她是爲誰而死？」

「爲我！」

「她用她的性命，換來妳的性命。她究竟是所爲何來?!」

「爲……爲了讓我留下這條有用的身子，投師習武，報仇雪恨！可是，姨媽，」朱梅語調一改，漸趨緩和。她又在珠淚滾滾，悲不可抑的哭訴：「事到如今，甥兒委實是什麼都顧不了啦！」

俞大娘直在想用醍醐灌頂之勢，一語驚醒夢中人。因而她毫不放鬆的步步緊躡，聲聲追問：

「那妳母親的血海深仇？」

「我只求蒼天有眼，讓我的殺母仇人自食惡果，自取滅亡！」

「妳父皇還在大病之中，妳就不怕妬后奸相，隨時都會下手？」

「廟堂之上，掖庭之中，多的是忠義之士。就讓他們去爲我父皇，多盡一點心力吧！」

俞大娘咬牙切齒，險些爲之氣結。她情不自禁的又一度提高聲浪，厲聲喝問：

「奸相已與倭奴勾結，忍者早在京師橫行！朱梅，妳是大明公主，皇上愛女，難道妳能不管內外勾串，有人陰謀篡奪妳家的江山?!」

「姨媽——」

一言中的，直入肺腑，朱梅深深的埋下頭去了。上前一步，雙手輕擁朱梅的雙肩。俞大娘語調一變，變得慈藹柔和。俞大娘肫摯誠懇，推心置腹的跟朱梅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妳我之間也就不必相互隱瞞了。」浩然一聲長歎，俞大娘仰臉朝天，熱淚潸潸的繼續往下說道：「如今是天知、地知、妳知、我知。在場的人全都心中明白。老王爺、杏姑、小青、小秋，還有老王爺的那四十八名高徒。多半已經是求仁得仁，慷慨赴義，顯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們的死，完全是爲換取妳的這一條性命。李代桃僵，調虎離山，無非都是爲了讓妳能夠平安無事，早日抵達少林寺。完成妳的生平大願，復母仇，救皇上，保住大明的江山社稷！妳執意要重回虎口，自投羅網，再去長辛店。那麼，倘若妳也有個三長兩短。杏姑她們已死的人不說，眼跟前的老鄧伯、芸香、艾香，還有姨媽我。豈不是也要陪妳去白白的送命！妳我一死不足爲惜，然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我們貿貿然的一死，唯有親痛仇快，遂了姤后奸相、日本幕府的陰謀詭計，斷送掉大明兩百多年的江山？」

一席話，說得義正詞嚴，語語發自肺腑，連站在一旁的老鄧彪跟芸香、艾香聽了，都在熱淚泉湧，嗚咽梗塞。靖國公主朱梅，更是在聽到俞大娘直指杏姑、老王爺她們顯然已經不在人世了的時候，卽已哭得涕淚橫流，依稀淚人兒一般。她來不及等俞大娘把話說完，便猛可撲向俞大娘，一把將她緊緊的摟住，口中直在：「姨媽，姨媽」的哭喊。好不容易等俞大娘把一篇長篇大論說完。她方始雙手一抵，讓自己跟俞大娘面面相對，再抽抽搐搐，聲淚俱下。却也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

「姨媽！就算老王爺，還有我表姐已經

遭了那批東洋忍者的毒手，此刻已經不在人世了。却是，東洋忍者一來唯恐洩露機關，見不得人，勢必不敢在人跟前露面。二則，他們要的是甥兒我，倘若他們誤以爲表姐是我，一旦得手，準會立卽趕回京師請功。有這麼兩層緣故，甥兒敢說，那幫東洋忍者，他們多半是得逞便走，絕對不會在老王爺府多作停留！」

俞大娘正在埋頭深思，揣摩朱梅這幾句話裏的深意。老鄧彪早已經在伸手一拍腦門，哇哇怪叫的道：

「着！着！着！俞大娘呀，我聽公主殿下這話，說得倒還挺有道理的！」

俞大娘一扭頭，眼望着老鄧彪，正要啓齒回答。朱梅唯恐良機不再，緊接下去又在傷心黯然，淚如雨下的說道：

「甥兒的意思原是——，乘東洋忍者才走，老王爺和我表姐的屍骨未寒。我們破費三兩個時辰，折回去看看。最好是能夠買到兩口棺材，把……把老王爺和我表姐的屍骸給妥善掩埋。將來，事情平定。春秋二祭，也好到他們的墳上去祭拜！」

一口氣說到這兒，靖國公主早已淚盡涕枯，泣不成聲了。趁俞大娘淚滿面，伸出雙手來想要和她抱頭痛哭。朱梅就勢往她的懷中一倒。與此同時，一聲悲呼：

「姨媽啊——」

「梅兒！梅兒！我可憐的梅兒……」

俞大娘和朱梅這一場抱頭痛哭，直哭得山應谷響，落葉蕭蕭。老鄧彪、芸香、艾香回想起老王爺的忠肝義膽、豪情勝概，還有杏姑的天眞爛漫，慷慨赴難。全是他們一輩子裏難以一見，難得一聞的奇人。然而乍聚首，方圖長日相伴。驟然之間竟會人天永隔，音容杳然。三個隨行之人越想越傷心，便也陪着俞大娘和靖國公主朱梅，乾脆放聲大

哭一場。要不然的話，誠如若干年後老鄧彪提起往事，逢人便說：

「要沒那一場痛哭。想當年，那時候，越想越傷心，越想越難過，還越想越窩囊，豈不是要把人給慾死了。」

十冬臘月，寒山雪封。靖國公主朱梅一行五人，在僻谷幽林，荒郊野外，失聲痛哭了一場以後。還是俞大娘想起當前的正辦要緊，她輕柔的推開點朱梅，扶她站好。然後擦擦眼淚鼻涕，便是一聲高喊：

「老鄧彪！」

「在！」

「剛才公主殿下說的那些個話，你全聽見了？」

「聽見了！」

「你是飽經滄桑，受盡磨練的老年人。依你看來，公主所說的那些個事，是否可行？」

「這——，」老鄧彪猛搔頭，一面斜眄朱梅，一面滿臉陪笑的答道：「這會兒將近四更天了，咱們走離老王爺府邸，大約有了十來里地。計算時辰，一路飛奔，也許咱們還可以趕回去看上一眼！」

俞大娘深深的點頭，依允的答道：

「老鄧彪，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偏偏有個靖國公主朱梅，憂急攻心，哀慟過度。一場痛哭之後，滿腦子都是渾渾噩噩的了。她搖撼俞大娘的胳臂，急切的問：

「姨媽，老鄧彪的意思究竟是……」

俞大娘輕拍朱梅的肩背，安撫的說：

「我們只能去看她們一眼。看個究竟，馬上就走。斷來不及給她們備棺下葬！」

老鄧彪就怕朱梅節外生枝，回頭難以脫身。連忙上前一步補充的說：

「其實，天色一亮，自會有官差到老王爺府探看。這備棺殮葬，安予掩埋，原就是

官府、地方上的事……」

「對了，梅兒！」俞大娘也插嘴進來說道：「後事自有官府、地方料理。何況，將來事定，我們還可以把他們的靈骸清出來另行殮葬！」

朱梅聽俞大娘、老鄧彪都這麼說了。時機緊迫，危機四伏，當下也只好依允的道：

「好吧！那我們這就去——看看就走。」

老鄧彪懸着的一顆心，又次落實下來。正待轉身引領衆人折回長辛店，忽然又見，俞大娘滿臉流淚，雙手鬆開朱梅。面向正北，驀地屈膝跪下，聲嗓抖顫的在虔誠祝告：

「老天！皇上！我俞門王如英今天錯不該一時情急，忘其所以。居然順手摑了大明靖國公主朱梅一掌！朱梅雖說是我姨甥，然而她畢竟是金枝玉葉，天潢貴裔，皇上的唯一愛女。而我俞王如英也就成了千秋萬世，獨一無二，膽敢冒瀆公主殿下的罪人！如今我俞王如英已知罪了，但求老天，皇上垂憐，宥恕！」

靖國公主朱梅哭着去把俞大娘就地抱了起來，聲聲埋怨的道：

「姨媽，杏姑不在，我就跟妳的親生女兒一樣。妳幹嚒要說這些個話呢！」

俞大娘趁勢徐徐起立，跟朱梅面面相對，一面撫挲剛才被她自己打過的左頰，一面愛憐的問：

「梅兒，姨媽下手，是否太重？這會兒妳是痛不痛呀？」

「不痛！」朱梅一搖頭，甩開了兩行淚水。她傷心淚盡的答道：「姨媽！自從表姐……，從今而後，我再也不曉得什麼叫做痛了！」

五四

將近長辛店，燈火在望。四更更柝，正

好清晰的傳來。

「走水啦！走水啦！」

「救火！大家快去後街救火呀！」

一片驚呼駭喊，大呼小叫。起自長辛店上，大街裏外。兪大娘、老鄧彪、朱梅、芸香、艾香，不約而同的驚了一驚，停下脚步，踮起脚來朝北望時；——可不是，長辛店的後街烈燄沖霄，火光燭天。那一座拔地而起的老王爺府後花園凌霄閣，便在熊熊烈燄之中，不時的若隱若現。

艾香脫口驚呼：

「是老王爺府起火！」

「不錯！」老鄧彪老馬識途，應聲作答：「老王爺府已經燒成了一片火海！」

「快！」兪大娘當機立斷，一聲令下：

「我們這就趕去看看！」

自老鄧彪以次，衆人應聲：「是！」便跟着兪大娘，心中着急，脚步加緊。有時候施展輕功，又跳又縱。才一眨眼功夫，便從長辛店鎭市之外，來到了鎭上後街。站停在巷口一望，却是奇怪。明明聽到到處都有人在高聲嚷嚷：「走水！」「救火！」可是臨到火場，偌長的後街長巷裏，居然連個人影也沒有。既不見人擔水，更不見人搶救。老王爺府裏的一把火，却已經燒得烈烈轟轟，不可收拾了。木竹建料，嗶剝生響。寒風捲着烈燄，襲來陣陣熱浪，足以把人烤焦。朱梅擠上前來看時，一望之下，不禁大爲納悶，不勝驚訝的問道：

「姨媽，怎麼只聽見有人在叫救火，偏又沒見一個人來救呢？」

兪大娘連連搖頭，一聲苦笑的答道：

「只掃自家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梅兒，祇這便是人之常情！」

「老王爺府四週，一色的磚砌風火牆，」芸香也嘆了口氣，插嘴進來說道：「火勢

再大，也只能在圍牆裏面悶燒，不至於燒到別人家去！」

「是呀！」艾香也來接腔：「要是大火會燒到附近鄰家，他們早就會拚命的趕來救火了！」

聽得朱梅也是喟然太息不置，她轉過身去跟兪大娘央求的道：

「姨媽！咱們得趕快進去，看看還能救得出什麼人來呀！」

兩眼定定的望着朱梅。兪大娘心中着實遲疑不定，委決不下。因而她便神情凝重的緊懾着朱梅說：

「進去看看可以，却是妳得依姨媽一件事。」

朱梅急切的在催：

「姨媽，妳是快說呀！」

兪大娘還在字字着力，意味深長的說：

「進去以後，看看就走。看天色就要亮了，我們說什麼也不能耽擱！」

「好！」

於是，兪大娘分別向衆人使了個眼色，點了點頭。衆人會意，便衆星捧月般的，分別在朱梅的四週護定。簇擁着個朱梅，朝向兪大娘伸手所指的方向。使一個旱地拔葱，五個人雙脚離地，破空而起。五支勁矢似，蹤上了大門門樓。

五個人站在門樓上，往裏一看。不約而同，當下便爆出了一聲驚呼：

「哎呀！」

高高門樓之下，偌大府邸裏面。所有的正房偏房、樓臺亭閣，幾於全部着火。祇是前廳的天井够大，天井裏面一無可燃之物，這才僅祇映照在熊熊烈燄之中，居然會成爲一泓血海，一片血光。平陽地面，遍地屍骸，遍地血泊。東洋忍者，指認太監，還有老王爺的五十名男女徒弟，全在東倒西歪，橫

七豎八，寂然不動，或俯或仰的躺着。王府上下一例使的是長兵器，東洋忍者則千奇百怪的兵器全部使了出來。雙方鏖戰多時，人人除死方休。拚鬪空前慘烈，死者的死狀也就益發的令人怵目驚心，頭皮發麻。——斷脰刳腹，缺腿少臂，屍體支離破碎。俞大娘不禁連聲唸佛，老鄧彪直在跌足太息，恨聲不已。尤有芸香、艾香櫻唇顫抖，喃聲的在唸叨：

「太慘了！太慘了！這實在是太慘了！……」

倏然間，老鄧彪石破天驚，拔尖了嗓門一聲極喊：

「老王爺在那兒！」

緊接着，便是俞大娘有所發現，她渾身哆嗦得像是風中枯竹。身子晃晃悠悠，搖搖欲墜。朱梅趕緊上前攙住了她，眼見她伸出猛烈抖戰的右手，顫巍巍的向地面一指。與此同時，聲聲哀嚎——

「杏姑！啊，杏姑……」

五個人分成兩組，霍地跳下門樓，躍及地面。頓時又一分為二。老鄧彪、芸香、艾香搶向老王爺屍身所在的地方。俞夫人、朱梅則脚步踉蹌，奔向地面上靜靜躺着的杏姑。

杏姑分明已經死了，她正四仰八叉、拳張臂舒的躺在地上。手中的寶劍被嗑開老遠，身上却不見半點傷痕。唯有頭顱。俞大娘慣走江湖，久經陣仗。只有她一看便心中明白：她的愛女俞杏姑是被一名東洋忍者一刀穿喉，當場身死，死時並無半點痛苦。當時那刺殺了杏姑的東洋忍者正趴在杏姑的頭頂心開外，那忍者黑袍的下襬正好蓋住杏姑的頭部。

俞大娘甚至於揣摩得出當時的情景，東洋忍者刀出如風，乘虛而入，一刀尖刺穿了

杏姑的咽嚨。杏姑在慘死以前還沒忘記自己傳授給她的梅花劍。她用梅花劍第七十九招。一招「單手參天」，由下而上，劃開了東洋忍者的小腹和胸膛。叫他腹破腸流，心肝齊湧的慘死地上！

「杏姑！」

「表姐——」

俞大娘和朱梅的各自一聲悲號，讓那一頭的老鄧彪、芸香、艾香聽得心如刀割，肝膽幾裂。三個人方才把老王爺的屍身裹好，趁此機會，三人一致扭頭探着。正好看到靖國公主朱梅飛身上前，俞大娘一面急起直追，一面在高聲阻止——

「梅兒，妳不要！妳千萬不要……」

可是已經遲了，朱梅一到杏姑屍首的跟前。猛一下就揭開了蓋在杏姑臉上的那一塊忍者黑袍下襬！

嚶然一聲，朱梅往後便倒，她就此暈絕於地了。

五五、

當靖國公主朱梅悠悠醒轉，乍一睜眼，便瞧見芸香正在用無比關懷同情的眼神凝望着自己。一見朱梅醒來，馬上就歉然一笑，側臉避開朱梅的視線。朱梅一時之間也顧不了這些，一骨碌翻身坐起問道：

「我怎麼會躺到這兒來了？」

「殿下一看杏姑姑娘頭顱不見，頓時便厥了過去。」芸香埋下頭去，神情黯然的答道：「是我們合力把妳揹到這兒來的。」

「那——我表姐的無頭屍首呢？」

「老王爺、杏姑姑娘的靈骸，也由我們合力背到這兒來了。這會兒正由俞夫人她們在那邊裝殮入棺，掘地埋葬哩。」

芸香伸手一指，朱梅順着她的手指方向望去。古木下，高阜旁，一排兩口黑漆棺材。俞大娘、老鄧彪和艾香，正在一鏟鏟的挖

掘墓穴呢。

拖着沉重的脚步，任讓芸香在自己身畔扶持。靖國公主滿腹悲酸，心中滴血。她一步步的挨到老王爺和杏姑的靈柩之前。納頭便跪，放聲大哭。她在哀哀慟哭之間立下了莊嚴的誓言：

「我必親手殲除奸相、忍者，為十一爺爺和表姐你們二位報仇雪恨，否則的話；我靖國公主朱梅，誓不在世為人！」

「梅兒！」俞大娘含悲忍淚，放下鋤頭，伸手去把朱梅扶了起來說道：「有妳十一爺爺和妳表姐壯烈捐軀。東洋忍者將妳表姐的頭顱取去，奸相必會認為妳已被殺，自此暫告心安。我們正好順利無阻的上少林寺去了！」

朱梅默然的垂淚點頭，心中不由在想：上少林寺習武復仇，所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太大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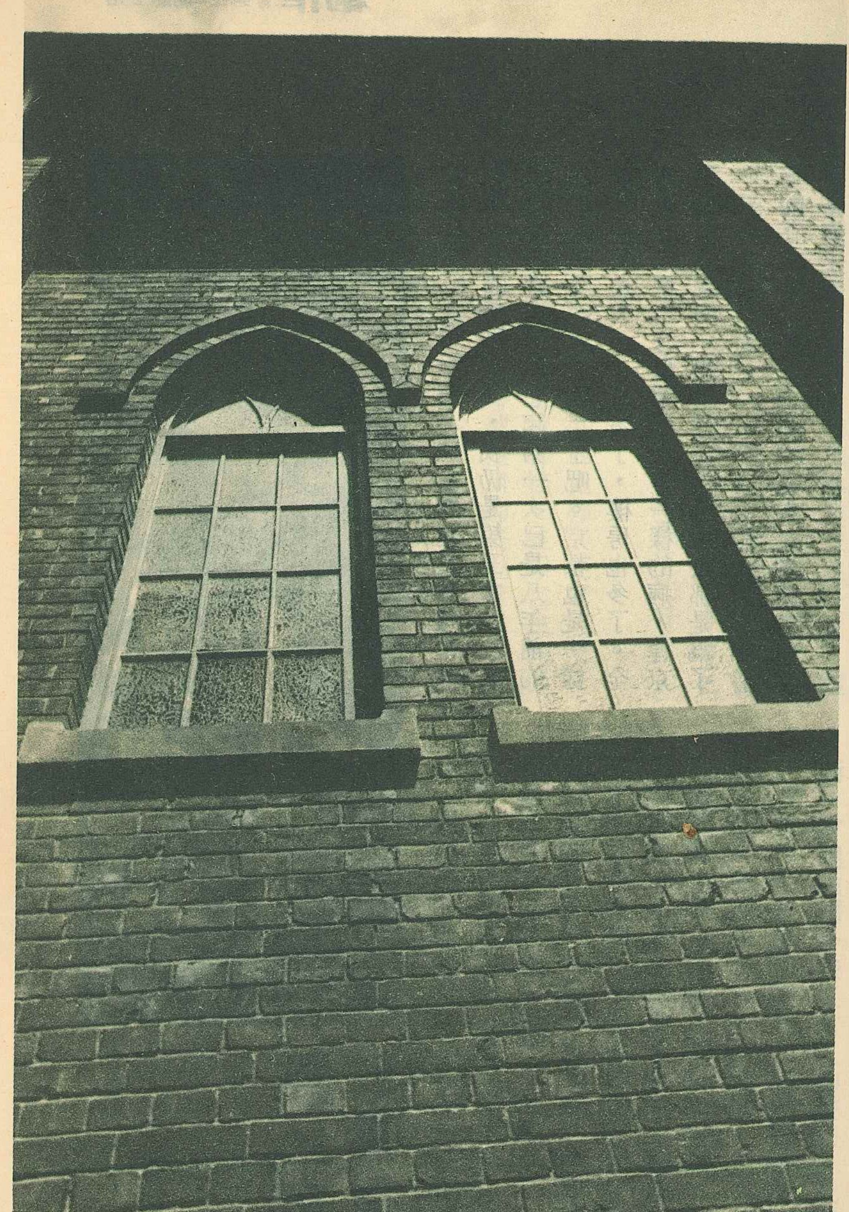
五六、

一路順利無阻，行行重行行。俞大娘一行五人，由直隸南下中州。沿滾滾黃河西上，穿過登封縣城，直奔西北。來到少室山北麓，臨到達摩面壁岩之左，終於抵達天下聞名的少林寺了。

在那古色古香，嵯峨險峻，二十三層麻石陛階之下。俞大娘一擧右手，示意老鄧彪、朱梅、芸香、艾香就在階下等候。然後她一步一合什，口中喃喃宣着佛號，一腔虔敬的升階站定跟那位白眉飄飄，形容枯槁，宛如一座古佛般的知客和尚說道：

「大明故兵部尚書俞唯忠之妻，北地佛門明心師太之徒。俞王如英專程求見了智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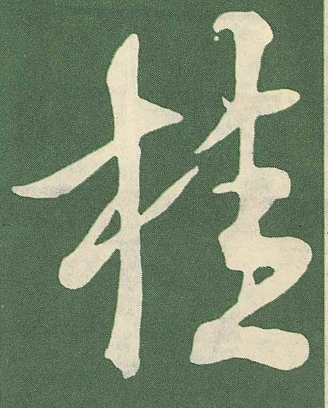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蘇莉莉■攝影

補白

花氣襲人



圖／文 馬以工

雖然有人告訴我，他認爲去京都是一種附庸風雅的無聊行爲，我仍是第三次踏上了往京都的路途。猛想起第一次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第二次也有五年了吧。京都也是一樣在改變，人多了，車多了，樓房也多了。全世界的大都市好像都是生了一樣的病，連京都也不能免疫。我說我這次再去京都是爲了一座叫「桂」的宮殿。第一次無知到不知有它的存在，第二次去時它正在大解體整修，一修修了近六年。

我覺得這個地球上，沒有一種花比桂花更香，大概也沒有那一種名花比桂花更小了，我曾經很自以爲有禪意，因爲中國人比西方人懂得意境，中國人才會欣賞像桂這樣沒有什麼姿色的花朵，沒有想到日本人更瘋狂，陪我去的日本女孩說，世界上所有美麗的東西都與「桂」有關，因爲卡姿拉（桂的日語發音）是從月中來到人間的。

在我過去的知識中，它叫桂離宮。也許受了紫禁城中乾清宮、坤寧宮這些名字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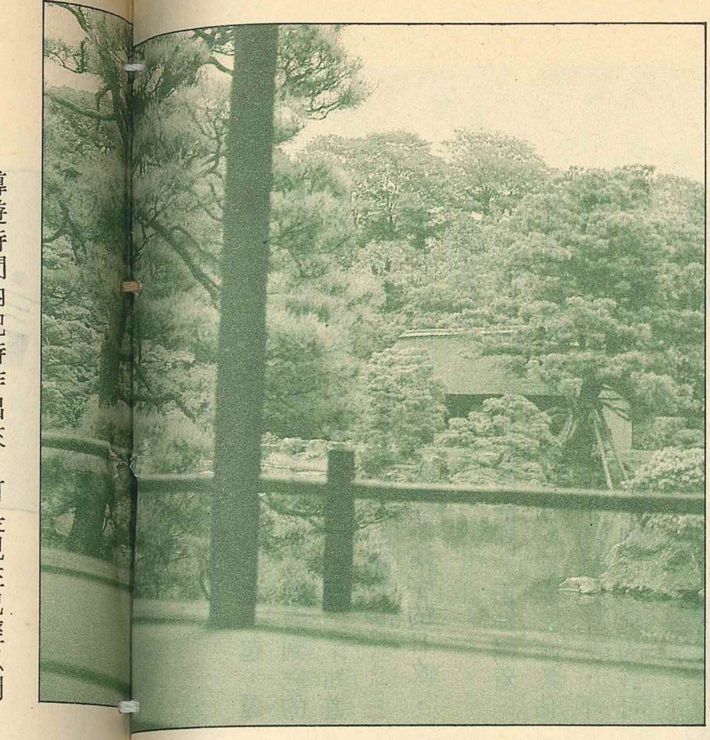
響，我是一直把桂離兩個字連想在一起，還覺得是一個很淒美的名字，而直到看到它的英文譯名 Katsura Imperial Villa，才知道原來它是一座叫桂 Katsura 的離宮 Imperial Villa。經由英文譯名來瞭解漢字的日文，也算是笑話。

這個地方在京都的西南郊，正好隔着一條桂川，這裏的地名就叫桂。桂離宮雖然佔地近八千坪，但從跨越桂川的橋上望去，不過是一叢濃蔭。我們在京都御所申請的許可上說，下午兩點以前不到，就不得參觀。下了車我們在一片竹林中奔跑，所有的牆都是精緻的竹編所組合，叫做竹穗垣。桂離宮每天只開放四次，每次三十人，有些保障名額給外國人，今天來的日本人都是已經等了約半年的時間才輪到的。

路徑很小，一大隊人跟着走來走去，對再美的風景都是很大的災難，我寧可落在後面，才能拍到一些沒有人的畫面，我們來到一處亭子，由木竹構成，導遊說過去來訪的客人要在這裏等，叫做御腰掛，主人請時才可進去。跟我一起去的日本女孩說：「這種等亭在日本很多，從前有位不太喜歡說話的主人，他用燃燒一種特殊的香來告訴客人已經準備好了，客人聞到香的味道自己就走了進去。」

因爲我總是落後者，我看到他一直跟在我們的後面，他帶着一副小型的對講機與外界連絡，主要的任務是不讓我們走到不開放的地方，或是拍照時踩壞了他們辛辛苦苦照顧的青苔。當他知道我是中國人時，就告訴我們，桂離宮是根據白居易西湖詩來建造的，而他用日文吟了這首西湖詩，我是一句日本話都聽不懂的，再經過翻譯這首詩也就支離破碎得面目全非了，我看過背過的唐詩都不算少，怎麼就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突然我想遊戲一下，作一首桂離宮詩吧！因爲平仄韻脚都不懂，只好在文字上故弄玄虛一下，替自己省事地決定用七言絕句，四句首正好嵌入桂離宮詩四字。於是遊山玩水的雅興沒有了，我拿着紙筆在找詩興了。當他看到我手中的紙筆時，就借去將白居易的西湖詩（春題西湖）背默下來。



湖上春來似畫圖
亂峯圍繞水平鋪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點波心一顆珠
碧毯線頭抽早稻
青羅裙帶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當然一看白居易的句子，我就相形自慚，也不大想寫了，反正也寫不出來，但我看到他好奇的眼神，以及那個陪我去却是臺大中文研究所學生的日本女孩等待與猜疑的神情，我覺得我仍是得硬着頭皮要在這一小時導遊時間內把詩作出來，可是現在已經只剩下三十分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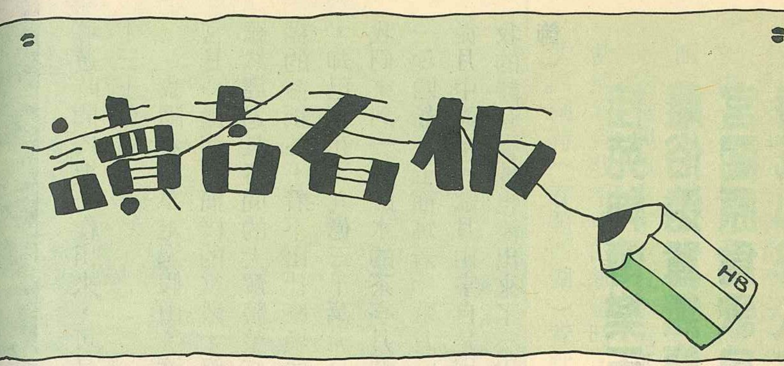
我隨着人羣走過假山，渡過小橋，桂離宮是一處非常簡樸的宮殿，沒有畫棟雕樑，雖然經過長時間的大解體整修，除了潔白新糊的窗紙外，看不出什麼煥然一新的新氣象，却已經花了九億三千萬元日幣。走着走着我們來到一處臨水的茶亭月波樓，其中掛了一塊匾額，上面寫着「歌月」兩字，桂既是從月中而來，歌月兩字自是別有意義，於是我的詩勉强地也湊出來了（用字爾後略有修飾）。

桂苑神傳樂天句
離俗遠囂無塵居
宮閣原爲歌月趣
詩成心醉人亦迷

詩當然不怎麼樣，果然只是頭上所嵌的幾個字把那個日本人嚇到，他問着這類的詩有什麼特殊的體制沒有，我說只是爲了好玩。一個日本宮內廳的警衛人員在桂離宮中背出了中國著名的唐詩，一個中國女子如果不回敬一點顏色豈不無趣，不過我仍是很感激他所引發的這場挑戰。

詩的最後是「人亦迷」，倒不是我被卡姿拉所迷惑，而是挖空心思想句子，把整個觀景的事都忘掉了，而後到了東京，花了二千二百日幣買了一本桂離宮專集，啊！桂離宮的景色原來是這樣的。

雨初遇之夜，以美羅
織成網；有人被縛住
當由靜坐在樹下





女子當然是善變的，當男子為她撐傘時，她覺得自己是女王，當男子摟著她腰時，她是小魚，當男子吻她鼻尖時，她是小貓。

——喜·



他整個人份外流暢優雅、不是那種直率的、而是一種暗示的流暢優雅。

——觀望者·

人人都應知道的性知識

穆基

●正確的性知識，是開拓兩性倫理的基石。

●本文原爲穆基先生應邀在東海大學演講稿，「大學生應知道的性知識」，本刊商請全文刊載。

太陽跟著我走，
我懷疑他曖昧。

——鴻鴻

米 '83

都比以前多得多。具備充分的性知識才能避免產生悲劇和不必要的憂慮和恐懼。

舉一個實例，前幾天收到北部某一個大學四年級男生一封十萬火急的信，他說他和一個念大二的女同學相愛很深，由於她堅持要守住最後一關，所以他在情不自禁的時候，祇在陰道口外射精，不料她的處女膜雖然沒有破，肚子却已懷了一個「不想要的孩子」。他們兩個人目前都還在求學階段，不能結婚，因而希望我介紹一個可靠的墮胎醫生。這種事情我愛莫能助，因爲幫助墮胎觸犯法律。如果這一對有情人有足夠的性知識，知道陰道口外射精也可能使處女懷孕，也許就不會發生這種難題了。

還有，如果男孩有足夠的性知識，知道手淫對身體有益無害，知道夢遺、見色流精和大便漏精都不是病，就不會去請教廣告醫生，花掉許多寃枉錢，就不會感到罪惡、焦急和恐懼。如果新婚的丈夫了解處女膜的破裂有許多原因，新郎不能憑初夜有沒有落紅來判斷新娘是否貞潔，想必可以減少許多家庭糾紛或婚姻破裂的悲劇。

我在年齡上屬於老一輩，當然不會贊成性氾濫，或毫然限制的 sex freedom（性自由）。但是我覺得我們每個人對性都應該有一個基本認識：性不是猥褻的同義詞。純正的性是人類能獲得的最快樂的行爲之一，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性都是人類最高的享受，夫妻的性行爲，更是創造新生命，綿延生生不息後代子孫的必要條件。我們對性應該有一種比較開明和開放的態度。諱疾忌醫能把小病拖成大病，同樣的，諱談性知識祇能使社會上的性問題格外嚴重，家長、教師、學者、專家、社會人士和青少年本身都應該以自由、坦白、懇切和自然的態度來討論性問題。所以，我願意就大學生應該知道的

我們的社會上有許多人；特別是老一輩的人對性持一種抑制的態度。他們認爲婚姻以外的一切性活動，包括手淫在內，都是違反道德和善良風俗的行爲，卽使是婚姻內的性生活。他們也認爲只能做，不能說；只要行，不必知。他們不能容忍性教育，他們甚至想禁止站在科學或醫學觀點上傳播性知識的文字。他們認爲只要沒有人公開討論性問題，社會上就不會有性氾濫的現象，男女之間就不會產生有傷風化的問題。

事實上這種把頭埋在沙土裏的「駝鳥作風」，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無數性問題和性問題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都由缺乏性知識而起。無數個人悲劇或不必要的憂慮和痛苦都淵源於錯誤的性觀念和不正確的性知識。

我認爲這一代的年輕人特別需要性教育，因爲目前的青年男女有較多的交往自由，dating（約會）和 petting（愛撫）的機會

幾個最重要的性問題來談一談：

男女性反應大不相同

生命中有一項易學難記的事實：男孩和女孩的性反應有極大的差別。女孩受到一個男孩的吸引，跟他的身體接近的時候，全身會起幾種生理上的變化。她感到溫暖，她的瞳孔可能會放大；她的乳頭可能會挺起；她的陰道裏可能自然而然地分泌出一種稱爲「潤滑液」的液體。不過，年輕而沒有性經驗的女孩，很少產生性關係的迫切需要，卽使她深愛男友，卽使她和他親吻了幾個小時，卽使她被他摸遍了全身每一吋肌膚，她也不會有性交的需要。就這樣的女孩來說，只要跟他在一起，只要兩情相洽，肌膚相親，她就心滿意足了。

這是男孩最不了解女孩的地方。男孩的性反應跟女孩的差別太大，如果他以自己之心來度異性之腹，她的失望是必然的結果。

男孩從少年期開始就很容易衝動，有時候只要想到一個女孩就會衝動。男孩衝動的時候，不管他本人的意願如何，他的反應幾乎全部集中在陰莖上，它很快的放大、勃起和變硬（北平天橋粗俗的藝人管它叫「棒」）。此外，使陰莖勃起的血液，在射精或轉移注意力之前常常留在陰莖內部的海棉體裏，使它保持「棒」的狀態。他的生理上產生一種要求發洩性慾的强大壓力，這種渴望性交的反應跟女孩的缺乏性交興趣形成非常强烈的對比。

就男孩和女孩的約會來說，女孩通常認爲約會是歡樂的經驗，沒有想到這是愛撫和發生性關係的第一步。男孩却可能認爲這是跟女孩獲得某些身體接觸的機會。有人說：

「男孩認爲愛是獲得性的過程，女孩認爲性是獲得愛的過程。」換句話說，男孩用愛來交換性，女孩用性來交換愛。女孩千萬不要落入這一類交換的陷阱，事實上知識水準較高的男孩，也常常能以理智的力量來克服自己的慾念，跟女孩一樣，在有限度的身體接觸和親吻、擁抱以及愛撫中獲得滿足。

錢鍾書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說「貓」中曾寫出一個努力克制自己的大學生！

「頤谷表面上雖然拘謹，心裏早有無主招領的愛情，一個十八九年沒有女朋友的男孩，往往心裏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的三十六宮的數目，心裏的污穢有時抵得上公共厠所。而同時他對戀愛會抱着極崇高的觀念，他希望找到一個女人能跟自己的心靈契合，有親密而純眞的關係，把生理上的衝動推得遠遠的，裹了重重的文飾，不許它露出本來面目，他知道一切戀愛的終點是什麼，可是他不肯承認自己的戀愛跟一般人相同。」

遇到這樣一個「把生理上的衝動推得遠遠的」的男孩，是女孩的幸運。不過，跟男孩在一起親吻和愛撫幾個小時而不願讓他突破最後一關的女孩，應該知道男孩克制自己有一個限度，太强烈的衝動常常使他把持不住，忘記了自己堅持的戀愛原則和可能發生的後患。

另一方面，一個在身心兩方面都還沒有**準備好的女孩**，如果半推半就地容許男友突破她的最後一關，結果很可能會懷一個不想要也不能要的孩子，使自己陷入困境。

因此，一個女孩在約會和愛撫的時候都必須了解男女之間在性反應上的重大差別。決不可在言語或行爲上挑逗男孩，使他誤以爲這是容許他得寸進尺的暗示。更不可爲了「憐惜」男友而跟他發生進一步的關係。男孩在愛撫太久，性慾衝動而不能發洩時雖然

會感到不適，有時候鼠蹊部甚至會感到疼痛。但是這樣的疼痛在自慰或睡一夜後就可以消失，既不會傷害身體，也絕無受孕的危險。女孩就大不相同。她有受孕的危險。有一個流行的西洋笑話說：

婦科醫師在完成檢查手續後說：「史太太，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那太好了，」女病人說。「不過我是史小姐。」

「史少姐，」醫生說。「那麼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一個懷孕的女孩和沒有懷孕的女孩之間，一個婚前懷孕的女孩和婚後懷孕的女孩之間，差別實在太大了。

男孩當然應該知道，除非他是個極端自私的人，他不應該只考慮自己的快樂，他必須顧全女孩的幸福。以別出心裁的廣告馳譽全球的英國「薩特奇——薩特奇廣告公司」，曾設計了一幅推廣家庭計劃的廣告，上面印着一個大肚皮的男人，下面的一句口號是：「如果懷孕的人是你，你是否會比較小心？」所有的男孩在要緊關頭都應該這樣自問：「如果懷孕的人是我，我是否會比較謹慎？」

男女之間的愛撫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範：女孩在男孩衝動到極點時有權拒絕突破最後一關。男孩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離開她的權利，却無權强迫她勉强同意。這是一種公平的規範，因爲如果發生後患，吃虧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女孩應該有拒絕的權利。

女孩必須喜歡自己的身體

我想談的第二個問題是女孩的 sexual inferiority complex（性自卑感）。女孩發

生性自卑感的主要原因是怕自己不够性感，怕自己沒有足够的吸引力。大學女生特別怕自己的身體不是十全十美，因爲男同學很重視她們的外表。有些男生喜歡給每一個女生打分數，他們評頭論足，打分數時，嚴格的程度，比最珍惜分數的教授有過之無不及，難怪有許多女生擔心自己的外表，她們最關心的也許是：我够不够美？我是否需要減肥？我的乳房是否太大或太小？我的大腿是否太粗或太細？連在男人心目中的美人兒都難免會念念不忘自己身上微不足道的缺點。例如，胡茵夢，大家都覺得她長得很美，她的一雙大眼睛尤其很性感。但是她對自己的身體好像並不完全滿意。有一次她對恭維她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說：「我的脚太大。」

女孩們應該知道，關於女孩外表美的議論不過是議論而已。大多數男孩覺得他們所愛的女孩的外在美，並沒有他們嘴裏說的那樣重要。年輕人，特別是還在求學時期的男孩，也許很重視女孩的容貌和身材，但是到他們成熟以後，他們一定會對美貌失去興趣，開始在女友身上尋找其他更重要的優點。

成熟的男人眞正傾心的不是美麗的容顏或二十二吋的細腰身。據美國婦女月刊「紅皮書」調查的結果顯示，最使男人愛的是「the girl who loves me」（愛我的女孩），不是「大哺乳動物」或被稱爲「上帝的傑作」的女孩。不幸大多數女孩不知道這一點小秘密。如果她們知道了，一定能省却許多不必要的煩惱。

個人收到的讀者來信中，希望隆乳的信件佔的比例很大。有些女孩甚至爲了嫌自己的乳房太小而拒絕男友求婚。這樣的自卑其實沒有必要。事實上有許多男人比較喜歡小乳房，他們喜歡嬌小玲瓏型的女孩。嬌小的女孩乳房通常不會太大。

崇拜大乳房是好萊塢造成的現象。電影女星四十吋左右的大胸脯大都是經過加工製造的，開刀填塞矽化物包可以隆乳，但是人造乳房却缺乏自然乳房那一種柔和感。開刀後的乳頭也不像眞乳頭那樣敏感，女孩應該知道，在婚姻生活中，乳房大小跟家庭幸福並不成正比例。用不着跟影星或封面女郎爭奇鬬勝。

女孩過分强調自己身體上的缺陷會產生自卑感，喪失自信心。如果連本人都不愛自己的身體，怎麼能希望別人來愛你？

美國性學家洛妮．巴班克在她的新著「互爲對方」(For Each Other) 中說，女性美滿的性生活要從探索自己的身體，認識自己的身體和喜歡自己的身體開始。她提出一種改變對自己身體態度的練習：

在房間裏放一面大鏡子，在鏡子前脫掉全身衣服。然後從頭到脚檢查自己的身體，一邊觀察，一邊自言自語，說出看到的部分。例如：「我的頭髮很黑很細，輕柔地垂在雙肩。我前額上有一個小疤，我的眼睛很大，很 attractive，我的鼻尖向上微翹，有一點兒英格麗褒曼的味道。我的嘴小得很可愛……」從頭部向下觀察，一直看到脚趾。

然後，從各種角度觀察自己的身體，站着看，跪着看，坐着看，邊走邊看。至少觀察十五分鐘。這種練習的目的是使你對自己獲得一個正確的印象。因此，要用好奇的眼光來看，不要有成見，不要批評。洛妮女士說：「大多數婦女練習兩三天就能改變對自己身體的態度。」

處女膜帶來的煩惱

女孩的另一種恐懼是怕處女膜已經被裂，婚後受到洗不清的冤枉。處女膜是陰道口的一張黏膜。人類是唯一有處女膜的動物。它的存在爲國內婦女帶來許多煩惱。

據美國婦女家庭月刋在今（一九八三）年調查八萬三千名已婚婦女時發現，美國妻子在新婚之夜還是處女的只百分之十七（一九五三年金賽報告上所列舉的百分率是百分之五十）。這百分之十七的處女在新婚之夜落紅的人數可能不多，因爲除了性外以外，還有許多能使處女膜破裂的原因。不過美國人反正認爲新娘是不是處女並不重要，初夜有沒有落紅更不重要。

國內的情形却大不相同，憑處女膜判斷貞操的觀念深入人心，連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都沒有例外。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國彥在前（七十）年調查國內二十五個大學的一千六百五十五名四年級生（內有男生九百四十六人）性態度的結果顯示，對不是處女的新娘，有百分之十四點二的男生表示無法接受，百分之六十點六的男生表示，雖肯接受，仍會耿耿於懷。百分之七點四的男生表示將無法敬重妻子，能够完全諒解的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四。受過高等教育的男生都如此，知識水準較低的男人當然更不用提了。

國內的新郎憑什麼來判斷新娘是不是處女？一般人相信最可靠的檢定法是要看新娘在初夜有沒有落紅。自古以來有一個牢不可破的錯誤觀念，認爲處女膜只有在第一次性交時才會破裂。處女膜破裂的時候會流一點血，俗稱「落紅」。因此，男人常常把新娘有沒有在初夜落紅，當做她在婚前是否貞潔的證據。

事實上，處女膜絕對不是女性貞操的測量表。因爲處女膜已破的女孩不一定不是處

女，也有比較少的情形之一是，處女膜沒有破的女孩却不一定就是處女。

處女膜是陰道口的一片組織膜，中間有一個供經血流出的小洞。據醫書上記載，小洞的形狀有單孔、雙孔、月牙形、漏斗狀等多種。耶魯大學性教育主持人薩瑞爾博士發現，耶大一年級女生對處女膜有一些誤解。有些女生以爲處女膜是一張完整的膜。有些女生以爲處女膜深藏在陰道內部。國內大學女生對處女膜發生誤解的也不在少數。我覺得女孩們不妨看看自己身體上的這一片薄膜。自我檢查的方法很簡單：仰臥，分開雙腿，屈膝，一手撥開陰唇，另一手把一面小鏡子放在膝蓋附近，照着陰道口，就可以從鏡子裏看到處女膜的狀況了。

如果你看到處女膜已經破裂。千萬不要驚慌，因爲處女膜是在陰道口的一片薄膜，所以很容易破裂。第一次性性交祇是使處女膜破裂的原因之一，除此以外，自慰時用手指挿入陰道，下體緊貼着滑桿向下滑，皮姑娘爬樹，激烈運動，騎馬，騎脚踏車，醫師把子宮鏡插進陰道檢查，插入月經棉塞不愼，甚至清洗陰道，都可能使處女膜破裂。

事實上，早在清代，就有記載處女膜容易破裂的故事。清人采蘅子「蟲鳴漫錄」中有一則題名「元紅不改」的筆記。說：「有十二三歲幼女，服開襠褲，偶騎鋤柄，顚簸爲喜，少頃即去。一老翁見鋤柄，有鮮血縷縷，知爲落紅，撿而藏之，未以告人。數年後，女嫁婿，疑不貞。翁出柄示之，乃釋然，蓋血着物日久必變，維元紅終不改色。」

所謂「元紅不改」當然是無稽之談，因爲處女膜破裂時流出來的是靜脈血，跟身體上其他部分流出來的靜脈血並無不同。倒是采蘅子所記述的老翁令人起敬，因爲他肯挺身證明初夜沒有落紅的新娘並非不貞的女孩。可惜的是，今天處女膜意外破裂的女孩，往往提不出類似鋤柄的證據。處女膜破裂的機會太多，有些女孩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或怎樣破裂的。

反過來說，有些處女膜沒有破裂的女孩，却不一定是處女。「你想知道的一切性知識」一書作者李烏本博士說：「有些婦女就是每天性交二十次，生過二十個孩子，處女膜仍可能沒有破裂。」他指出，有些婦女處女膜上的洞很大，膜質堅靱而富彈性。性交時陰莖把處女膜向內推，生孩子時孩子的頭部把處女膜向外推，處女膜永遠不會破裂。

去年八月二十七日「聯合報」上曾刋出一則「結婚生子猶是處女」的新聞：基隆市二十二歲的鄭太太結婚已一年多，生了一個孩子。經臺灣礦工醫院院長劉素嬌替她檢查身體時發現，她的處女膜仍保持完整。劉院長指出，鄭太太的處女膜很強靱，彈性很大，膜上只有一個針眼大小的小孔。她丈夫插入時，處女膜推進約三公分。顯然沒有經驗的鄭先生一直沒有覺察這種異狀。鄭太太接受剖腹生產手術，產科醫師也沒有發現她的處女膜還沒有破裂。

順便提提一個有關處女膜的重要事實。有些女孩的處女膜非常強靱，插入時痛不可當，從讀者來信中得知，有些夫妻結婚兩年，太太猶是處子身。他們的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請醫師動小手術割破處女膜就成了。

總而言之，處女膜破裂的原因很多，性交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憑處女膜有沒有破裂來判斷女孩的貞操，不但不可靠，而且很不公平。

尺度引起的自卑感

男孩也有他們的恐懼，最普通的一種是怕性器官的尺度不够標準。這種男性的性自卑感有極其深遠的歷史背景。自古以來，幾乎所有的男人都以為尺度是丈夫氣的象徵，尺度越大，越能博得女人的歡心，遠在隋朝以前，「素女經」和「玉房秘訣」等談房中術的古籍裏，都列有使陰莖長大的秘方。這些秘方的效果雖然很可疑，前哈佛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李烏本博士說：「陰莖的無法够大，跟雕像的無法放大是一樣的」，却足以證明就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男人就有這一類的性自卑感。明代神宗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出版的「金瓶梅詞話」裏，更強調了尺度的重要性，增加了許多男人的性自卑感。

金瓶梅詞話第三回裏，西門慶看上了潘金蓮，央請王婆替他「拉皮條」。王婆說，偷情要五件事俱全，才行得通。這五件事是「潘、驢、鄧、小、閒。」潘是要有潘安的貌，驢是要有驢的尺度，小是要能陪小心，獻慇懃，閒是要有閒功夫。驢和馬可能是性器官最長大的動物。金瓶梅詞話它的這種標準，高不可及，難怪後世的男人會產生自卑心理了。

清代的小說和筆記中，有關尺度的文字很多。「笑林廣記」有一則「驗針」的笑話，充分反映出當時一般人對尺度的重視：「捕役張仁，要出遠差，怕妻子偷人，用針條把妻子下面封好。上寫「張仁封」。其妻把封條撕去一半，大開方便之門。張仁回來驗封，看字條少了一半，邊打邊罵：『偷人也就罷了，你不該另寫長二寸貼在上面。明明愛人之長，嫌我的短，豈不該打。』」可見在當時男人的心目中，嫌他的尺度太短，比要他戴綠帽子更嚴重。

中外婦女都有崇拜大尺度的傾向。西洋女人心目中的理想男人要 tall, dark and

hansome（高、黑、俊）。在她們的下意識中，也許以為身材高大的男人，尺度也比較長大。據性學家皮索爾說，男人身上所有器官的尺度，幾乎都跟身高成正比例，只有陰莖的尺度例外。馬斯特博士調查過三百十二個男人的身高和陰莖尺度的關係，他發現最長大的陰莖（軟化時長十四公分）屬於一個身高一百七十公分、體重六十九公斤的人，最短小的陰莖（軟化時只有六公分），則屬於一個身高一百八十公分、體重八十一公斤的偉男子。

事實上這一切有關尺度的紛擾全是多餘的。幾乎所有的性學家都說，男人性器官的尺度跟性能力和生育力都沒有關係，丹麥性學家海格勒在他的譯成多國語言的著作"An ABZ of Love"（性學辭典）一書中說得最明白。他說：「一個陰道很寬大的女人，跟一個陰莖只有小指這樣大的男人在一起，照樣能過美滿和快樂的性生活。性生活是否美滿是一個技巧問題，不是一個尺度問題。」

性交時男女的感受也有很大的差別，男人的陰莖在女人的陰道裏的感覺，對他的高潮十分重要。因此，陰道可以稱為男人的 sources of pleasure（快樂之源），另一方面，陰莖在陰道裏的時候女人的感覺，對女性的高潮却並不重要。

這是因為女性的快感中心不在陰道內部，而在陰道外的陰核上。陰核是在陰唇交會處的一個花苞狀小器官，敏感的程度跟男人的陰莖頭相當，它在受到撫摸開始充血後，也像陰莖一樣能擴大和勃起，陰核上有許多快感神經末梢，適當的予以刺激（撫摸）就能激發性慾，達到高潮。陰核（clitoris）一字是由希臘字 Key （關鍵）變成的。古代的希臘人就知道女性快樂的關鍵是陰核而不是陰道。

再就陰道本身來說，女陰長度約八公分左右，除了靠陰道口的三分之一段（長約二點七公分），因為有神經末梢跟陰核相連，能感到若干快感以外，裏邊三分之二段毫無感覺。在這一段陰道裏動手術都不必上麻藥，人工授精時如果使用冰凍精子，陰道內塞進一個冰凍小圓筒也不會感到一點寒冷。因此，男人的陰莖長度卽使只有三公分左右，也已經足够，只要他知道女人的快感中心在陰核，適度的刺激或摩擦陰核，就能使她達到高潮。

總之，尺度和性能力强弱無關，用不着擔心。尺度是一種天賦，非人力所能改變。一切「放大」的「健身器」或小針注射都是不法商人和江湖醫生騙錢的手段，不但無效，而且會傷害性器官。切不可輕於嘗試。



柏同 圖